

## 曼殊小說目次

斷鴻零雁記	一〇五
絳紗記	一七
焚劍記	一八
碎簪記	一九
非夢記	三〇
慘世界	三三

---

## 斷鴻零雁記

### 第一章

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濱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無雲，山麓葱翠間，紅瓦鱗鱗，隱約可辨，盜海雲古剎在焉。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遯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之靈，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；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人秋歎憑弔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剎中寶網金幢，俱爲古物。池流清淨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數十，威儀齊肅，器鉢無聲。歲歲經冬傳戒，願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湯峻險，登之殊艱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鐘聲徐發，余倚剎角危樓，看天際沙鷗明滅。是時已入冬令，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。讀吾書者識之，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計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師；後此掃葉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復何憾！如是思維，不覺墮淚，歎曰：「人皆謂我無母，我豈真無母耶？否否。余自養父見背，雖箠箠一身，然常於風動樹梢，零雨連綿，百靜之中，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。願聲從何來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恆結疑想耳。」繼又歎曰：「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見亦知

兒身世飄零，至於斯極耶？」此時晴波曠逸，光景奇麗。余遂披袈裟，隨同戒者三十六人，雙手捧香魚貫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鵠立左右，四山長老雲集。香讚既闌，萬籟無聲。少選有尊證閣梨，以悲緊之音唱曰：「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。」余斯時淚如綆麻，莫能仰視，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禮畢，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：「善哉大德，慧根深厚，願力莊嚴，此去僅侍親師，異日靈山會上，拈花相笑。」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感，遂頂禮受牒，收淚拜辭諸長老。徐徐下山。夾道枯柯，已無宿葉；悲涼境地，唯見樵夫出沒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有難言之恫。此章爲吾書發凡，均紀實也。

## 第二章

余既辭海雲寺，卽駐荒村靜室，經行侍師而外，日以淚珠拭面耳。吾師視余年幼，固已憐之；顧吾師雖慈諒，不足以殺吾悲。讀者試思，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。

一日余以師命下鄉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。負之行，思覓投宿之所，忽有強者自遠而來，將余米囊奪去，余付之一歎。爾時天已薄暮，孑孑獨行，至海邊，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灘小

憩，而駭浪遽起，四顧昏黑。余躊躇間，遙見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漁舟經此，遂疾聲呼曰：「請漁翁來，余欲渡耳。」已而火光漸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幾，舟果傍岸，漁人詢余何往。曰：「余爲波羅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，幸翁助我。」漁人搖首曰：「鳥！是何言！余舟將以捕魚易利，安能載爾貧僧？」言畢，登舟駛去。余莫審所適，悵然涕下。忽耳畔微聞犬吠聲，余念是間，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徑行。漸前，有古廟，就之中懸漁燈，余入蟠臥石上，俄聞戶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見一童子忽忽入。余曰：「小子何之？」童子手持竹籠，數事示余曰：「吾操業至勞，夜已深矣，吾猶匿頽垣敗壁，或幽岩密菁間，類偷兒行徑者，蓋爲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」

余曰：「少年英俊，胡爲業此屑小事？」童子太息曰：「吾家固有花圃，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，富人倍吝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養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，試思吾爲人子，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艱辛，而兼業此。雖然，吾母尙不之知，否則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兩夜，尙未得也。天乎，使此微蟲落吾手，待鄰村墟期，必得善價，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，使老母雖於多深之日，猶在春溫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豈荒儉市僧，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？」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觸，泫然淚下。童子相余頂，從容曰：「敢

問師奚爲露宿於是？余視重貌甚莊肅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「師苦矣。寒舍尙有空闔，去此不遠，請從我歸；否則村人固兇恣，誣師爲賊，且不堪也。」

余感此意誠實，諾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宅。童子闢扉，復自闔之，導余曲折度迴廊，苑內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旣忽微聞老人語曰：「潮兒今日歸何晚？」余諦聽之……奇哉，奇哉，此人聲音也。及至廳事，則赫然余乳媪在焉。

## 第二章

余禮乳媪旣畢，悲喜交并。媪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，諦視余面，卽以手拊額，沈思久之，凄然曰：「傷哉，三郎也！設吾今日猶在彼家，卽爾胡至淪入空界計，吾依夫人之側，不過三年，爲時雖短，然夫人以慈悲爲懷，視良我厚。一別夫人，悠悠十數載，乃至於今，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蓋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之時，吾中心戚戚，方謂三郎孤寒無依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雖彼揭撩，詎料彼婦偵知，逢其蘊怒，卽以籐鞭我，斯時吾亦不欲與之，言人道矣！縱情撻已，卽撻

我歸。『媼言至此，聲淚俱下。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，願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，惟淚湧如泉，相對無語。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，觸此憤懣，甯人所堪？遂強顏慰之曰：『媼母傷。媼育我今已成立，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？余雖心冷空門，今茲幸逢吾媼，藉通吾骨肉消息，否即碧落黃泉，無相見之日！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蒼尚有靈耶！余在幼齡，恆知吾母尚存，第百思莫審居何許，且爲誰氏；今吾媼所稱夫人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爲任我子子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媼試語我，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』媼既收淚而余言曰：『三郎居，吾語爾：吾爲村人女，世居於斯，牧畜爲業。既嫁，隨吾夫子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樂無極，甯識人間有是非憂患。村家夫婦，如水流年，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！僅遺稚子，卽潮兒也。是後家計日困，平生親友，咸視吾母子爲路人。斯時吾始悟世變，愴然於中，四顧茫茫，其誰訴耶？一日，拾穗村邊，忽有古裝夫人，瓊瑤來至吾前，謂曰：『子似重有愛者。』因詳叩吾况，吾一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憐而招我，爲三郎乳媼。古裝夫人者，誠三郎生母。蓋夫人爲日本產，衣制悉從吾國古代；此吾見夫人後，始習聞之。』三郎』卽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墮地，無幾月，卽生父見普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胆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，漸入澆漓，思爾爾託根

上國，故擊爾身於父，執爲義子，使爾離絕島民根性，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干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，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「吾東歸矣，爾其珍重！」復手指三郎，淒聲含淚曰：「是兒生也不辰，媿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賜。」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，故吾今尙珍藏舊篋之中。

「當是時，吾感泣不置，夫人且錫我百金，願今日此金雖盡，而吾感激之私，無能盡也。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，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，衣篋之內，冀爾稍長，不忘見阿母容儀，用意至爲淒惻。誰知夫人行後，被家人悉檢毀之。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，並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婦收沒。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，且深愛三郎，怒我故作是態，以形其寡德，怨毒之因，由斯而發。甚矣哉，人與猛獸，直一線之分耳！吾旣見擯之後，彼卽詭言夫人已葬魚腹，故親友鄰舍，咸目爾爲無母之兒，弗之聞問。迹彼肺腑，蓋防汝長大，思歸依阿嬖耳。嗟乎，旣取人子，復暴遇之，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，是何毒物，蒼天蒼天，吾豈怨毒他人者哉？今爲是言者，所以懲悍婦耳。爾父執爲人誠實，恆念爾生交於彼有恩，視爾猶如己出。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，而彼婦待遇頓變耶？至爾無知小子，受待之苛，莫可倫比。願爾今亭亭玉立，別來無恙，吾亦老矣，不應對

爾絮絮出之，以存忠厚。雖然，今丁未造，我在在行吾忠厚，人則在在居心陷我。此理互相消長。世態如斯，可勝浩嘆！吾媪言已，垂頭太息。

少須，媪尙欲有言，斯時余滿胸愁緒，波譎雲詭。願既審吾生母消息，不願多詢往事，更無暇自悲身世。遂從容啓媪曰：「今夜深矣，媪且安寢。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，望吾媪千萬勿過傷悲。天下事，正復誰料，媪視我與潮兒，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？」既而媪忽仰首，且撫余肩曰：「傷哉，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！爾今須就寢，後此且住吾家，徐圖東歸，尋覓爾母。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，旁皇於東海之濱，盼三郎歸也。三郎，爾尙有阿姊義妹，嬌隨孃側，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。老身已矣，行將就木，弗克再會夫人，但願蒼蒼者，必有以加庇夫人耳。」

翌晨，陽光燦爛，余思往事，歷歷猶在心頭。讀者試思，余昨宵烏能成寐？斯時鬱伊無極，卽起披衣出廬四顧，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矣。繼今以後，余居乳媪家，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烟雨之中，或騎牛村外，幽恨萬千，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。

#### 第四章



一日薄暮，荒村風雪，蕭蕭徹骨。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，甫入門，見吾乳媪背罽兀坐，手縫舊衲，聞吾等聲氣，即仰首視余曰：「勞哉，小子，吾見爾滋慰。爾兩人且歇，待吾燃燭出鮮魚熱飯，偕爾晚膳。吾家去湖不遠，魚甚鮮美，價亦不昂，村居勝城市多矣。」余與潮兒即將簑笠除下，與媪共飯，爲况樂甚。少選，飯罷，媪面余言曰：「吾今日見三郎荷薪，心殊未忍。以爾孱軀，今後勿復如是。此粗重工夫潮兒可爲吾助。今吾爲爾計，爾須靜聽吾言。吾家花園，在三春佳日，羣芳甚盛。今已冬深，明歲春歸時，爾朝搨花出售，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。花資雖薄，然吾能爲爾彙聚；迄二三年後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，舍此計無所出。三郎，爾意云何？」余曰：「善，均如媪言。」媪續曰：「三郎，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，出必肥馬輕裘；今茲暫作花傭，亦殊異事。雖然，爾異日東歸，仍爲千金之子，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？」余聽至此，注視吾媪慈顏，一笑如春溫焉。

歲月不居，春序忽至。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，每日凌晨作牧奴裝，搨花出售，每晨只經三四村落。余左手攜花筐，右手持竹竿，頂戴漁父之笠，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。躑躅道中，狀殊羞澀；見買花者，女子爲最多，次則村嫗耳。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，如是者彌月矣。一日，余方岡

行前村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溟溟，沾余衣袂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，家家部署掃墓之事，故沿道無人。但有雨聲清瀝，愁人而已。余紆道徐行至一屋角，細柳之下，枯立小憩，忽睹前垣碧紗窗內，有女郎新裝臨眺，容華絕代，而玉顏帶肅，湧現殷憂之兆。迨余旁睇，瞬然已杳。俄而雨止，天朗氣清，新綠照眼。余方欲行，前屋側扉已啓，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，囁嚅言曰：「恕奴失禮。請問若從何方至此，爲誰氏子？以若年華，奚至業是？若豈不識韶光一逝，悔無及耶？請詳答我。」余聆其言，心念彼女慧甚，無村豎態，但奚爲盤問，一若算命先生也者。殆故探吾行止，抑有他因耶？余惟僵立，心殊弗釋，亦莫審所以爲對。良久，彼女復曰：「吾之所以唐突者，乃受吾家女公子命，屬必如是探問。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，未嘗共生人言語，願今如此者，蓋聽若賣花聲裏，含酸梗餘音。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，卽審若身世，固非荒涼。若得毋怪我語無倫，次若非「河合」其姓，「三郎」其名者耶？」余驟聞是言，愕極欲奔，繼思彼輩殆非爲害於余，卽漫聲應之曰：「誠然。余亟於東歸尋母，不得不業此耳。尙望子勿洩於人，則余受恩不淺矣。」女重禮余言曰：「謹受教。先生且自珍重。明晨請再蒞此，待吾覆命女公子也。」余自是心緒潮湧，遂快快以歸。

## 第五章

明日天氣陰沉，較諸昨日爲甚。迄余晨起，覺方寸中倉皇無主，以須臾卽赴名姝之約耳。讀吾書者，至此必將譏我陷身情網，爲清淨法流障礙。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爲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華不爲泥污，復有何患？留省後此吾躬有如許慘戚，以告吾讀者。

余出門去矣，此時正爲余慘戚之發軔也。江村寒食，風雨飄忽，余舉目四顧，心忤然動，竊揣如斯景物，殆非佳朕。然念彼姝見約，定有遠因，否則奚由稔余名姓？且余昨日乍覩芳容，靜柔簡淡，不同凡豔，又烏可與佻健下流，同日而語。余且行且思，不覺已重至碧紗窗下，呆立良久，都無動定。余方沈吟，謂彼小娃，殆戲我耶？繼又迹彼昨日之言，一一出之至情，然則又胡容疑者？亡何，風雨稍止，僮娃果啓扉出，不言亦不笑，行至吾前，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。余趣接之，覺物壓余手頗重，余方欲發問，而僮娃旋踵已去。余亟擘函視之，累累者，金也。余心滋惑，於是細察函中，更有銀管烏絲，蓋貽余書也。嗟夫，讀者，余觀書訖，慘然魂搖，心房碎矣！書曰：

妾雪梅將淚和墨，檢粧致書於三郎足下。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髮空山，妾以君秉堅瓜

之性，故深信之，悲號幾絕者屢矣！靜夜思君，夢中又不識路，命也如此，夫復奚言！邇者連朝於賣花聲裏，驚辨此音，酷肖三郎心聲，蓋妾嬰年，嘗之君所，一挹清光，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。迨侵晨隔窗一語，知真爲吾三郎矣。當此之時，妾覺魂已離舍，流蕩空際，心亦騰湧弗止，不可自持；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，又以干於名義，故使侍兒冒昧進詰，以瀆清神，還望三郎憐而恕妾。妾自生母棄養，以至今日，伶仃愁苦，已無復生人之趣。繼母孤恩，見利忘義，愆老父以前約可欺，行思以妾改嬖他姓。嗟夫三郎，妾心終始之盟，固不式也！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，妾祇有自裁以見志。妾雖骨化形銷，至于萬劫，猶爲三郎同心耳。上蒼曲全與否，弗之間矣！不圖今日復覩尊顏，知吾三郎無恙，深感天心慈愛，又自喜矣。嗚呼，茫茫宇宙，妾捨君其誰屬耶？滄海流枯，頑石塵化，微命如縷，妾愛不移。今以妾身百金奉呈，望君即日買棹盡歸，與太夫人圖之。萬轉千迴，惟君垂憫，苦次不能細縷。伏維長途珍重。

雪梅者，余未婚妻也。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，獨向空山而去；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。實則余之所以出此者，正欲存吾雪梅耳。須知吾雪梅者，古德幽光，奇女子也。今請語吾讀者：雪梅

之父，亦爲余父執，在余義父未逝之先，已將雪梅許我。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，余生母復無消息，乃生悔心，欲爽前諾。雪梅固高抗無倫者，奚肯甘心負約？願其生父繼母，都不見恤；以爲女子者，實貨物耳，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。况此權特操諸父母，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？雪梅是後，茹苦含辛，莫可告訴。所謂庶女之怨，惟欲依母氏於冥府，較在惡世爲安；此非躬歷其境者，不自知也。余年漸長，久不與雪梅相見，無由一證心量；然觀此情況，悲慨不可自聊。默默思量，祇好出家皈命佛陀，達摩僧伽，用息彼美見愛之心，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。否則絕世名姝，必鬱鬱爲余而死，是何可者？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，甯將骨肉之親，付之蒿里，亦不以孀單寒無告之兒如余者。當時余固年少氣盛，遂掉頭不顧，飄然之廣州常秀寺，哀禱贊初長老，攝受爲「驅鳥沙彌」，翼梵天帝釋，愍此薄命女郎而已。前書敍余在古刹中憶余生母者，蓋後此數月間事也。

## 第六章

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。是時心頭醜醜，不能爲定行止；竟不容

上窮碧落，下極黃泉，捨吾雪梅而外，尙有何物。卽余乳媪，以半百之年，一見彼姝之書，亦慘同身受，淚潛潛下。余此際神經，當作何狀，讀者自能得之。須知天下事，由愛而生者，無不以爲難；無論溼化卵胎四生，綜以此故而入生死，可哀也已！

清明後四日，侵晨，晨曦在樹，花香沁腦，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。以媪亦速余適歸將母，且謂雪梅之事，必力爲余助。余不知所云，以報吾媪之德，但有淚落如瀟，乃將雪梅所贈欸，分二十金與潮兒，爲媪購羊裘之用。又思潮兒雖稚，侍親至孝，不覺感動於懷，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。忽回顧苑中花草，均帶可憐顏色，悲從中來，徘徊飲泣，媪忽趣余曰：「三郎行矣，遲則渡船解纜。」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媪潮兒而去。

二日已至廣州，余登岸步行，思詣吾師而別。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，毀爲墟市，法器無存。想吾師此時，已歸靜室，乃卽日午後易舟赴香港，翌晨余理裝登岸，卽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。牧師隸西班牙國，先是數年，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，構廬於太平山。家居不恆外出，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。余特慕其人，清幽絕俗，實景教中錚錚之士，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，遂從之治藝文二載，故與余雅有情懷也。余旣至牧師家，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，

牧師夫婦，亦喜慰萬狀。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，竟俱淚盈於睫。萬感填胸，卽躍胡床而大哭矣。

## 第七章

後此四日，牧師夫婦，爲余置西服；及部署各事既竟，乃就余握別曰：「舟於正午啓舷，孺子珍重，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。爾此去可時以楸寄我。」語畢，其女公子曳藍文裙以出，頗有愁容；至余前殷殷握余手，親持紫蘿蘭花及含羞草一束，英文書籍數種見貽。余拜謝受之。俄而海天在眼，余東行矣。

船行可五晝夜，經太平洋。斯時風日晴美，余徘徊於舵樓之上，茫茫大海，渺渺余懷。卽檢羅兩大家所貽書籍中，有莎士比爾拜輪及室梨全集。余嘗謂拜輪猶中士李白，天才也；莎士比爾猶中杜甫，仙才也；室梨猶中士李賀，鬼才也。乃先展拜輪詩，誦「哈咯爾游草」至末篇，有大海六章，遂歎曰：「雄渾奇偉，今古詩人，無其匹矣。」濡筆譯爲漢文如左：

皇濤瀾汗，靈海黝冥，萬艘鼓楫，泛若輕萍。茫茫九圍，每有遺虛，曠哉天沼，匪人攸居！大

器自運，振盪粵。豈伊人力，赫彼神工。罔象乍見，決舟沒人。狂髻未幾，遂爲波臣。掩體無棺，歸骨無墳。喪鐘聲嘶，逝矣誰聞。誰能乘蹻，履涉狂波。藐諸蒼生，其奈公何。泱泱大風，立懦起罷。茲維公功，人力何衰。亦有雄豪，中原陵厲。自公何中，繼彼空際。驚浪霆奔，攝魂攫神。轉側張皇，冀爲公憐。騰瀾赴崖，載彼微體。拊溺含弘，公何豈弟。搖山城，聲若雷霆。王公黔首，莫不震驚。赫赫軍艘，亦有浮名。雄視海上，大莫與京。自公視之，藐矣其形。紛紛溶溶，旋入滄溟。彼阿靡陀，其失威靈。多羅縛迦，壯氣亦傾。傍公而居，雄國巖許。西利佉維，希臘羅馬。偉哉自繇，公所錫予。君德旣衰，耗哉斯土。遂成遺墟，公目所覩。以敖以娛，翻回濤舞。蒼顏不斲，長壽自古。渺瀰澗漫，滔滔不舍。赫如陽燧，神靈是鑿。別風淮雨，上臨下盪。扶搖羊角，溶溶澹澹。北極凝冰，赤道淫濫。泐此地甃，無裔無裔。圓形在前，神光閃閃。精鬼變怪，出爾泥淖。回流云轉，氣易舒慘。公之淫威，忽不可驗。蒼蒼海，余念舊恩。兒時水嬉，在公膺前。沸波激岸，隨公轉旋。淋淋翔潮，媵余往還。滌我胸臆，懼我精魂。惟余與女，父子之親，或近或遠，託我元身。今我來斯，握公之髻。

余既譯拜輪詩竟，循還朗誦。時新月在天，漁燈三五，清風徐來，曠哉觀也。翌晨舟抵橫濱。



余遂捨舟投逆旅，今後當敍余在東之事。

## 第八章

余行裝甫卸，卽出吾乳媪所授地址，以詢逆旅主人。逆旅主人曰：「是地甚邇，境絕嚴靜，汽車去此可五站，客且歇一旬鐘，吾當爲客購車票。吾閱人多矣，無如客之超逸者，誠宜至彼一游。今客如是急迫，殆有要事耶？」余曰：「省親耳。」午餐後，逆旅主人伴余赴車場，余甚感其殷渥。車旣駛行，經二站，至一驛，名大船。羣車者向余言曰：「由此換車，第一站爲兼倉，第二站是已。」余旣換車，危坐車中，此時心緒深形忐忑，自念於此頃刻間，卽余骨肉重逢，母氏慈懷大慰，甯非余有生以來第一快事？忽又轉念，自幼不省音耗，矧世事多變如此，安知母氏不移居他方？苟今日不獲面吾生母，則飄泊人胡堪設想？余心正怔忡不已，而車已停，余向車窗外望，見牌上書「逗子驛」三字，遂下車。余旣出驛場，四顧無有行人，地至蕭曠，卽雇手車向田畝間轉轆而去。時正寒凝，積水彌望。如是數里，從山脚左轉，卽瀕海邊而行；但見漁家數處，尋覓往來垂釣，殊爲幽悄不羣。車夫忽停步告余曰：「是處卽櫻山，客將安往？」余曰：「櫻山卽

此耶？」遂下車攜篋步行。久之，至一處，松青沙白，方踈望間，忽遙見松陰夾道中，有小橋通一板屋，隱然背山面海，橋下流水觸石，汨汨作聲。余趣前就之，仰首見柴扉之側，有標識曰：「相州逗子櫻山村八番。」余大悅，蓋此九字，卽余乳媪所授地址。

遂以手輕叩其扉，久之闔如無人。尋復叩之，一婦人啓扉出，余見其襟前垂白巾一幅，審其爲廚娘也。卽問之曰：「幸恕唐突，是卽河合夫人居乎？」婦曰：「然。」余曰：「吾欲面夫人，煩爲我通報。」婦躊躇曰：「吾主人大病新瘥，醫者屬勿見客。客此來何事，吾可代達主人。」余曰：「主人卽余阿母，余名三郎。余來自支那，今早始蒞橫濱，幸速通報。」婦聞言，張目相余，自顧及踵，凝思移時，駭曰：「信乎，客三郎乎？吾嘗聞吾主言及少主，願存亡未卜耳。」語已遂入，久之復出，肅余進，至廊下，一垂髻少女禮余曰：「阿兄歸來大幸。阿嬢病已逾月，侵晨，人略清爽，今小睡已覺，請兄來見阿嬢。」於是導余登樓，甫推扉，卽見吾母斑髮垂垂，据榻而坐，以面迎余微笑。余心知慈母此笑，較之慟哭尤爲酸辛萬倍。余卽趨前俯伏吾母膝下，口不能言，惟淚如潮湧，遠濕棉墩。此時但聞慈母咽聲言曰：「吾兒無恙，謝上蒼垂憫。三郎爾且拭淚面，余此病幾殆，年遠人固如風前之燭，今得見吾兒，吾病已覺霍然脫體，爾勿悲切！」言已收。

淚扶余起。

徐回顧少女言曰：「比爾兄也。自幼適異國，故未相見。」旋復面余曰：「此爲吾養女，今年十一，少爾五歲，卽爾女弟也；侍我滋謹，吾至愛之。爾阿姊明日聞爾歸，必來面爾；爾姊嫁已兩載，家事如毛，故不恆至。吾後此但得爾兄妹二人在側，爲况慰矣。吾感謝上蒼，不任吾骨肉分飛，至有恩意也。」慈母言訖，余視女弟依慈母之側，淚盈於睫，悲感不勝，此時景况凄清極矣。

少選，慈母復撫余等曰：「爾勿傷心。吾明日病瘳，後日可攜爾赴謁王父及爾父墓所，祝呵護爾。吾家親戚故舊正多，後此當帶爾兄妹各處游玩。吾臥病已久，正思遠行，一覘他鄉風物。」時厨娘亦來面余母，似有所詢問。吾母且起且厲余女弟曰：「蕙子且偕阿兄出前樓瞭望，爾兄僕僕征塵苦矣。」已復指厨娘顧余曰：「三郎，爾今在家中，諸事盡可遣阿竹理之。阿竹傭吾家十餘載，爲人誠篤，吾甚德之。」吾母言竟下樓，爲余治晚餐。余心念天下仁慈之心，無若母氏之於其子矣。遂隨吾女弟步至樓前，時正崦嵫落日，漁父歸舟，海光山色，果然清麗，忽聞山後鐘聲，徐徐與海鷗逐浪而去。女弟告余曰：「此神武古寺晚鐘也。」

## 第九章

入夜余作書二通：一至吾乳媪，一致羅弼牧師。二書均言余平安抵家，得會余母，并述余母子感謝前此恩德，永永不忘。余母復附寄百金與吾乳媪，且屬其母子千萬珍衛。良會自當有期。迨二書竟，余疲極睡矣。逾日既醒，紅日當窗，即披衣入浴室。浴罷，登樓，見芙蓉峯湧現於金波之上，胸次爲之澄澈。此日余母精神頓復，爲余陳設各事無少暇。余歸家之第三日，天甫遲明，余母攜余及弱妹趁急行車，赴小田原掃墓。是日陰寒，車行而密雲翻飛，途中景物，至爲蕭瑟。迨車抵小田原驛，雪封徑途矣，荒村風雪中，固無牽車者，余母遂僱一村婦負余妹。又至驛旁，購鮮花一束。既已，余即扶將母氏步行可三里，至一山脚，余仰睇山頂積雪中，露紅牆一角，余母以指示余曰：「是即龍山寺，爾祖及父之墓即在此。」余等遂徐徐蹋石蹬而上。既近山門，有聯曰：「蒲團坐耐江頭冷，香火重生劫後灰。」余心謂是聯頗工整。方至殿中，一老尼龍鍾出，與余母問訊，敘寒暄畢，尼即往燃香並攜清水一壺，接余母。余與弱妹隨阿母步至泮屠之後，見王父及先君兩墓並立，四圍繞以鐵柵，柵外復立木柱。柱之四面，作悉曇文書，「地

水，火，風，空，」五字，蓋密宗以表大日如來之德者也。余與弱妹拾取松枝，將墳上積雪推去。余母以手提壺灌水，由墓頂而下。少選汎瀉嚴淨，香花既陳，余母復摘長青葉一片，端置石案之中。命余等展拜。余拜已，掩面而哭。余母曰：「三郎雪爾劇，余等盡歸。」余遂啓目視墳台，積雪復盈三寸，新陳諸物，均爲雪蔽。余母以白紙裹金授老尼，即與告別，冒雪下山。余母且行且語。余曰：「三郎若姨昨歲卜居箱根，去此不遠，今且與爾赴謁若姨，須知爾幼時若姨愛爾如雛鳳，一日不見爾，則心殊弗懌。先時余攜爾西行，若姨力阻，及爾行後，阿姨肝腸寸斷矣。」三郎知若姨愛爾之恩，弗可忘也。」

## 第十章

既至姨氏許，聞者通報，姨氏卽出迓余母，已復引領顧余問曰：「其誰家留馨耶？」余母指余笑答姨氏曰：「三郎也，前日才歸家。」姨氏聞言喜極曰：「然哉，三郎果生還耶，胡未馳電告我？」言已，卽以手撲余肩，上雪花，徐徐歎曰：「哀哉，三郎，吾不見爾十數載，今爾相貌，猶依稀辨識，但較兒時消瘦耳。爾今罷矣，且進吾闕。」遂齊進應事，自去外衣。倏忽見一女郎，擊

茶具，作淡裝出，嫵娜無倫。與余等禮畢，時余旁立諦視之，果清超拔俗也。第心甚疑駭，蓋似曾相見者。姨氏以鐵箸剔火鉢寒灰，且別且言曰：「別來逾旬，使人繫念。前日接書，始知吾妹就瘥，稍慰。今三郎歸，誠如夢幻，願我樂極矣！」余母答曰：「謝姊闔垂。身雖老病，今見三郎，心滋怡悅。惟此子殊可愍耳！」此時女郎治茗既備，卽先獻余母，次則獻余。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爲地，姨氏知狀，回顧女郎曰：「靜子，余猶記三郎去時，爾亦知惜別，絲絲垂淚，尙憶之乎？」因屈指一算，續曰：「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，卽三郎爲爾阿弟，爾勿踉蹌作常態也。」女郎默然不答，徐徐出素手，爲余妹理髮絲，雙頰微生春暈矣。迨晚餐既已，余頓覺頭顱肢體均熟，如居火宅。是夜輾轉不能成寐，病乃大作。

翌晨，雪不可止。余母及姨氏舉屋之人，咸怏怏不可狀，謂余此病匪細。願余雖呻吟牀褥，然以新歸，初履家庭樂境，但覺有生以來，無若斯時歡欣也。於是一一思量，余自脫俗至今，所遇師傅乳媪母子及羅阿牧師家族，均殷殷垂愛，無異骨肉，則舉我前此之飄零辛苦，盡足償矣。第念及雪梅孤苦無告，中心又難自恕耳。然余爲僧及雪梅事，都祕而不宣，防余母聞之傷心也。茲出家與合婚二事，真相背而馳。余既證法身，固弗娶者，雖依慈母，不亦可乎？方遐想間，

余母與姨氏入矣。姨氏手持湯藥，行至榻畔，予余曰：「三郎汝病蓋爲感冒。汝今且起服藥，一二日後可無事。此藥吾所手采。」三郎若姨日中固無所事，唯好去山中采藥，親製成劑，將施質乏而多病者。須知世間醫者，莫不貪財，故貧人不幸構病，只好垂手待斃，傷心慘目，無過於此。吾自顧遺此餘年，舍此采藥濟人之事，無他樂趣。若村嫗燒香念佛，吾弗爲也。

「三郎，吾與汝母俱爲老人矣。諺云：『老者豫爲交代事。』蓋謂人老只當替後人謀幸福，但自身勞苦非所計。願吾子現隸海軍，且已娶婦，亦無庸爲後慮。今茲靜子，彼人最關吾懷。靜子少失怙恃，依吾已十有餘載，吾但託之天命。」姨氏言至此，凝思移時，長嘆一聲，復面余曰：「三郎，先是汝母歸來，不及三月，卽接汝義父家中一信，謂三郎上山，爲虎所噬。吾思彼方固多虎患，以爲實也。余與汝母，得此凶耗，一哭幾絕，頓增二十餘年老態。茲事亦無可如何，惟有晨夕禱告上蒼，祝小子游魂，來歸阿母。」余傾聽姨氏之言，厥聲至慘，猛觸宿恨，肺葉震震然，不知所可久之，仰面見余母容儀，無有悲戚，卽力制余悲，恭謹言曰：「銘感阿姨過愛。第孺子遭逢，不堪追溯，且已成過去陳跡，請阿姨阿母置之。兒後此晨昏得奉阿姨阿母慈祥顏色，卽孺子喜幸當何如也。」余言已，余母速余飲藥。少選，上身汗出如注，慄極帖然而臥。

## 第十一章

余病四晝夜，始臻勿藥。余母及姨氏，喜形於色。時爲三月三日，天氣清新，余就窗次捲簾外盼，山光照眼，花鳥怡魂，心乃滋適。忽念一事，蓋余連日晨醒，卽覺清芬通余鼻觀，以榻畔紫檀几上，必易鮮花一束，插膽瓶中，弈弈有光，花心猶帶露滴。今日忽見一翡翠襟針，遺於几下，方悉其爲彼姝之物，花固美人之貽也。余又頓憶前日，似與玉人曾相識者，因余先在羅弼女士齋中，所見德意志畫伯阿陀輔手續「沙浮遺影」，與彼姝無少差別耳。方凝竚間，忽注目紗簾之下，陳設甚雅。有雲石案作鵝卵形，上置鑑屏，銀盒，筆硯，絳羅，一塵不著，旁有柚木書匱，狀若鴿籠，藏書頗富。余檢之，均漢土古籍也。迨余迴視左壁，復有小几，上置雁柱鳴箏，似尙有餘音繞諸絃上，此時余始驚審此樓爲彼姝妝閣，又心儀彼姝學邃，且儼然出塵，如藐姑仙子。

斯時余正覺心中如有所念，移時，又惘然若失。忽見余母登樓，手中將春衣二襲屬余曰：「三郎，今茲寒威已退，爾試易此衣。」余將衣接下，遂伴余母坐於藍緞彈簧長椅之上。余母



視余作慈祥之色，旋以手案余額問曰：「吾兒今晨何似？」余曰：「兒無所苦，身略罷耳。阿娘以何日將余及妹甯家，余尙未面阿姊也。」余母曰：「何時均可。吾初意俟爾病瘳即行，但若姨昨夕，苦苦留吾母子勿遽去。今晨已函報爾姊。蓋若姨有切心之事，與我相量。苟爾居此舒泰，吾一時固無歸意。爾知吾年已垂暮，生平親屬咸老，勢必疎遠，安能如盛年時，往來無絕？吾今舉目四顧，唯與若姨形影相弔耳。且若姨見爾，中心怡悅靡極，則爾住此，一若在家中可也。吾知爾性耽幽寂，居此樓最適。此樓向爲靜子所居，前日爾來，始移於樓下，與爾妹同室。三郎爾居此，意若弗適者，儘可語我。」余曰：「敬遵娘言。阿姨屋外風物固佳，小住於兒心滋樂也。」

此時侍者傳言，晨餐已備，余母欣然趣余更衣下樓御膳。余既隨母氏至食堂，卽鞠躬致謝阿姨厚遇之恩。姨氏以面迎余，欣歡萬狀，引首顧彼妹曰：「託天之庇，三郎無恙矣。靜子爾趨前爲三郎道晨安。」瞬息卽見玉人翩若驚鴻，至余前，肅然爲禮。而此際玉人密髮虞鬢，丰姿愈見娟媚。余不敢迴眸正視，唯心緒飄然，如風吹落葉，不知何所止。

余兄妹隨阿孃竊旅姨氏家中，不啻置身天苑。姨氏固最憐余，余唯凡百恭謹，以奉阿母

阿姨歡顏，自覺娛悅匪極。苟心有悵觸，卽倚樹臨流，或以書自遣，顧置中所藏多宋人理學之書，外有梵章及駢文數種，已爲蟲蝕，不可辨析，俱唐本也。復次有漢譯婆羅多及羅摩延二書，乃長篇敘事詩。二書漢土已失傳矣，唯於華嚴經中偶述其名稱，謂出自馬鳴菩薩，今印度學人哆氏之英譯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篇卽其一也。

## 第十二章

一日雁影橫空，蛸聲四徹。余垂首環行於姨氏庭苑魚唐堤畔，盈眸廓落，淪漪冷然。余默念晨間，余母言明朝將余兄妹遣歸，則此地白雲紅樹，不無戀戀於懷。忽有風聲過余耳，瑟瑟作響。余乃仰空，但見宿葉脫柯，蕭蕭下墮，心始聳然知清秋亦垂盡矣。遂不覺中懷惘惘，一若重愁在抱。想余母此時已屏擋行具，方思進退閒之軒，一看弱妹。步至石闌橋上，忽聞衣裙縈縈之聲。少選香風四溢，陡見玉人靚妝，僂僂飄舉而來，去余僅數武。一迴青盼，徐徐與余眸相屬矣。余卽肅然鞠躬致敬。爾時玉人雙頰雖頹然，不若前此之羞澀，至於無地自容也。余少矚，覺玉人似欲言而未言，余愈蹶蹶，進退不知所可，唯有俯首視地。久久，忽殘菊上有物，映余眼

籠，飄飄然如粉蝶，行將逾籬落而去。余趨前以手捉之，方知爲蟬翼輕紗，落自玉人頭上者。斯時余欲擲之於地，又思於禮微悖，遂將返玉人。玉人知旨，立即雙手進接，以慧目迎余，且羞且發嬌柔之聲，曰：「多謝三郎見助。」此爲余第一次見玉人啓其櫻脣，貽余誠款，故余膠膠不知作何詞以對，但見玉人口窩動處，又使沙浮復生，亦無此莊豔。此時令人真個消魂矣！

玉人尋復俯其頸，吐婉妙之音，微微言曰：「三郎日來安乎？逗子氣候溫和，吾甚思遣府奉謁，但阿母事集，恐歲內未能抽身耳。是間比逗子清嚴幽澈則一，唯氣候懸絕，蓋深山也。唐人詠羅浮詩云：『遊人莫著單衣去，六月飛雲帶雪寒。』吾思此語移用於此，頗覺親切有味。未知三郎以吾言有當不？」余聆玉人詞旨，心乃奇駭，唯唯不能作答，久乃恭謹言曰：「謝阿姊，分神及我。果阿姊見枉寒舍，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，垂綸於荒村寒牖，幸何如之！否則寒舍東而詩集不少，亦可挑燈披卷，阿姊得毋嫌軟塵溷人……敢問阿姊喜誦誰家詩句耶？」玉人低首凝思，旋即星眸屬我，飄然答曰：「感蒙三郎盛意。所問愛讀何詩，誠爲笑話；須知吾固未嘗學也。三郎既不以吾爲瀆，敢不出吾肝膈以告，且幸三郎有以教我。」遂纍纍如貫珠言曰：「從來好讀陳後山詩，亦愛陸放翁，惟是故國西風，淚痕滿紙，令人心惻耳。比來讀莊子及

陶詩頗自覺徜徉世外，可見此關於性情之學不少。三郎觀吾書櫃所藏多理學家言，此書均明之遺臣朱舜水先生所贈。吾遠祖安積公者，蓋安積公彼時參與德川政事，執弟子禮以侍朱公，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賜。吾家藏此書軼，已歷二百三十餘年矣。此語一發，余更愕然張目注視玉人。

玉人續曰：「吾嬰年聞先君道朱公遺事，至今歷歷不忘，吾今覆述三郎聽之。」於是長喟一聲，卽愀然曰：「朱公以崇禎十七年，卽吾國正保元年，正值胡人猖披之際，子身遠航長崎，欲作秦庭七日之哭，竟不果其志。迨萬治三年，而明社覆矣。朱公以亡國遺民，恥食二朝之粟，遂流寓長崎，以其地與平戶鄭成功誕生處近也。後德川氏聞之，遣水戶儒臣聘爲賓師，尤殫禮遇。公遂傳王陽明學於吾國土，公與陽明固是同鄉也。至今朱公遺墓，尙存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，容日當導三郎一往奠之，以慰亡國忠魂。三郎其有意乎？又聞公酷愛櫻花，今江戶小石川後樂園中，猶留朱公遺愛，此園係朱公親手經營者。朱公以天和二年春辭世，享壽八十有三。公曰清人靦然人而，疾之如仇。平日操日語至精，然當易簧之際，公所言悉用漢語，故無人能聆其臨終垂訓，不亦大可哀耶？」玉人言已，仰空而歎，余亦凄然。二人竝立無語，但

聞風聲蕭瑟，忽有紅葉一片，敲玉人肩上，玉人蹙其雙蛾，狀似弗愜。

因俯首低聲曰：「三郎明朝行耶？胡弗久留？吾自先君見背，舊學拋荒已久。三郎在，吾可執書問難。三郎如不以弱質見棄，則吾雖凋零，可無憾矣。」余不待其言之畢，雙頰大頰，俯首至臆，欲貢誠款，又不工於詞。久乃嚙嚙言曰：「阿母言明日歸耳。阿姊戀戀如此，滋可感也。」時余妹亦出自廊間，且行且呼曰：「阿姊不觀吾拾衣已帶耶？晚餐將備，曷入食堂乎？」玉人讓余先行，即信步隨吾而入。是夕餐事豐美，逾於常日。顧余確不審爲何味。飯罷，枯立樓頭，兀思余今日始見玉人天真呈露，且殖學滋深，匪但容儀佳也。即監守天關之鳥舍仙子，亦不能過是人矣！思至此，忽爾昂首見月明星稀，因誦憶翁詩曰：「千巖萬壑無人跡，獨自飛行明月中。」心爲廓然。對月凝思，久久，迴顧銀燭已跋，更深矣，遂解衣就寢。復喟然嘆曰：「今夕月華如水，安知明夕不黑雲變隸耶？」余詞未畢，果聞雷聲隱隱，似發於芙蓉塘外，因亦戚戚無已。尋復嘆曰：「雲耶，電耶，雨耶，雪耶，實一物也，不過因熱度之異而變耳。多謝天公，幸勿以柔絲縛我！」

明日晨餐甫竟，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，且言姨氏亦攜靜子偕行。余聞言喜甚，謂可免齟

然魂消之感。余等既登車室，玻璃窗上，霜痕猶在。余母及姨氏，指麾雲樹，心曠神怡。瞬息聞天風海濤之聲，不覺抵吾家矣。自是日以來，余循陔之餘，靜子亦彼此常見，但不久譚，堯爾示敬而已。

一日細雨廉纖，余方伴余母倚闌觀海，忽微微有叩銀聲，少選，侍者持一郵筒，跪上余母。余母登函申紙，少選，觀竟，屬余言曰：「三郎，此爾姊來楮也。言明日蒞此，適逢夫子以明日起京都，才能分身一來省我云。此子亦大可憐。」言至此，微喟，續曰：「諺云：『養女徒勞』，不其然乎？女子一嬪夫家，必置其親於腦後，即每逢佳節，思一見女面，亦非易易。此雖因中饋繁雜，然亦天下女子之心，固多忘所自也。昔有貧女嫁數年，夫墜致富，女之父母，私心欣幸，方謂兩口可以無飢矣。誰料不數日，女差人將其舊服悉還父母，且傳語曰：『好女不着嫁時衣，』意諷嫁時奩具薄也。世人心理如是，安得不江河日下耶？」余母言已，即將吾姊來書置桌上，以慈祥之色回顧余曰：「三郎，晨來毋寒乎？吾覺涼生兩臂。」余即答曰：「否。」余母遂徐徐詔余曰：「三郎坐。」余既坐，余母問曰：「三郎，爾視靜子何如人耶？」余曰：「慧秀孤標，好女子也。」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，旋曰：「誠然，誠然，吾亦極愛靜子，和婉有儀。母今有言，關白於爾，

聞風聲蕭瑟，忽有紅葉一片，敲玉人肩上，玉人盛其雙蛾，狀似弗愜。

因俯首低聲曰：「三郎明朝行耶？胡弗久留？吾自先君見背，舊學拋荒已久，三郎在，吾可執書問難。三郎如不以弱質見棄，則吾雖凋零，可無憾矣。」余不待其言之畢，雙頰大頰，俯首至臆，欲貢誠款，又不工於詞，久乃囁嚅言曰：「阿母言明日歸耳。阿姊懇懇如此，滋可感也。」時余妹亦出自廊間，且行且呼曰：「阿姊不觀吾拾衣已帶耶？晚餐將備，曷入食堂乎？」玉人讓余先行，即信步隨吾而入。是夕餐事豐美，逾於常日，顧余確不審爲何味，飯罷，枯立樓頭，兀思余今日始見玉人天真呈露，且殖學滋深，匪但容儀佳也。卽監守天關之鳥舍仙子，亦不能如是人矣！思至此，忽爾昂首見月明星稀，因誦億翁詩曰：「千巖萬壑無人跡，獨自飛行明月中。」心爲廓然。對月凝思，久久，迴顧銀燭已跋，更深矣，遂解衣就寢，復喟然嘆曰：「今夕月華如水，安知明夕不黑雲變難耶？」余詞未畢，果聞雷聲隱隱，似發於芙蓉塘外，因亦戚戚無已。尋復嘆曰：「雲耶，電耶，雨耶，雪耶，實一物也，不過因熱度之異而變耳。多謝天公，幸勿以柔絲縛我！」

明日晨餐甫竟，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，且言姨氏亦攜靜子偕行。余聞言喜甚，謂可免歸。

然魂消之感。余等既登車室，玻璃窗上，霜痕猶在。余母及姨氏，指麾雲樹，心曠神怡。瞬息聞天風海濤之聲，不覺抵吾家矣。自是日以來，余循骸之餘，靜子亦彼此常見，但不久譚，莞爾示敬而已。

一日細雨廉纖，余方伴余母倚闌觀海，忽微微有叩鑼聲；少選，侍者持一郵筒，跪上余母。余母登函申紙，少選，觀竟，屬余言曰：「三郎，此爾姊來楸也。言明日蒞此，適逢夫子以明日赴京都，才能分身一來省我云。此子亦大可憐。」言至此，微喟，續曰：「諺云：『養女徒勞。』不其然乎？女子一嬪夫家，必置其親於腦後，即每逢佳節，思一見女面，亦非易易。此雖因中饋繁雜，然亦天下女子之心，固多忘所自也。昔有貧女嫁數年，夫墾致富，女之父母，私心欣幸，方謂兩口可以無飢矣。誰料不數日，女差人將其舊服悉還父母，且傳語曰：『好女不着嫁時衣，』意諷嫁時奩具薄也。世人心理如是，安得不江河日下耶？」余母言已，即將吾姊來書置桌上，以慈祥之色，河顧余曰：「三郎，晨來母寒乎？吾覺涼生兩臂。」余即答曰：「否。」余母遂徐徐詔余曰：「三郎坐。」余既坐，余母問曰：「三郎，爾視靜子何如人耶？」余曰：「慧秀孤標，好女子也。」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，旋曰：「誠然，誠然，吾亦極愛靜子，和婉有儀。母今有言，關白於爾，



爾聽之。三郎，吾決納靜子爲三郎婦矣。靜子長於爾二歲，在理吾不應爾。然吾仔細廻環的確更無佳偶逾是人者。願靜子父母不全，按例須招贅，始可襲父遺蔭；然吾固可與若姨同居，此實天緣巧湊。若姨一切部署已定，俟明歲開春時成禮，破夏吾亦遷居箱根。茲事以情理而論，卽若姨必堵吾三郎，中懷方釋。蓋若姨爲託孤之人，今靜子年事已及，無時不係之懷抱。願連歲以來，求婚者雖衆，若姨都不之顧。若姨之意，非關門第，第以世人良莠不齊，人心不古，苟靜子不得賢夫子而侍，則若姨將何以自對？今得吾三郎，若姨重肩卸矣。余母言至此，悽然欲哭曰：『三郎，老母一生寥寂，今行將見爾慶成嘉禮，卽吾與若姨晚景，亦堪告慰。後此但託天命，吾知上蒼必予爾兩小福慈雙修。』余母方絮絮發言，余心房突突而跳。當余母言訖，余夷猶不敢遽答。

正思將前此所歷，逕白余母；繼又恐滋慈母之戚，非人子之道。心念良久，蘊淚於眶，微微言曰：『兒今有言奉于慈母聽納，蓋兒已決心。』余母急曰：『何謂？』余曰：『兒終身不娶耳。』余母聞言極駭，起立張目注余曰：『烏，是何言也！爾何所見而爲此言？抑爾固執拗若是？此語真令余不解。爾年弱冠不娶，人其謂我何？若姨愛爾，不徒然耶？爾澄心思之，此語胡可使若姨』

聽之者？矧靜子恆爲吾言，舍三郎無屬意之人。爾前次憊憊病臥，姨家湯藥均靜子親自煎調。懷誠已久，尙不知爾今竟岸然作是言也！」余母言至末句，聲愈巖峻。余卽斂涕言曰：「慈母諦聽。兒撫心自問，固愛靜子，無異骨肉；且深敬其爲人，想靜子亦必心知之。兒今茲忽然出是言者，亦非敢抗撓慈母及阿姨之命，此實出諸不得已之苦衷，望慈母恕兒釋昧。」余母悽然不余答，久乃哀咽言曰：「三郎，爾當善體吾意，吾鐘漏且歇，但望爾與靜子早成眷屬，則吾雖入土，猶含笑矣。」

## 第十三章

余聽母曰，淚如瀑瀉，中心自咎，誠不應逆堂上之命，致老母出此傷心之言，此景奚堪？余皇然少間，遽跪余母膝前，婉慰余母曰：「阿姨恕兒。兒誠不孝，兒罪重矣！後此唯有謹遵慈命。兒固不經事者，但望阿姨見恕耳。」余母徐徐收淚，漫聲應曰：「孺子當聽吾言爲是。古云：『不信老人言，後悔將何及。』矧吾兒終身大事，老母安得不深思詳察耶？當知孺心無一刻不爲兒計也。卽爾姊在家時，苟不從吾言，吾亦面加叱責而不姑息。今旣歸人，凡事吾可不必過

問。須知女心固外向，吾又何言？若辭子則不然。彼姝性情嫻穆，且有夙慧，最稱吾懷，爾切勿以傅粉塗脂之流目之可耳。」余母尙欲有言，適侍女跪白余母曰：「浴室諸事已備，此時剛十句鐘也。」言畢，即去。余母顏色開霽，撫余肩曰：「三郎，孀今當下樓檢點冬衣，十一時方暇。爾去就浴。」余此時知已寬慈母之憂，不禁怡然自得。仰視天際游絲，緩緩移去，雨亦遽止，余起易衣下樓就浴。

余浴畢，登樓面海，兀坐久之，則又雲愁海思，襲余而來。當余今日，慨然許彼姝於吾母之時，明知此言一發，後此有無窮憂患，正如此海潮之聲，續續而至，無有盡時。然思若不爾者，又將何以慰老母事？至於此，今但置吾身焉。只好權順老母之意，容日婉言勸慰余母。或可收回成命，如老母堅不見許，則歷舉隱衷，或卒能諒余爲空門中人，未應蓄內。余撫心自問，固非忍人忘彼姝也。繼余又思曰：俗真宗，固許帶妻，且於剎中行結婚禮式，一效景教然者。若吾母以此爲言，吾又將何說？答余慈母耶？余反復思維，不可自聊；又聞山後淒風號林，余不覺惴惴其慄。因念佛言，身體四大，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。嗟乎，望吾慈母，切勿驕兒作啞羊可耳！

## 第十四章

越日，余姊果來，見余不多言，但亦勸余曰：「吾弟隨時隨地，須聽母言。凡事毋以盛氣自用，則人情世故，思過半矣。致爾謂終身不娶，自以爲高，此直村豎恆態，適足笑煞人耳。」三郎爾後此須謹志吾言，勿貽人笑柄也。」余唯唯而退。余自是以來，焦悚萬狀，定省晨昏，輒不久坐，盡日惴惴然，唯恐余母重提意嚮。余母每面余時，歡欣無已，似曾不理，余心有聞愁萬種。一日，余方在齋中下筆作畫，用宣愁緒。既繪怒濤激石狀，次復畫遠海波紋，已而作一沙鷗斜身墮寒煙而沒，忽微聞叩環聲，繼知吾妹，推扉言曰：「阿兄胡不出外游玩？」余卽迴顧，忽爾見靜子作斜紅繞臉之妝，攜余妹之手，竚立門外，見余卽鞠躬與余爲禮。余遂言曰：「請阿姊進齋中小坐，今吾畫已竟，無他事也。」

余言旣畢，余妹強牽靜子逕至余側。靜子注觀余案上之畫，少選，莞爾顧余言曰：「三郎幸恕唐突。昔董原寫江南山，李唐寫中州山，李思訓寫海外山，米元暉寫南徐山，馬遠寫圭峯，錢塘山，黃子久寫海虞山，趙吳興寫蒼若山，今吾三郎得毋寫涯山耶？一何使人見則儻然如置身清古之域，此誠快心洞目之觀也。」言已，將畫還余。余受之，言曰：「吾畫筆久廢，今與至作此，不圖阿姊稱譽過當，徒令人慚慚耳。」靜子復微啞言曰：「三郎，余非作客氣之言也。試

思今之畫者，但貴形似，取悅市儈，實則甯達畫之理趣哉。昔人謂畫水能終夜有聲，余今觀三郎此畫，果證得其言不謬。三郎此幅，較諸近代名手，固有瓦礫明珠之別，又豈待余之多言也。余傾聽其言，心念世甯有如此慧穎者。因退立其後，略舉目視之，鬢髮膩理，纖穩中度。余暗自嘆曰：「真曠劫難逢者也。」忽而靜子迴盼赧然曰：「三郎此畫能見賤否？三郎或不以余求在禮爲背否？余觀此景滄茫古逸，故愛之甚摯。余茲發問，度三郎能諒我耳。」

余卽答曰：「豈敢，豈敢，此畫固不值阿姊一粲。吾意阿姊固精通繪事者，望阿姊毋吝教誨，作我良師，不甯佳乎？」靜子悉縮垂其雙睫，以柔荑之手，理其羅帶之端，言曰：「非然也。昔日雖偶習之，然一無所成，今唯行篋所藏「花燕」一幅而已。」余曰：「請問云何「花燕」？」靜子曰：「吾家園池，當荷花盛開時，每夜有紫燕無算，巢荷花中，花盡猶不去。余感其情性，命之曰：「花燕」，爰爲之圖。三郎今容我檢之來，第恐貽笑大方耳。」余鞠躬對曰：「請阿姊速將來，弟亟欲拜觀。」靜子不待余言之畢，卽移步鞠躬而去，輕振其袖，薰香撲人。余遂留余妹問之曰：「何不聞阿母阿姨聲音，抑外出耶？」余妹答曰：「然，阿姊約阿姨阿母俱出，請往葉山觀千貫松，兼有他事，願道謁淡島神社，已屬廚娘，今日午膳在十二句半鐘，并囑吾語阿兄

也。」

余曰：「妹曷未同往？」妹曰：「不，靜姊不往，故吾亦不願往。」余顧余妹手中攜有書籍，卽詰之曰：「何書？」妹曰：「此波彌尼八部書也。」余曰：「此爲『梵文典』，吾妹習此乎？」妹曰：「靜姊每日授余誦之，願初學殊艱，久之漸覺醞釀有味。其句度雅麗，迥非獨逸，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。」余曰：「然則靜姊固究心『三斯克列多』文久矣。」妹曰：「靜姊平素喜談佛理，以是因緣，好涉獵梵章。嘗語妹云：『佛教雖斥聲論，然楞伽、瑜伽所說五法：曰相，曰名，曰分別，曰正智，曰眞如，與波彌尼派相近。楞嚴後出，依於『耳根圓通』有聲論宣明之語，是佛教亦取聲論，特形式相異耳。』」余聽畢，正色語余妹曰：「善哉，靜姊果超凡入聖矣。吾妹謹隨之學毋怠。」

## 第十五章

余語吾妹既訖，私心歎曰：「靜子慧骨天生，一時無兩，甯不令人畏敬惜乎？吾固勿能長侍秋波也。」已而靜子盈盈至矣。靜子手持續絹一幘，至余前，余肅然起立，接而觀之。蓮池之

畔，環以垂楊修竹，固是姚家風物，有女郎兀立，風采盎然，碧羅爲衣，頗得吳帶當風之致。女郎挽文金高髻，卽漢制飛仙髻也。俯觀花燕，且自看妝映，儵然有出塵之姿，飄飄有凌雲之概。余讚歎曰：「美哉伊人，奚啻眞眞者？」靜子聞言，轉目盼余，兼視余妹，莞爾言曰：「究又奚能與三郎之言相副耶？且三郎安可以外貌取人，亦覘其中藏如何耳。畫中人外觀，似奕奕動人，第不能言，三郎何從諗其中心，着何顏色者？」余置其言弗答，續曰：「畫筆秀逸無倫，固是仙品。余生平博覽丹青之士，咸弗能逮。嗟乎，衣鉢塵土久，吾尙何言？今且據行雲流水之描，的是吾姊冥冥獨造，使余嘆觀止矣。阿姊端爲吾師，吾何幸哉！」靜子此時，羞不能答，俯首須臾，委婉言曰：「三郎胡爲而作如是言？令淺嘗者無地自容。但願三郎將今日之畫見賜，俾爲臨本，兼作永永念紀。以畫中意况，亦與余身世吻合。迹君性情，甯謂非然者？」

余曰：「余久不復屬意於畫，蓋已江郎才盡。阿姊自是才調過人，固應使我北面紅妝，云何謂我妄言？」靜子合差不余答，余亦無言，但雙手擎余畫獻之，且撫心而言曰：「敬乞吾畏友晒存，聊申穉弟傾服之誠，非敢言畫也。」靜子欣然曰：「三郎此言，適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貴耳。」言已，卽平鋪袖角，端承余畫，以溫厚之詞答曰：「敬謝三郎。三郎無庸以畏友外我。今

得此畫，朝夕對之，不敢忘錫畫人也。」

是夕，微月已生西海，水波不興。余乃負杖出門，隨步所之，遇漁翁，相與閒話，迄翁收拾垂綸，余亦轉身歸去。時夜靜風嚴，余四顧，舍海曲殘月而外，別無所覩。及去，余家僅丈許，瞥見有人，佇立海邊孤石之旁，靜觀海面，余諦矚情影，亭亭，知爲靜子，遂前叩之曰：「立者其吾阿姊乎？」靜子聞余聲，却至欣悅，急迴首應曰：「三郎歸何晏，獨不避海風耶？吾遲三郎於此久矣。」三郎出時，可曾加衣否？向晚氣候，不比日間，恐非三郎所勝，不能使人無戚戚於中。三郎善自珍攝，寒威滋可畏也。」余卽答曰：「感謝吾姊關垂。天寒夜寂，敬問吾姊於此，沈沈何思？女弟胡未奉左右？」

靜子則柔聲答曰：「區區弱質，奚云惜者？今余方自家中來，媿母令姊令妹及阿母，咸集廚下，製瓜團粉果，獨余偷閒來此，奉候三郎。三郎歸，吾心至適。」余重謝之曰：「深感阿姊厚意見待，愧弗克當。望阿姊次回，毋冒夜以勞我。吾姊恩意，特恐下走不稱消受耳。」余言畢，舉步欲先自入門，靜子趨前扶將曰：「三郎且住，三郎悅我，請問數言乎？」余曰：「何哉？姊胡爲客氣？爾阿姊欲有下問，釋弟固無不願奉白者也。」靜子躊躇少間，乃出細膩之詞，第一問



曰：「三郎邈來相見，頗帶幽憂之色，是何故者？是不能令人無鬱拂，今願竊有請耳。」余此時心知警兆，兀立不語。靜子第二問曰：「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令姊往禮淡島明神，何因也？吾思三郎必未之審。」余聞語茫然，瞳不能答，旋曰：「果如阿姊言，未之悉也。」靜子低聲而言，其詞斷續不可辨，似曰：「三郎鑒之，總爲君與區區不肖耳。」

## 第十六章

余胸震震然，知彼美言之骨也。余正怔忡間，轉身稍離靜子所立處，故作漫聲指海面而言曰：「吾姊試諦望海心黑影，似是魚舸經此，然耶否耶？」靜子垂頭弗余答，少選，復步近余胸前，雙波略注余面。余在月色溟濛之下，凝神靜觀其臉，橫雲斜月，殊勝踴麗。此際萬籟都寂，余心不自歸。既而昂首矚天，則又烏雲彌布，祇餘殘星數點，空搖明滅。余不覺自語曰：「吁，此非人世間耶？今夕吾何爲置身如是景域中也？」余言甫竟，似有一縷吳綿，輕溫而貼余掌視之，則靜子一手牽余，一手扶彼枯石而坐。余卽立其膝畔，而不可自脫也。久之，靜子發清響之音，如怨如訴曰：「我且問三郎，先是姨母，曾否有言關白三郎乎？」余此際神經已無所主，

幾於膝搖而牙齒相擊，垂頭不敢睇視。心中默念，情網已張，插翼難飛，此其時矣。但聞靜子連復問曰：「三郎乎，果阿姨作何語？」三郎甯勿審於世情者，抑三郎心知之，故弗肯言，何見棄之深耶？余日來見三郎愀然不歡，因亦不能無瀆問耳。」余乃力制驚悸之狀，嚙嚙言曰：「阿姨嚮無言說，雖有，亦已依稀不可省記。」余言甫發，忽覺靜子筋脈躍動，驟鬆其柔荑之掌。余知其心中因中吾言而愕然耳。余正思言以他事，忽爾悲風自海面吹來，乃至山嶺，出林薄而去。余方凝竚間，靜子四顧皇然，卽襟間出一溫香羅帕，填余掌中，立而言曰：「三郎，珍重。此中有繡角梨花箋，吾嬰年隨阿母學挑繡而成，謹以奉贈，聊報今晨傑作。君其納之。此間花草，甯足云貢，三郎其亦知吾心耳！」余乍聞是語，無以爲計。自念拒之於心，良弗忍，受之則視物思人，甯可力言正照，眞證無生耶？余反復思維，不知所可。靜子旋欲有言，余陡聞陰風怒號，聲振十方，巨浪觸石，慘然如破軍之聲。靜子自將箋帕襲之，謹納余胸間。旣訖，邊握余臂，以腮熨之，嚙嚙欲泣曰：「三郎受此勿戚，願蒼蒼者祐吾三郎無恙。今吾兩人同歸，朝母氏也。」余呆立無言，唯覺胸間趨趨而躍。靜子嬌不自勝，慘余徐行。及抵齋中，稍覺清爽，然心緒紛亂，廢棄一切。此夜今時，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軀，以還父母，又那能越此情關，離諸憂怖耶？

## 第十七章

翌朝，天色清明，惟氣候遽寒，蓋冬深矣。余母晨起，卽部署廚下，出餽飪，又陳備飲食之需。既而齊聚膳廳中，歡聲騰徹，余始知姊氏今日歸去。靜子此際作魏代曉霞妝，餘髮散垂右肩，束以氍帶，迴絕時世之裝；靚艷與余爲禮，益增其冷豔也。余旣近爐聯坐，中心滋滋耿耿，以昨夕款語海邊之時，余未以實對彼姝故耳。已而姊氏辭行，余見靜子拖百褶長裙，手攜余妹送姊氏出門。余步跟其後，行至甬道中，余母在旁，命余亦隨送阿姊。

靜子聞命，欣然卽轉身爲余上冠杖。余曰：「謹謝阿姊，待我周至。」余等齊行，送至驛上，輪展車發，遂與余姊別。歸途唯靜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。靜子綏綏移步，遠遠見農人治田事，因出其纖指示余，順口吟曰：「采菱辛苦廢犁鋤，血指流丹鬼質枯；無力買田聊種水，近來湖面亦收租。」三郎此非范石湖之詩歟？在宋已然，無怪吾國今日賦稅之繁且重，吾爲村人生無限悲感耳。靜子言畢，微喟，須臾忽絳其頰，盼余問曰：「三郎得毋勞頓？日來身心，亦無患耶？吾晨朝聞阿母傳言，來過過已更三日，當挈令妹及余歸箱根，未審於時三郎可肯重塵

游屐否？」余聞言，萬念起落，不卽答；轉視靜子，匿面於綾傘流蘇之下，引慧目迎余，爲狀似甚羞澀。余曰：「如阿娘行，吾必隨叩尊府。」余言已，復迴顧靜子眉端，隱約見愁態。轉瞬靜子果蘊淚於眶，嚶然而呻曰：「吾晨來在膳廳中，見三郎，胡乃作戚戚容？得毋玉體違和，敢希見告耳。苟吾三郎有何傷感，亦不妨掬心相示，幸毋見外也。」余嚶嚶弗答。靜子復徵徵言曰：「君其怒我乎？胡靳吾語。」余停履抗聲答曰：「心偶不適，自亦不識所以然。勞阿姊詢及，慚惕何可言，萬望阿姊饒我。」余且行且思，忽然有觸於心，弗可自持，因失聲呼曰：「吁，吾滋愧悔於中，無解脫時矣！」余此時淚隨聲下。靜子雖聞余言，殆未得窺余命意所在，默不一語。繼而容光慘悴，就胸次出丹霞之巾，授余搵淚，慰藉良殷，至於紅淚沾襟。余暗驚曰：「吾兩人如此，非壽徵也！」旁午始蒞家庭，靜子與余都弗進膳。

## 第十八章

余姊行後，忽忽又三日矣。此日大雪繽紛，余緊閉窗戶，靜坐思量，此時正余心與雪花交飛於茫茫天海間也。余思久之，遂起立徘徊，歎曰：「蒼天蒼天，吾胡盡日懷抱百憂於中，不能

自弔耶？學道無成，而生涯易盡，則後悔已遲耳。」余諦念彼姝，抗心高遠，固是大善知識；然以眼波決之，則又兒女情長，殊堪畏怖。使吾身此時爲幽燕老將，固亦不能提鋼刀慧劍，驅此嬰窈窕者於漠北。吾前此歸家，爲吾慈母；奚事一逢彼姝，遽加余以爾許纏綿婉戀，累余虱身於情網之中，負己負人，無有是處耶？嗟乎，繫於情者，難乎尤怨，歷古皆然。吾今胡能沒溺家庭之戀，以閑愁自戕哉？佛言：「佛子，離佛數千里，當念佛戒。」吾今而後，當以持戒爲基礎，其庶幾乎。余輾轉思維，忽覺斷惑證真，刪除豔思，喜慰無極，決心歸覓師傳，冀重重懺悔耳。第念此事決不可以稟白母氏，母氏知之，萬不成行矣。忽而余妹手託錦製瓶花入，語余曰：「阿兄，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，阿兄月日，其能有當否？」余無言，默視余妹，心忽惘楚，淚盈余睫，思欲語以離家之旨，又恐行不得也。迄吾妹去後，余心顛不已，返身掩面，成淚人矣！

此夕余愁緒復萬疊如雲，自思靜子，日來癡懨，已有病容。迹彼情詞，又似有所顧慮，抑已洞吾隱衷，以我爲太上忘情者歟？今既不以禮防爲格，吾胡不親過靜子之室，敝白前因，或能宥我。且名姝深憐，又何可棄捐如是之速者？思已，歛襟下樓，緩緩而行；及至廊際，聞琴聲，心知此吾母八音琴，爲靜子所彈，以彼姝喜調梅春之曲也。至「夜迢迢，銀臺絳蠟，伴人垂淚」句，

忽而雙絃不諧，音變滯而不延，似爲淚珠沾溼。迄餘音都杳，余已至窗前，屏立不動。乍聞余妹言曰：「阿姊，晨來所治針繡，亦已畢業未？」靜子太息答余妹曰：「吾欲爲三郎製領結，顧累日未竟，吾乃真濡穉也。」余既知余妹未睡，轉身欲返，忽復聞靜子淒聲和淚細詰余妹曰：「吾妹知阿兄連日，胡因鬱鬱弗舒，恆露憂思之狀耶？」余妹答曰：「吾亦弗審其由。今日尙見阿兄獨坐齋中，淚潛潛下，良匪無以，妹誠愕異，又弗敢以稟阿孃。吾姊何以教我，慰阿兄耶？」靜子曰：「顧乃無術。惟待余等歸期，吾妹努力助我，要阿兄同行，吾甯家，則必有以舒阿兄鬱結。阿兄蒞吾家，兼可與吾妹劇談破寂，豈不大妙？不觀阿兄面龐，近日十分消瘦，令人滋恨。恨今有一言相問吾妹，妹知阿母阿姨或阿姊，嚮有何語，吩咐阿兄否？」余妹曰：「無所聞也。」靜子不語，久之微呻曰：「抑吾有所開罪阿兄耶？余雖勿慧，曷遂相見棄！」言至此，噫焉而止。復曰：「待明日，但乞三郎加示喻耳。」靜子言時，淒咽不復成聲。余猛觸彼美沛然至情，萬緒悲涼，不禁欷歔泣下，乃歸和衣而寢。

## 第十九章

天將破曉，余憂思頓釋，自謂覺得安心立命之所矣。盥漱既訖，於是就案，搦管構思，憮然少間，力疾書數語於箋素云：

「靜姊妝次嗚呼，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！余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吾姊盛情殷渥，高義千雲，吾非木石，云胡不感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，遭世有難言之恫，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，擾吾姊此生哀樂耶？今茲手持寒錫，作遠頭陀矣。塵塵剝剝，會面無因；伏維吾姊，貸我殘生，外復何云？倏忽離家，未克另稟阿姨阿母，幸吾姊慈悲哀愍，代白此心，並婉勸二老，切勿悲念頑兒身世，以時強飯加衣，卽所以憐兒也。弟三郎含淚頂禮。」

畢書，卽易急裝，將箋暗納於鞞骨細盒之內；盒爲靜子前日盛果饌，余意行後，靜子必能檢盒得箋也。摒擋既畢，舉目見壁上銅鐘，鏘鏘七奏，一若催余就道者。此時阿母阿姨，咸在寢室，爲余妹理衣飾。靜子與廚娘女侍，則在廚下，都弗余覺。余竟自闌柵潛行，行數武，余迴顧，忽見靜子亦匆匆踵至，綠髮垂於耳際，知其還未櫛掠，但倉皇呼曰：「三郎，侵晨安適？夜來積雪未消，不宜出行。且晨餐將備，曷稍待乎？」余心爲赫然，卽脫冠致敬，恭謹以答曰：「余近日

疎慵特甚，忘却爲阿姊道晨安，幸阿姊恕之。吾今日欲親自灑不動尊神，須趁雪未溶時往耳。敬乞阿姊勿以釋弟爲念。」靜子趨近余前，愕然作聲問曰：「三郎顏色奚爲乍變得毋感冒？」言畢，出其膩潔之手，按余額角，復執余掌言曰：「果熱度騰湧。」三郎此行可止，請速歸家，就榻安歇，待吾稟報阿母。」言時聲顫欲嘶。余即陳謝曰：「阿姊太過細心，余惟覺頭部微暈，正思外出，吸取清氣耳。望吾姊勿尼吾行。二小時後，余即留家可乎？」靜子以指掠其髮絲，微歎不余答。久乃嬌聲言曰：「然則吾請侍三郎行耳。」余急曰：「何敢重煩玉趾，余一人行道上，固無他慮。」靜子似弗釋，含淚盼余喟然答曰：「否。粉身碎骨，以衛三郎，亦所弗惜。况區區一行耶？」望三郎莫累累見却，卽幸甚矣。」余更無詞固拒，權伴靜子逡巡而行。道中積雪照眼，余略顧靜子芙蓉之靨，襯以雪光，莊豔絕倫，吾魂又爲之蕩然而搖也。靜子頻頻出素手，謹炙余掌，或捫余額，以規熱度有無增減。俄而行經海角砂灘之上，時值海潮初退，靜子下其眉睫，似有所思。余囑靜子清濯已極，且有淚容，心滋惆悵，遂扶靜子腰圍，央其稍歇。靜子脈脈弗語，依余憩息於細軟乾砂之上。此時余神志爲爽，心亦鎮定，兩鬢熱度盡退，一如常時，但靜默不發一言。靜子似漸釋其悲梗，尙復含愁注視海上波光，久久，忽爾扶余臂愀然問曰：「三郎，何思之



深也？三郎或勿訝吾言唐突耶？前接香江郵筒，中附褪紅小簡，作英吉利書，下署羅弼氏者，究屬誰家搢尾才子，可得聞乎？吾觀其書法斌媚動人，甯讓簪花格體？奈何以此蠻行鳥絲，惑吾三郎，快快至此田地。余以私心決之，三郎意似憐其薄命如櫻花然者。三郎今茲肯爲我傾吐其詳否耶？余無端聞其細膩酸咽之詞，以余初不宿備，故噤不能聲。靜子續其聲韻曰：「三郎，胡爲緘口如金人，固弗容吾一聞芳訊耶？」余遂遙報曰：「彼馬德利產，其父卽吾恩師也。」靜子聞言，目動神慌，似極慘怛，故遲遲言曰：「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，三郎固豈能忘懷者？」言畢，哆其脣櫻，迴波注睇吾面，似細察吾方寸作何嚮背。余略引目視靜子，玉容瘦損，忽而慧眼含紅欲滴，余心知此子固天懷活潑，其此時情波萬疊而中沸矣。余情況至窘，不審將何詞以答；少選，遽作莊容而語之曰：「阿姊當諒吾心，絮問何爲？余實非有所戀戀於懷。顧余素快，快不自聊者，又非如阿姊所料。余周歷人間至苦，今已絕意人世，特阿姊未之知耳。」余言畢，靜子揮其長袖，掩面悲咽曰：「宜乎三郎視我，漠若路人；余固烏知者？」已而復曰：「嗟乎，三郎，爾意究安屬？心向麗人則亦已耳，甯遂忽然弗爲二老計耶？」余聆其言，良不自適，更不忍傷其情款。所謂藕斷絲連，不其然歟？余遂自綰愁絲，陽慰之曰：「穉弟胡敢者，適戲言耳，阿姊

何當介蒂於中，令穉弟皇恐無地，實則余心緒不寧，言乃無檢。阿姊愛我既深，尙冀阿姊今以怒道加我，感且無任耳！阿姊其見宥耶？」靜子聞余言，若喜若憂，垂額至余肩際，方含意欲申；余即撫之曰：「悲乃不倫，不如歸也。」靜子愁悵略釋，盈盈起立，捧余手重復親之，言曰：「三郎，記取後此無論何適，須約我偕行，寸心釋矣。若今晨匆匆自去，將毋令人懸念耶？」

余卽答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靜子此時俯身，拾得虹紋貝壳，執玩反覆，旋復置諸砂面，爲狀似甚樂也。已而駢行，天忽陰晦，欲雪不雪，路無行人。靜子且行且喟，余慄慄惴懼不已，乃問之曰：「阿姊奚歎？」靜子答曰：「三郎有所不適，吾心至懼。」余曰：「但願阿姊寬懷。」此時已近山脚孤亭之側，離吾家祇數十武，余停履謂曰：「請阿姊先歸，以慰二老。小弟至板橋之下，拾螺蛤數枚，歸貽妹氏，容緩二十分鐘甯家。第恐有勞垂盼。阿姊願耶？否耶？」靜子曰：「甚善。余先歸爲三郎傳朝食。」言畢，握余手略鞠躬，言曰：「三郎早歸。吾僭令妹侍伺三郎，同御晨餐。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。」余垂目細瞻其雪白冰清之手，微現齒藍脈線，良不忍遽釋，惘然久之。因曰：「敬謝阿姊禮我。」

## 第二十章

余日送靜子、珊瑚行後，喟然而歎曰：「甚矣，柔絲之絆人也！」余自是力遏滯瀾，亟轉山脚疾行。漸前，適有人夫牽空車一輛，余招而乘之，逕赴車站，購票訖，汽車即發。二日半，經長崎，復乘歐船西渡。余方豁然動念，遂將靜子、曩日所媵鳳文、羅簡之屬，沉諸海中，自謂憂患之心都泯。更二日，抵上海，余即日入城，購僧衣一着，易之，蕭然嚮武林去。以余素慕聖湖之美，今應順道酬吾夙願也。既至西子湖邊，盈眸寂樂，迴絕塵寰。余復泛瓜皮舟，之茅家埠。既至，余舍舟，肩挑被席數事，投靈隱寺，即宋之問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處也。余進山門，復至客堂，將行李放堂外左邊，即自往右邊鵠立。久久，有知客師出問曰：「大師何自而來？」余曰：「從廣州來。」知客聞言欣然曰：「廣東富饒之區也。」余弗答，摩襟出牒示之。知客審視牒訖，復欣然，導余登南樓安息。余視此樓頗廣，丁方可數丈，樓中一無所有，唯灰磚數方而已。迄薄暮，齋罷，余急就寢，即以灰磚代枕。入夜，余忽醒，弗復成寐，又聞樓中作怪聲甚厲。余心驚疑是間有鬼，慘慄不已，急以絨氈裹頭，力閉余目。雖汗出如瀋，亦弗敢少動。漫漫長夜，不勝苦悶。天甫遲明，聞鐘聲，即起，詢諸守夜之僧，始知樓上嚮多鬆鼠，故發此怪聲，來往香客，無不驚訝云。晨粥既畢，主持來屬余曰：「師遠來，晨夕無庸上殿，但出山門掃枯葉柏子，聚而焚之。」余曰：「謹受

激。『過午，復命余將冷泉亭，石脚衰草剔淨。如是安居五日，過已，余頗覺儻然自得，竟不識人間有何憂患，有何恐怖。聽風望月，萬念都空，惟有一事，不能無憾：以是間風景爲聖湖之冠，而冠蓋之流，往來如鱗，竟以清淨山門，爲凡夫俗子宴遊之區，殊令人弗堪耳。

## 第二十一章

余一日無事，偶出春涼亭眺望，忽見壁上新題，墨痕猶溼。余細視之，卽捐官竹枝詞數章也，其詞曰：

二品加銜四品階，皇然綠轎四人抬。黃堂半跪稱卑府，白簡通詳署憲臺。督撫請談當座揖，臬藩接見大門開。便宜此日稱觀察，五百光洋買得來。

大夫原不會醫生，誤被都人喚此名。說夢但求升道府，升階何敢望參丞。外商吏禮皆無分，兵戶刑工浪掛名。一萬白銀能報效，燈籠馬上換京卿。

一塵分省出京華，藍頂花翎到處跨。直與翰林爭俸滿，偶兼坐辦望釐差。大人兩字憑他叫，小考諸童聽我枷。莫問出身清白否，有錢再把道員加。

工賤捐輸價便宜，白銀兩百得同知。官場逢我稱可馬，照壁憑他畫大獅。家世問來皆票局，大夫買去署門楣。怪他多少功牌頂，混我胸前白鷺鷥。

八成遇缺儘先班，銓補居然父母官。刮得民膏還夙債，掩將妻耳買新歡。若逢苦缺遠求調，偏想諸曹要請安。別有上台饒不得，一年節壽又分餐。

補掛朝珠頂似晶，冒充一個狀元郎。教官都作加銜用，殷戶何妨苦缺當。外放祇能掄刺史，出身原是做廚房。可憐我缺悲公等，丟了金錢要發狂。

小小京官不足珍，素珠金頂亦榮身。也隨編檢稱前輩，曾向王公作上賓。借與招牌充雜匠，呼來雅號冒儒臣。銜條三字翰林院，誑得家人喚大人。

余讀至此，謂其詞雅謔。首章指道員，其二郎中，其三知府，其四同知，其五知縣，其六光祿寺署丞，其七待詔，惜末章爲風雨剝滅，不可辨，只賸「天喪斯文人影絕，官多捷徑士心寒」一聯而已。此時科舉已廢，蓋指留學生而言也。余方欲行，適有少年比丘，負囊而來。余觀其年可十六七，面帶深憂極恨之色。見余卽蕭容合十，向余而言曰：「敬聞阿師，此間能容我掛單否乎？」余曰：「可，吾導爾至客堂。」比丘曰：「阿彌陀佛。」余曰：「子來從何許？觀子形容，勞

困已極，吾請助子負囊。」比丘鬻燈曰：「謝師厚意，吾果困頓，如阿師言。吾自湖南來者，吾發願參禪十方，形雖枯槁，第吾心中懊惱，固已淨盡無餘，且勿知苦爲何味也。」

## 第二十二章

晚上比丘與余同歇樓上，余視其衣單，均非舊物，因意其必爲新剃渡，又一望可知其中心實有千端愁恨者。遂叩之曰：「子出家幾載？」比丘聆余言，沉思久之，凄然應余曰：「吾削髮僅月餘耳。阿師待我殊有禮義，中心甯弗感蒙？我今且語阿師以吾何由而出家者。」吾恨人也，自幼失怙恃，吾叔貪利，鬻余於鄰邑巨家爲嗣。一日，風雨淒迷，余靜坐窗間，讀唐五代詞，適鄰家有女，亦於斯時當窗刺繡。余引目望之，絕代容華，如天仙臨凡也。然余初固不敢稍萌妄念。忽一日，女繕一小小蠻箋，以紅線輕繫於蜻蜓身上，令徐徐飛入余窗，蓋鄰窗與余窗斜對，僅離六尺，下有小河相界耳。余得箋，循還誦，心醉其美，復豔其情，因歎曰：「吾何修而能枉天仙下盼耶？」由是夢魂，竟被鄰女牽繫，而不能自作主持矣。此後朝夕必臨窗對晤，且餽余以錦繡文房之屬，吾知其家貧親老，亦厚報之以金，如是者屢矣。」一日，女復自繡秋海棠

筆袋，實以旃檀香屑見貺。余感鄰女之心，至於萬狀，中心自念，非更得金以酬之，無以自對良心也。顧此時阮囊羞澀，遂不獲已，告貸於傭僕，不料僕陽諾而陰違，諸吾義父之前。翌晨，義父嚴責余曰：「吾素愛汝，汝竟行同浪子耶？吾家斷無容似汝敗行之人，汝去。」義父言畢，即草一函，囑余挈歸，致吾叔父。余受函入房，女猶倚窗迎余含笑。余正色告之曰：「今日見擯於老父，後此何地何時，可圖良會耶？」女聆余言，似不歡，怫然豎其一指，逡巡答余曰：「今夕無月，君於十一句鐘，以舴艋至吾屋後，君能之乎？」余亟應曰：「能之。」余既領香諭，自以爲如天之福也，卽歸至家。叔父詰余曰：「汝語我，將錢何所用，賭耶？交游無賴耶？」余唯恭默，不敢答一辭，恐直言之，則鄰女聲名瓦解，是何可者？俄頃，叔又復問曰：「汝究與誰人賭耶？」余弗答如故。遂益中吾叔父之怒，乃以桐城菸斗，亂刺余肩。余忍痛不敢少動，又不敢哭。黃昏後，余潛取鄰舍漁舟，肩痛不可忍，自念今夕不行，將負諾，則痛且死，亦安能格我者？遂勉力搖舟，歎乃而去。及至其宅，剛九句鐘，余心滋懣，竟忘痛楚，停橈於屋角。待久之，不見人影，良用焦憂。忽驟雨如覆盆，余將孤艇駛至牆緣芭蕉之下，冒風雨而立，直至四更，亦復杳然。余心知有變，躍身入水，無知覺已。「迄余漸醒，四隅竹籬茅舍，知爲漁家，一翁一媪，守余側，頻以手按余

胸次甚殷。余突然問曰：「叟及夫人，拯吾命耶？然余誠無面目，更生人世。」「媼曰：「悲哉，吾客也。客今且勿言。天必祐客平安無事，吾謝天地。」余聞媼言辭溫厚，不覺墮淚，悉語以故。媼白髮婆娑，搖頭歎曰：「天下負心人兒，比比然也。客今後須知自重。」「叟曰：「勉乎哉，客今回頭是岸，佳也。」余收淚，跪別翁媼而行，莫審所適，悲騰恨溢，遂入岳麓爲僧。乃將腰間所繫海棠筆袋，并香屑葬於飛來鐘樹脚之側。後此附商人來是聞。今茲茫茫宇宙，又烏覩所謂情，所謂恨耶？」余聞湘僧言訖，歷歷憶及舊事，不能甯睡。忽依稀聞慈母責余之聲，神爲聳然而動，淚滿雙睫，頓發思家之感。翌朝，余果病不能興。湘僧晨夕爲余司湯藥粥，各事余，輒於中夜感激涕零，遂與湘僧爲患難交。後此湘僧亦備審吾隱恫，形影相弔，無片刻少離。余病兼旬，始獲清健，能扶杖出山門眺望，潭映疏鐘，清人骨髓。

## 第二十三章

忽一日監院過余言曰：「明日中元節，城內麥家有法事，首座命納應赴，並詢住僧之中，誰合選爲同伴者。納以師對首座喜甚。道師沉靜寡言，足壯山門風範，能起十方宗仰。且麥氏



亦嶺南人，以師歎治，較他人方便，此吾儕不得不惜重於吾師也。」余答曰：「余出家以來，未嘗習此舍香讚、心經、大悲咒，而外一無所能。忍辱命，奈何？」監院曰：「瑜伽焰口，只此亦夠。尚有侍者三人，於諸事殊練達。師第助吾等敲木魚及添香翦燭之外，無多勞。萬望吾師勿辭辛苦，則常住增光矣。」余不獲已，允之。監院欣然遂去。余語湘僧曰：「此無益於正教，而適爲人鄙夷耳。應赴之說，古未之聞。昔白起爲秦將，坑長平降卒四十萬。至梁武帝時，詔公習者，提斯悲慘之事，用警獨夫好殺之心，幷示所以濟拔之方。武帝遂集天下高僧，建水陸道場七晝夜，一時名僧咸赴其請。應赴之法，自此始。」余嘗攷諸內典，昔佛在世，爲法施生，以法教化四生。人間天上，莫不以五時八教，次第調停而成熟之。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，恢弘其道。迨佛滅渡後，阿難等結集三藏，流通法寶。至漢明帝時，佛法始入震旦。唐宋以後，漸入澆漓，取爲衣食之資，將作販賣之具。嗟夫，異哉！自己未度，焉能度人？譬如下井救人，二俱陷溺。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，今我以法與人，人以財與我，是謂貿易，云何稱施？况本無法與人，徒資口給耶？縱有虔誠之功，不贖貪求之過。若復苟且將事，以希利養，是謂盜施主物，又謂之負債用。律有明文，呵責非細。」湘僧曰：「阿師言深有至理，令人不可置一詞也。第余又不解誌公胡必作此懺儀，

延誤天下蒼生耶？余曰：「誌公本是菩薩化身，能以圓音利物。唐持梵唄，已無補秋毫。矧在今日凡僧，更何益之有？雲棲廣作懺法，蔓延至今，徒誤正修，以資利養，流毒沙門，其禍至烈。至於禪宗本無懺法，而今亦相率崇效，非宜深戒者乎？願吾與子，俱是正信之人，既皈依佛，但廣說其四諦八正道，豈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同日語哉？」湘僧曰：「善哉！馬鳴菩薩言，諸菩薩舍妄一切顯真實，諸凡夫覆真一切顯虛妄。」

## 第二十四章

明日，余隨監院蒞麥氏許，然余未嘗詢其爲何名，隸何地，但知其爲宰官耳。入夜，法事開場，此余破題兒第一遭也。此時男女疊肩環觀者甚衆。監院垂睫合十，朗念真言，至「想骨肉已分離，觀音容而何在」聲至淒惻，及至「嗚呼。杜鵑叫落桃花月，血染枝頭恨正長」又「昔日風流都不見，綠楊芳草鬪饑寒」又「將軍戰馬今何在，野草閒花滿地愁」等句，則又悲絕無倫。斯時舉屋之人，咸屏默無聲，注矚余等。余忽聞對壁座中，有嬰兒細碎之聲，言曰：「殆此人無疑也。迴憶垂髫，恍如隔世，甯勿凄然」時復有男子太息曰：「傷哉，果三郎其人也。」

余驟聞是言，豈不驚怛？余此際神色頓變，然不敢直視。女郎復曰：「似大病新瘥，我知三郎固  
有難言之隱耳。」余默察其聲音久之，始大悟其卽麥家兄妹，爲吾鄉里，又爲總角同窗。計相  
別五載，想其父今爲宦於此，回首前塵，徒增浩歎耳。憶余竊香江時，與麥氏兄妹結鄰於賣花  
街。其父固性情中人，意極可親，御我特厚，今乃不期相遇於此，實屬前緣。余今後或能藉此一  
詢吾舊鄉之事，斯亦足以稍慰飄零否耶？

余心於是鎮定如常。黎明，法事告完，果見僮僕至余前揖曰：「主人有命，請大師賈臨書  
齋便飯。」余卽隨之行。此時同來諸僧，咸駭異，以彼輩未嘗知余身世，彼意謂余一人見招，必  
有殊榮極寵。蓋今之沙門，雖身在蘭閣，與情趣纏蕩者，固如是耳！及余至齋中，見餐事陳設甚  
盛：有菹菜，有醋魚，五香腐乾，桂花栗子，紅菱藕粉，三白西瓜，龍井虎跑茶，上蔣虹字腿，此均爲  
余特備者。余心默感麥氏，果依依有故人之意，足徵長者之風。於此炎涼世態中，已屬鳳毛麟  
角矣。少須，麥氏攜其一子一女出齋中，與余爲禮。余諦認麥家兄妹，容顏如故，戲采娛親，而余  
抱無涯之戚，四顧蕭條，負我負人，何以堪此？因掩面哀咽不止。麥氏父子，深形悽愴，其女公子  
亦不覺爲余而作啼妝矣。

無語久之，麥氏撫余莊然言曰：「孺子毋愁爲幸。吾久弗見爾。先是聞鄉人言，吾始知爾已離俗，吾正深悲爾天資俊爽，而世路淒其也。吾去歲挈家人僑居於此，昨夕兒輩語我，以爾來吾家作法事，令老夫驚喜交集。老夫髦矣，不料猶能會爾，甯謂此非天緣耶？爾父執之婦，昨春遷居香江，死於喉疫。今老夫願爾勿歸廣東。老夫知爾了無凡骨，請客吾家，與豚兒作伴，則爾於余爲益良多。爾意云何者？」余聞父執之妻，早年去世，滿懷悲感，歎人事百變叵測也。

## 第二十五章

余收淚啓麥氏曰：「銘感丈人，不以殘軀見棄，中心誠皇誠恐，將奚以爲報？然寺中尙有湘僧，名法忍者，爲吾至友，同居甚久，孺子實不忍離之。後此孺子當時叩高軒侍教，丈人其恕我乎？」麥氏少思，竊然言曰：「如是亦善，吾唯恐寺中苦爾。」余卽答曰：「否，寺僧遇我俱善敬謝丈人，垂念小子，小子何日忘之？」麥氏喜形於色，引余入席，願桌上浙中名品咸備，奈余心懷百憂，於此時亦味同嚼蠟耳。飯罷，余略述東歸尋母事，麥氏舉家靜聽，感喟無已。麥氏家夫入遷其太夫人，亦在座中，爲余言天心自有安排，屬余屏除萬慮，余感極而繼之以泣。及余辭

行，麥家夫人出百金之票授余，屬曰：『孺子莫拒，納之用備急需也。』余拜却之曰：『孺子自返子起行時，已備二百金，至今還有其半，在衣襟之內。此恩吾唯心領，敬謝夫人。』余歸山門。越數日，麥家兄妹同來靈隱，視余於冷泉亭。余乘間問雪梅近况何若。初，兄妹皆隱約其辭，余不得端倪。因再叩之。凡三次，其妹微蹙其眉，太息曰：『其如玉葬香埋何？』余聞言幾踣，退立震攝，顰胸大恫曰：『果不幸耶？』其兄知旨，急摻余臂曰：『女弟孟浪，焉有是事？實則……』語至此，轉復慰余曰：『吾愛友三郎，千萬珍重。女弟此言非確，實則人傳彼姝春病頗劇耳。然吉人自有天相，萬望吾愛友切勿焦慮，至傷玉體。』余遂力遏其悲。是日，麥家兄妹，復邀余同歸其家。翌晨，余偶出後苑噓氣，適逢其妹於亭橋之上，扶闌凝睇，如有所思。既見余至，不禁紅上梨渦，意不忍萬隴中佳人將消息耳。余將轉身欲行，其妹迴眸一盼，嬌聲問曰：『三郎其容我導君一遊苑中乎？』余即鞠躬，莊然謝曰：『那敢有勞玉趾？敬問賢妹一言，雪梅究存人世與否？賢妹可詳見告歟？』其妹嚶然而呻，輒搖其首曰：『諺云：『繼母心肝，甚於蛇虺。』不誠然哉？前此吾居鄉間，聞其繼母力逼雪姑爲富家媳，迨出閣前一夕，竟絕粒而夭。天乎！天乎！鄉人咸悲雪姑命薄，吾則歎人世之無良，一至於此也！』余此時確得躡信，乃失聲而哭，急馳返

山門，與法忍商酌，同歸嶺海，一弔雪梅之墓，冀慰貞魂。明日午後，麥氏父子，親送余等至拱宸橋，揮淚而別。

## 第二十六章

余與法忍至上海，始悉襟間銀票，均已不翼而飛；故不能買舟，遂與法忍決定行脚同歸。沿途託鉢，蹭蹬已極。逾歲，始抵橫蒲關，入南雄邊界。既過紅梅驛，土人言此去俱爲坦途，然水行不一由，延能達始興。余二人儘出所蓄，尙可敷舟資及糧食之用，於是揚帆以行。風利，數日遂過瀆水，至始興縣，余二人憂思稍解。是夕，維舟於野渡殘楊之下，時涼秋九月矣，山川寥寂，舉目蒼涼。忽有西北風滿颯過耳，余悚然而聽之，又有巨物嗚嗚然襲舟而來，竟落燈光之下，如是者絡繹而至，余異而矚之，約有百數，均圍臍胖蟹也。此爲余初次所見，頗覺奇趣。法忍語余曰：『吾聞丹鳳山，去此不遠，有張九齡故宅，吾二人明晨當紆道往觀。』又曰：『惜吾兩人不能痛飲，否則將此蟹煮之，復入村沽黃醪無量，爾我舉匏樽以消幽恨。奈何此夕百憂感其心耶！』語次，舟子以手指楓林曠刹告余二人曰：『此卽懷庵古蘭若也，金碧飄零盡矣。父老

相傳，甲申三月，吾族遺老營師於此；不觀腐草轉燐，至今猶在。嗟乎，風景依然，而江山已非甯不令人慨然生感，歎歎不置耶？」迨余等將睡，忽而黑風暴雨遽作。余謂法忍：「今夕不能住宿舟中，不若同往荒殿少避風雨，明日重行。」法忍曰：「善。」余二人遂辭舟子，向楓林摩道而入。既至山門，繚垣傾圮殆盡，扉亦無存者。及入，殿中都無聲響，唯見佛燈，光搖四壁。殿旁有甬道，通一耳室，余意其爲住僧寮房，故止步弗入。法忍手捫碑上題詩，讀曰：「十郡名賢請自思，座中若個是男兒。鼎湖難挽龍髯日，鴛水爭持牛耳時。哭盡冬青徒有淚，歌殘滌碧竟無詩。故陵麥飯誰澆取，贏得空堂酒滿卮。」余曰：「此澹歸和尚貽吳梅村之詩也。當日所謂名流，忍以父母之邦，委於羣胡，殘暴戮辱，亦可想而知矣。澹歸和尚固是頂天立地，一堂堂男子。嗚呼，丹雘一矩，遺老幽光，至今猶屈而不申，何天心之憤憤也。」時暴雨忽歇，余與法忍無言，解袂臥於殿角。余陡然從夢中驚醒，時萬籟沉沉，微聞西風振籜，參以寒蟲斷續之聲；忽有念蓼莪之什於側室者，其聲酸楚無倫。聽至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句，不禁沈沈大恫，心爲摧折。晨興，天無宿翳。余視此僧，嗚呼，卽余乳媪之子潮兒也。余愕不止，潮兒幾疑余爲鬼物，相視久之，悲咽萬狀曰：「阿兄歸幾日矣？」余曰：「昨夕抵此，風雨兼天，故就宿殿內。賢弟何故

失容阿母無恙耶？」潮兒未及發言，已簌簌落淚，白余言曰：「慈母見背，吾心悲極爲僧，廬墓於此，三經弦望矣。」余聞言，震越失次，趨前抱潮兒而慟哭曰：「吾意歸南海，必先見吾媪。余自襁褓，獨媪一人憐而撫我，不圖今已長眠。天乎，吾媪養育之恩，吾未報其萬一。天乎，吾心胃都碎矣！」既而潮兒導余等出西院門，至其亡母墓前，黃土一坯，白楊蕭蕭，山鳥哀鳴其上。余同法忍俯伏隕涕。潮兒拭淚言曰：「亡母感古裝夫人極矣，舍古裝夫人而外，欲得一賜惠之人，無有也。吾前月奉去一櫛，不知阿兄適歸。今會阿兄於此，亦余夢魂所不及料，實非蒼天垂愍，先母重泉慰矣。」

## 第二十七章

余等暫與潮兒爲別，遂向雪梅故鄉而去。陸行假食，凡七晝夜，始抵黃葉村。讀者尙憶之乎，村即吾乳媪前此所居，吾嘗於是村爲園丁者也。願吾乳媪舊屋，既已易主，外觀自不如前，觸目多愁思耳。余與法忍投村邊破寺一宿。晨曦甫動，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，卽當行阡陌間。此時余心經時百轉，誠無以對吾雪梅也。既至雪梅故宅，余跨立，迴念當日賣花經此，猶如昨



晨耳。誰料雲鬢花顏，今竟化煙而去？吾憾綿綿，甯有極耶？嗟乎，雪梅亦必當憐我於永永無窮！余羈縻世網，亦懣懣欲盡矣。唯思余自西行以來，慈母在家，盼余歸期，直泥牛入海，何有消息？余誠冲幼，竟敢將阿姨、阿母殘年期望，付諸滄海。思之余罪，又甯可追耶？此時余乃戰兢而前，至門次，顫聲聯呼：「施主，施主。」少選，小娃出，余審視之，果前此所遇侍兒，遺余以金者。侍兒忽而却立，面容喪失，凝眸盼余二人，若識若不識。余未發言，寸心碎礫，且哭且叩。侍兒曰：「子還憶賣花人否耶？雪姑今葬何許？幸子導吾一往，則吾感子恩德弗盡。吾今急不擇言，以表吾心，望子憐而恕我。」侍兒聞余言，始爲凜然，繼作怒容；他顧久之，厲聲曰：「異哉！先生，人既云亡，哭胡爲者？曾謂雪姑有負於先生耶？試問鬻花郎，吾家女公子爲誰魂斷也？」言至此，復相余身，雙頰殷然，含頰言曰：「和尚行矣，恕奴無禮，以對和尚。」語已返身，力闔其扉。余正垂首，無由申辯，不圖竟爲僮娃峻絕，如割余以刃也。余呆立幾不欲生人世。良久，法忍殷殷慰藉，余不覺自緩其悲，乃轉身行，法忍隨之。旣而就村間叢塚之內遍尋，直至斜陽垂落，竟不得彼姝之墓。俄而諸天曠黑，深沉萬籟，此際但有法忍與余相對呼吸之聲而已。余低聲語法忍曰：「良友已矣，吾不堪更受悲愴矣！吾其了此殘生於斯乎？」法忍聞余言，仰首闕天，少選，以悲極

之聲，百端慰解，並勸余歸寺，明日更尋歸途。余頹偃如尸，幸賴法忍扶余，迤邐而行。嗚呼！踏遍北邙三十里，不知何處葬卿卿！讀者思之，余此時愁苦，人間甯復吾匹者？余此時淚盡矣；自覺此心竟如木石，決歸省吾師靜室，復與法忍束裝就道。而不知彌天幽恨，正未有艾也。

### 絳紗記

壘鸞曰：余友生多哀怨之事；顧其情楚惻，有落葉哀蟬之歎者，則莫若夢珠。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，然後述余遭遇，以眇躬爲書中關鍵，亦流離辛苦，幸免橫天，古人所以畏蜂螫也。夢珠名瑛，姓薛氏，嶺南人也。瑛少從容澹靜，邑有醇儒謝蠡者，與瑛有恩舊，嘗遣第三女秋雲，與瑛相見，意甚戀戀。瑛不願秋雲以其驕尙，私送出院，解所佩瓊琚，於懷中探絳紗，裹以授瑛，瑛奔入市貨之，徑詣慧龍寺披髮，住廚下刈筍供僧。一日，與沙彌爭食五香餠子，寺主叱責之，負氣不食累日。寺主愍念其來，薦充南澗寺僧錄。未幾，天下擾亂，於是巡錫印度，緬甸，暹羅，耶婆堤，黑齒諸國。尋內渡，見經笥中，絳紗獨在，頗涉冥想，遍訪秋雲不得，遂抱羸疾。時楊文愛程創，原創立砥洎精舍於建鄴，招瑛爲英文教授。後楊公歸道山，瑛沈迹無所；或云居蘇州滾繡坊。

或云教習安徽高等學堂，或云在湖南岳麓山，然人有於鄧尉聖恩寺見之者。鄉人所傳，此其大略。

余束髮受書，與英友善，在香港皇娘書院，同習歐文。英逃禪之後，於今屢易寒暑，無從一通音問，余每臨風未嘗不嘆息也。戊戌之冬，余接舅父書，言星洲糖價，利市三倍，當另辟糖廠，促余往以資臂助。先是舅父孟賈，販茗爲業，旋棄其業，之星嘉坡，設西洋酒肆，兼爲糖商，歷有年所，舅氏姓趙，素亮直，卒以糖禍而遭厄艱。余部署既訖，淹遲三日，余挂帆去國矣。余抵星嘉坡，卽居舅氏別廬，別廬在植園之西，嘉樹列植，景頗幽勝。舅父知余性疏懈，一切無營省，僅以家常瑣事付余，故余甚覺蕭閑自適也。一日，爲來復日之清晨，鳥聲四噪。余偶至植園遊涉，忽於細草之上，拾得英文書一小冊，郁然有椒蘭之氣，視之，乃沙浮紀事。吾聞沙浮者，希臘女子，騷賦辭清而理哀，實文章之冠冕。余坐石披閱，不圖展卷，卽余友夢珠小影赫然夾書中也。余驚愕，見一縞衣女子，至余身前，俯首致禮。余捧書起立，恭謹言曰：「望名姝恕我非儀。」此書得毋名姝所遺者歟？」女曰：「然。感謝先生，爲萍水之人還此書也。」余細瞻之，容儀綽約，出於世表。余放書石上，女始出其冰清玉潔之手，接書禮余，徐徐款步而去。女束髮拖於肩際，殆

昔之墮馬之垂鬟也；文裾搖曳於碧草之上，同爲晨曛所照，互相輝映。俄而香塵已香，余歸，百思莫得其解。蠻荒安得誕此俊物？而吾友小影，又何由在此女書中？以吾卜之，此女必審夢珠行止。顧余逢此女爲第一次，後此設得再遇者，須有以訪吾友朕兆。而美人家世，或蒙相告，亦未可知。積數月，親屬容家招飲，余隨舅父往，諸戚晚父執見余極歡。余對席有女郎，挽靈蛇髻者，姿度美秀。舅父謂余曰：「此麥翁之女公子五姑也。」余聞言，不審所謂。筵既撤，賓客都就退閑之軒。余偷矚五姑，著白絹衣，曳蔚藍紈裙，腰玫瑰色繡帶，意態蕭閑。舅父重命余與五姑敬禮。五姑迴其清盼，出手與余，卽曰：「今日見阿兄，不勝欣幸。暇日願有以教輟學之人。」音清轉若新鶯。余鞠躬謝不敏，而不知余舅父胸有成竹矣。他日，麥翁挈五姑過余許，禮意甚殷。五姑以白金時表贈余。厥後五姑時來清譚，蟬嫣柔曼。偶橫觸綺衣女子，則問五姑，亦不得要領。余一日早起，作書二通，一致廣州問舅母安；一致香山，請吾叔暫勿招工南來。因聞鄉間有秀才造反，誠恐劣紳捏造黑白。書竟，燃呂宋烟吸之，徐徐吐連環之圈。忽聞馬嘶聲，余卽窗外盼，見五姑撥馬首，立棠梨之下；馬純白色，神駿也。余下樓迎迓。五姑揚腋下騎，余雙手扶其腰圍，輕若燕子。五姑是日服窄袖胡服，編髮作盤龍髻，戴日冠。余私謂妹喜冠男子之冠，梁亡天

下，何晏服婦人之服，亦亡其家，此雖西俗，甚不宜也。適侍女具晨餐，五姑去其冠同食，既已，舅父同一估客至，言估客遠來，欲觀糖廠；五姑與余，亦欲往觀。估客、舅父同乘馬車，余及五姑策好馬，行驕陽之下，過小村落甚多。土人結茅而居，夾道皆植酸果樹，棲鴉流水，蓋官道也。時見吉靈人焚迦算香拜天，長幼以酒牲祭山神。五姑語余，此日爲三月十八日，相傳山神下降，祭之終年可免瘴癘。旁午始達糖廠，廠依山面海，山竣，培植佳，嘉果纍纍。巴拉橡樹甚盛，歐人故多設橡皮公司於此，則吾國人亦多以橡皮股票爲奇貨。山下披拖彌望，儘是蔗田。舅父謂余曰：「此片蔗田，在前年，已值三十萬兩有奇，在今日，或能倍之；半屬麥翁，半余有也。」余見廠中重要之任，俱屬英人。傭工於廠中者，華人與孟加拉人參半。余默思廠中主要之權，悉操諸外人之手，甚至一司簿記之職，亦非華人；然則舅父此項營業，殊如累卵。余等瀏覽一週，午膳畢，遂歸。行約四五里，余頓覺胸膈作惡，更前里許，余解鞍就溪流，踞石而嘔。五姑急下騎，趨致問故。余無言，但覺徧體發熱，頭亦微痛。估客一手出表，一手執余脈按之，語舅父曰：「西嚮有聖路加醫院，可速往。舅父囑五姑偕余乘坐馬車，估客、舅父并馬居後。比謁醫，醫曰：『恐是猩紅熱。余療此症多，然上帝靈聖，余或能爲復也。』舅父囑余齋臥，請五姑暫陪視余，玉姑誌

舅父，估客匆匆辭去。余入暮一切惛惚，比晨，路覺清爽，然不能張余腿，微聞有聲，嚶然而呼曰：「玉體少安耶？」良久，余斗憶五姑，更憶余臥病院中。又久之，始能豁眸，時微光徐動，五姑坐余側，知余醒也，撫余心前，言曰：「熱退矣。謝蒼蒼者佑吾兄無恙。」余視五姑，衣不解帶，知其徹曉未眠。余感愧交迸，欲覓一言謝之，乃吶吶不能出口。餓舅父，麥翁策騎來視余。醫者曰：「此爲險症，新至者罹之，輒不治。此子如天之福，靜攝兩來復，可離院矣。」舅父甚感其言。麥翁遇余倍殷渥，囑五姑勿違寧家。舅父，麥翁行，五姑送之，倏忽復入余病室，夜深獨殷勤問余所欲。余居病院，忽忽十有八日，血氣亦略復。此十八日中，余與五姑，款語已深，然以禮法自持，余頗心儀五姑敦厚，既而舅父來，接吾兩人歸，隱隱見林上小樓，方知已到別廬。舅父事冗他去，五姑隨余入書齋，視案上有小箋書曰：

比隨大父，返自英京，不接清輝，但有惆悵。明日遄歸輿境，行將遠國，以慰相思。玉鸞再拜。上問起居。

余觀畢，既驚且喜。五姑立余側，肅然嘆曰：「善哉，想見字秀如人。」余語五姑：「玉鸞香山人，姓馬氏，居英倫，究心曆理五稔。吾國治泰西文學，卓爾出羣者，顧鴻文先生而外，斯人而

已。然而斯人身世，凄然感人，此來爲余所不料。玉鸞何歸之驟耶？余言至此，頗有酸梗之狀。此時，五姑略俯首，頻擡雙目注余，余易以他辭。飯罷，五姑曰：「可同行苑外。」言畢，掖余出碧巷中，且行且矚余面。余曰：「晚景清寂，令人有鄉關之思。五姑，明日願同往海濱泛棹乎？」五姑聞余言，似有所感。迎面有竹，竹外爲曲水，其左爲蓮池，其右爲草地，甚空曠。余卽坐鐵椅之上，五姑亦坐，雙執余手，微微言曰：「身旣奉君爲良友，吾又何能離君左右？今有一言，願君傾聽。吾實誓此心，永永屬君爲伴侶；則阿翁慈母，亦至愛君。」言次，舉皓腕直攬余頸，親余以吻者數四，余故爲若弗解也者。五姑犯月歸去，余亦獨返。入夜不能寧睡，想後思前，五姑恩義如許，未知命也若何，平明，余倦極而寐。亭午醒，則又見五姑，嚴服臨存，將含笑花贈余。余執五姑之手微喟，五姑雙頰略頰，低首自視其鞵尖，脈脈不言。自是五姑每見余，禮敬特加，情款益篤。忽一日，舅父召余曰：「吾知爾與五姑情誼甚篤，今吾有言，關白於爾。吾重午節後，歸粵一行。趁吾附舟之前，欲爾月內行訂婚之禮，俟明春舅母來爲爾完娶。語云：「一代好媳婦，百代好兒孫。」吾思五姑和婉有儀，與爾好合自然如意。」余視地不知所對。踰旬，舅父果以四猪四羊，龍鳳禮餅，花燭等數十事，送麥家。余與五姑，因緣遂定。自是以來，五姑不復至余許，間日以

英文小簡相聞問耳。

時十二月垂盡，舅父猶未南來。余憑闌默付，舅父在粵，或營別項生意，故以淹遲；忽有傷偶疾驅而來者，視之，麥翁也。余肅之入，翁歎歎而坐。余怪之，問曰：「丈人何歎？」翁搖頭言曰：「吾明知傷君之所愛，但事實有不得不如此。」言次，探懷中出紅帖授余，且曰：「望君今日，填此退婚之書。」余乍聽其言，蘊淚於眶，避座語之曰：「丈人詞旨，吾無從着思。况舅父不在，今丈人忍以此事強吾，吾有死而已，吾何能從之？吾雖無德，謂五姑何？」翁曰：「我亦知君情深爲五姑耳。君獨不思此意實出自五姑耶？」余曰：「吾能見五姑一面否？」翁曰：「不見爲佳。」余曰：「彼其厭我哉？」翁笑曰：「我實告君，令舅氏生意不佳，糖廠倒閉矣。縱君今日不悅從吾請，試問君何處得資娶婦？」余氣湧不復成聲，乃奮然持帖，署吾名姓付翁。翁行，余伏几大哭。爾日有綱紀自酒肆來，帶英人及巡捕，入屋將家具細軟，一一記以數號，又一一註於簿籍；謂於來復三，十句鐘付拍賣，即余寢室之牀，亦有小紙標貼。吾始知舅父已破產，然平日一無所知，而麥翁又似不被影響者，何也？余此際既無暇哭，乃集園丁侍女，語之故，并以餘錢分之，以報二人侍余親善之情。計吾尙能留別廬三日，思此三日中，必謀一見五姑，證吾心跡。



則吾蹈海之日，魂復何恨？又念五姑爲人婉淑，何至如其父所言；意者，其有所逼而不得已耶？余既決計赴水死，嚮晚，余易園丁服，侍女導余至麥家後苑，麥家有僮姓名金蘭者，與侍女相善，因得通言五姑。五姑淡妝鑿帶，悄出而含淚親吾頰，復跪吾前，言曰：「阿翁苦君矣。」卽牽余至牆下低語，其言甚切；余以翁命不可背。五姑言：「翁固非親父。」余卽收淚別五姑曰：「甚望天從人願也。」明日，有英國公司船名威爾司歸香港，余偕五姑購得頭等艙位。既登舟，余閱搭客名單，華客僅有謝姓二人，并余等爲四人。余勸五姑莫憂，且聽天命。正午啓艙，園丁侍女并立岸邊，哭甚哀，余與五姑掩淚別之。天色垂晚，有女子立舵樓之上，視之，乃植園遺書之人，然容止似不勝清怨。余卽告五姑，五姑與之言，殊落寞。忽背後有人喚聲，余回顧，蓋卽估客也。自言送其姪女歸粵，兼道余舅氏之禍，實造自麥某一人，言已無限感喟；問余安適，余答以攜眷歸鄉。越日，晚膳畢，余同五姑，倚闌觀海。女子以余與其叔善，略就五姑閑譚，余微露思念夢珠之情，女驚問余於何處識之。余乃將吾與夢珠兒時情素，一一言之，至出家斷絕消息爲止。女聽至此，不動亦不言。余心知謝秋雲者，卽是此人，徐言曰：「請問小姐亦嘗聞吾友蹤跡否乎？」女垂其雙睫，含紅欲滴，細語余曰：「今日恕不告君，抵港時，當詳言之。君亦夢珠之

友，或有以慰夢珠耳？」女言至此，黑風暴雨猝發。至夜，風少定，忽而船內人聲大譁，或言鐵穿，或言船沈。余驚起，亟抱五姑出艙面。時天沈如墨，舟子方下空艇救客，例先女後男，估客與女亦至。余告五姑莫哭，且扶女子先行，余即謹握估客之手。估客垂淚曰：「冀彼蒼加庇二女。」此時船面水已沒足，余微睨女客所乘艇，僅辨其燈影，飄搖海面。水過吾膝，余亦弗覺，但視前艇燈光不滅，五姑與女得慶生還，則吾雖死船上，可以無憾。余仍鵠立，有意大利人爭先下艇，覩吾爲華人，無足輕重，推吾入水中。幸估客有力，一手急攬余腰，一手扶索下艇。余張目已不見前面燈光，心念五姑與女，必所不免。余此際不望生，但望死，忽覺神魂已脫軀殼。

及余醒，則爲遭難第二日下半日矣，四圍竹籬茅舍，知是漁家。估客五姑女子，無一在余側；但有老人，踞牀理網，向余微笑曰：「老夫黎明，將漁舟載客歸來。」余泣曰：「良友三人，咸葬魚腹，余不如無生耳！」老人置其網，鶴然言曰：「客何謂而泣也？天心仁愛，安知彼三人勿能遇救？客第安心，老夫當爲客訪其下落。」言畢，爲余置食事。余問老人曰：「此何地？」老人搖手答曰：「先世避亂，率村人來此海邊，弄艇投竿，怡然自樂，老夫亦不知是何地也。」余復問老人姓氏，老人言：「吾名并年，歲亦亡之，何有於姓？但有妻子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耳。」余

嬰然曰：「叟其仙乎？」老人不解所謂。余更問以甲子數目等事，均不識。老人瞥見余懷中有時表，問是何物；余答以示時刻者。因語以一日廿四時，每時六十分，每分六十秒。老人正色曰：「將惡許用之。客速投於海中，不然者，爭端起矣。」明日，天朗無雲，余出廬獨行，疏柳微汀，儼然倪迂畫本也。茅屋雜處其間，男女自云，不讀書，不識字，但知敬老懷幼，孝悌力田而已。賈易則以有易無，並無貨幣。未嘗聞評議是非之聲。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復前行，見一山，登其上，一望週環皆水，海鳥明滅，知是小島，疑或近崖州西南。自念居此一月，仍不得五姑消息者，吾亦作波臣耳，吾安用生爲？及歸，見老人妻子，詞氣婉順，固是盛德人也。後數日，偕老人之子，出海邊行漁，遠遠見一女子，坐於沙上。既近，即是秋雲，顧余若不復識。余詢五姑何在，女始婉容加禮，一一爲具言。五姑無恙，有西班牙女郎同伴，但不知流轉何方。余喜極，乘間叩夢珠事。女淒然曰：「余誠負良友。上帝在天，今請爲先生言之。先生長厚，必能諒其至冤。始吾村居，先君常歎夢珠溫雅平曠，以余許字之，而夢珠未知也。一日，夢珠至余家，先君命余出見，余於無人處，以嬰年所弄玉贈之。數日，侍婢於市見玉，購歸，果所佩物，而吾家大禍至矣。」先是，有巨紳陳某，欲結續吾族，先君謝之。自夢珠出家事，傳播邑中，疑不能明也；有謂先君故逼辭氏子爲沙

門，有謂余將設計陷害之。巨紳子聞之，強欲得余，便誣先君與鄒常肅通。巡警至吾家，拔刃指几上新學偽經，考以爲鑿證，以先君之名，登在逆籍。先君無以自明，吞金而歿。吾將自投於井，二姊秋湘阻之，攜余至其家，以燭淚塗吾面，令無人覺，使老嫗送余至香港，依吾嬭。一日，見循環日報，載有僧侶名夢珠遊印度，紆道星洲。余思叔父在彼經商，余往，冀得相遇，乃背吾嬭，附賈船南行，於今三年矣。余遭家不造，無父母之庇，一日不得吾友，卽吾罪一日不逭。設夢珠忘我，我終爲比干剖心而不悔耳！言至此，淚隨聲下。余思此女，求友分深，愛敬終始，求之人間，豈可多得？徐慰之曰：「吾聞渠在蘇州就館，吾願代小姐尋之。」女曰：「吾亦爲先生尋五姑耳。」女云住海邊石窟，言已遂別。余同老人子行阡陌間，老人與估客候余已久。余見估客愈喜，私念如五姑亦相遇於此，將同棲絕境，復何所求？余三人居島中，共數晨夕，而五姑久無迹兆，心常動念。凡百餘日，忽見海面有煙紋一縷，知有汽船經過。須臾，船果泊岸，余三人遂別島中人登船。船中儲贖砲甚富，估客顫聲耳語余曰：「此曹實爲海賊，將奈之何？」余曰：「天心自有安排。賊亦人耳，况吾輩身無長物，又何所顧慮？」時有賊人數輩，以繩縛秋雲於桅柱，既竟，指余二人曰：「速以錢交我輩，如無者，投汝於海。」忽一短人自艙中出，備問余輩行蹤，命

解秋雲已而曰：「吾姓區，名辛，少有不臣之志，有所結納，是故顯名。船卽我有，我能送諸君到香港，諸君屏除萬慮可也。」五日，船至一灘頭，短人領余三人登岸，言此處距九龍頗近。瞬息，駛船他去。估客攜其姪女歸，堅道舊宅，停數日，女爲余整資裝，余卽往吳淞。

維時海內鼎沸，有維新黨，東學黨，保皇黨，短髮黨，名目新奇且多，大江南北，鷄犬不甯。余流轉乞食，兩閱月，至蘇州城。一日，行經烏鵲橋，細雨濛濛，沾余衣袂。余立酒樓下，聞酒販言，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，依鄭氏處館度日。其人類有瘋病，能食酥糖三十包，亦奇事也。於是過石橋，尋門叩問，有人出應，確是夢珠，惟瘦面披僧衣。聽余語頗末，似省前事，然言不及贈玉之心，甚異之。飯罷，簷雨浙瀝，夢珠燈下彈琴，絃軫清放，忽而據琴不彈，向余曰：「秋雲何人也，盍使我聞之乎？」余思人傳其瘋病，信然。余乃重述秋雲家散，至星嘉坡苦尋夢珠及遇難各節。夢珠視余良久，漫應曰：「我心亦如之。夫醜貌而相悅者，人之情也；吾今學了生死大事，安能復戀戀？余甚不耐，不覺怫然曰：『嗟乎，吾友如不思念舊情，則彼女一生貞潔，見累於君矣！』」遂出。至滬，遇舊友羅霏，玉明，經於別發書肆，因譚及夢珠事。霏玉言：「夢珠性非孤介，意必有隱情在，心然秋雲品格，亦自非凡，夢珠何爲絕人如是？」余卽曰：「君與我當有以釋夢珠。」

之憾乎？罪玉曰：「竊所願也。」罪玉番禺人，天性樂善，在梵王渡幫教英文，人敬且愛之。罪玉招余同居於孝友里，其祖母年八十三，嚮然仁人也。其妹氏名小玉，年十五，幽閑端美，篤學有辭采，通拉丁文，然不求知於人也。嘗勸余以書招秋雲來海上，然後使與夢珠相見。余甚善其言，但作書招秋雲，未嘗提及夢珠近况。小玉又云：「吾國今日女子殆無貞操，猶之吾國，殆無國體之可言；此亦由於黃魚學堂之害。」（蘇俗稱女子大足者曰「黃魚」。）女必貞而後自繇。昔者王凝之妻，因逆旅主人之牽其臂，遂引斧自斷其臂；今之女子何如？此時聞叩環聲，罪玉肅容入，卽一細腰女郎，睨笑嫺然，望而知爲蘇產也。罪玉曰：「密司愛瑪遠來，故倦矣。」女郎坐而平視余，問余姓氏，小玉答之。已而女郎要余并罪玉，乘摩多車同遊。既歸，余問罪玉，與此女情分何似？罪玉曰：「吾語汝，吾去夏在美，其飲冰忌連，時有女子，隔簾悄立，數日余，忽入簾莞爾示敬，似憐吾爲他鄉遊子。此女能操英吉利語，自言姓盧，詢知其來自蘇州，省其姨氏。吾視此女頗聰慧，遂訂交而別，是後常以點心或異國名花見贈。秋間吾病，吾祖母及女弟力規吾勿與交遊，吾自思縱此女果爲狐者，亦當護我，我何可負義？明日復來，引臂替枕，以指檢摩爾登糖納吾口內，重復親吾吻，囑吾珍重而去。如是者十數次，吾病果霍然脫體，卽吾祖

母亦感此女誠摯，獨吾妹於此女多微辭。今吾質之於子，此女何如人也？」余未有以答。數日，女盛服而至，謂罪玉曰：「吾母在天，賜莊病甚，不護已而告貸於君。」罪玉以四百圓應之，省其家貧親老，更時有接濟，前後約三千圓。女一夕於月痕之下，撫罪玉以英語告之曰：「I do n't care for anybody in the whole world, but you. I love you.」秋候已過，罪玉與女遂定婚約。至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午膳畢，罪玉靜坐室中，久乃謂余曰：「吾甚覺耳鳴，煩爲吾電告龍飛備乘，吾將與子馳騁郊野。」俄車至，余偕罪玉出遊，過味蕪園，男女雜踏，罪玉隔窗窺之，愕視余曰：「歸歟？」吾亦以此處空氣劣，不宜留，遂行。罪玉於途中忽執吾手狂笑不已，問之，弗答。吾恐罪玉有心病，令馬夫駛馬速行。至家，余扶將以入，此時罪玉踞椅如有所念，余知必有異事。時見小玉於女紅坐處告余，有西班牙女子名碧伽，修刺求見，自云過三日重來。罪玉聞言甚欣悅，祝余曰：「是爲五姑將消息者。」余心稍解，詎知罪玉卽以此夕自裁於臥內。明晨，余電問龍飛馬夫，昨日味蕪園會有何事？答云：「盧氏姑娘，與綢緞莊主自縊結婚耳。」余始曉罪玉所以狂笑之故，然余不欲其祖母妹氏知罪玉爲女所給，今筆之於書，以示人者，亦以彰吾亡友爲情之正者也。吾友罪玉辭世後三日，碧伽女士果來，握余手言曰：「五姑自

遭難以來，無時不相依，思君如嬰兒念其母，吾父亦愛五姑如骨肉。誰知五姑未三月已成乾血症，今竟長歸天國。五姑是善人，吾父嘗云：「五姑當依瑪利亞，爲散花天使。」今有一簡并髮，敬以呈君。簡爲五姑自書，髮則吾代剪之，蓋五姑無力持剪。吾父居香港四十九年，吾生於香港，亦諳華言。遇秋雲小姐，故知君在此。今茲吾事已畢，願君珍重。『女復握余手而去。余不敢開簡，先將髮藏衣內，驚極不能動。隔朝，牧淚啓之，其文曰：

妾審君子平安，吾魂甚慰。妾今竟以病而亡，又不亡於君子之側，爲悲爲恨，當復何言？始妾欲以奄奄一息之軀，渡海就君子，而莊湘老博士不余許，謂若渡海，則墓亦不得留在世間，爲君子一憑弔之，是何可者？博士於吾，良有恩意。妾故深信來生輪迴之說，今日雖不見君子，來世豈無良會？妾唯願君子見吾字時，萬勿悲傷，即所以慰妾靈魂也。君子他日過港，聞老博士，便得吾墓。

簡外附莊湘博士住址，余并珍藏之。時罪玉祖母及妹，歸心已熾，議將罪玉靈柩運返鄉。余悉依其意，於是趁海船歸香港。既至，吾意了此責，然後謁五姑之墓，遂雇一帆船赴鄉，計舟子五人。船行已二日，至一山脚，船忽停於石步。時薄暮，舟子齊聲呼曰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脅使



余三人上岸。岸邊有荒屋，舟子卽令余三人匿其中，誠勿聲。余思廣東故爲盜邑，亦不怪之。遂曉，舟子來笑曰：「賊去矣。」復行大半日，至一村，吾不審村名。舟子曰：「可扶櫬以上，去番異，尚有八十四五里。」舟子抬棺先行，余三人乘轎隨後。余在塗中，聽土人言語，知是地實近羊城，心知有變。忽巡勇多人，荷鎗追至，喝令停止。余甫出轎，一勇拉余襟，一勇揮刀指余鼻曰：「爾膽大極矣。」言畢，重縛余身。余曰：「余送亡友羅明經靈柩歸里，未嘗犯法。爾曹如此無禮，意何在也？」視前面轎夫舟子，都棄棺而逃，唯羅玉祖母及妹，相持大哭。俄一勇令開棺，刀斧鏘然有聲，時羅玉祖母及妹，相抱觸石而死，勇見之不救，余心俱碎。少間，棺蓋已啓，余脫棺內，均黑色，餘勇啓之，乃手鎗子彈藥包，而亡友之軀，杳然無覩，余暈絕仆地。比醒，余身已繫獄中。思欲自殺，又無刀，但以頭撞壁，力亦不勝。獄中有犯人阻余，徐曰：「子毋爾。今日卽吾處斬之日，聞之獄卒云，子欲以炸藥焚督署，至早亦須明日臨刑。計子命尙多我一日，且子爲革命黨，黨中或有勇士相救，亦意中事，願子勿尋短見。若我乃罪大惡極之人，雖有隱憂，無可告訴，冤哉吾妻也。」余答之曰：「吾實非黨人，吾亦不望更生人世。然子有隱恫，且剖其由，吾固可忍死須臾，爲子聽之。」犯人曰：「吾父爲望族，英朗知名。父有契友，固一鄉祭酒，與吾父約，有子

女必諧秦晉。時吾在母腹中僅三月，吾父已指腹爲吾訂婚矣；及吾墮地後七日，吾妻亦出世。吾長，奢豪愛客，而朋輩無一善人；吾亦淪於不善，相率爲僞，將吾父家資蕩盡，窮無所依，行乞過日。吾外家悔婚，陰使人置余死地者三次。吾妻年僅十七，知大義，嘗割臂療父病，剛自英倫歸，哭諫曰：「是兒命也，何可背義？」其父母不聽。適吾行乞過其村，宿破廟中。吾妻將衣來，爲吾易之，勸余改過自新，且贈余以金。天明，余醒，思此事甚奇，此金必爲神所賚，卽趨至賭館，一博去其半，再博而盡，遂與博徒爲伍。時余實不知其爲偷兒也。前晚鴈塘村之事，非我爲之，不過爲彼曹效奔走，冀得一飽。殺人者已逍遙他去，余以饑不能行，是以被逮。然吾未嘗以真名姓告人，恐傷吾妻。」言至此，獄卒入曰：「去。」犯人知受刑之時已到，淚漣漣隨獄卒去矣。余記往昔有同學偶言玉鸞事，與此吻合，犯人殆玉鸞之未婚夫也，因嘆曰：「嗟乎，天生此才，在於女子，而所遇如斯天之所賦，何其駭歎！」少選，獄卒復來，怒目喝余曰：「汝卽墨鸞乎？速從我來。」遂至一廳事，人甚衆，一白面書生指余曰：「是卽浙江巡撫張公電囑釋放之人。此人不過勝七箸，何能爲盜？」衆以禮送余出。余卽渡香港，先訪秋雲。秋雲午緝方罷，乃同余訪莊湘博士；湘博士年已七十有六，蓋博學多情，安命觀化之人也，導余拜五姑之墓如儀。湘博士曰：「願君

晚佳。遂別。

亡何，春序已至，余同秋雲重至海上尋夢珠。既至蘇州，有鏡海女塾學生語秋雲云：「夢珠和尚食糖度日，蘇人無不知之，近來寄身城外小寺，寺名無量。」余即偕秋雲訪焉，至則松影在門，是日爲十五日也。余見寺門虛掩，囑秋雲少延佇以待。余入，時庭空夜靜，但有佛燈，光搖四壁。余更入耳房，亦闕然無人，以爲夢珠未歸，遂出。至廊次，瞥見階側有偶像，貌白皙，近瞻之，卽夢珠瞑目枯坐，草穿其膝。余呼之不應，牽其手不動如鐵，余始知夢珠坐化矣。亟出告秋雲，秋雲步至其前，默視無一語。忽見其襟間露絳紗半角，秋雲以手挽出，省覽週環，已而伏夢珠懷中抱之，流淚親其面。余靜立，忽微聞風聲，而夢珠肉身忽化爲灰，但有絳紗在秋雲手中。秋雲卽以絳紗裹灰少許，藏於衣內，此時風續續而至，將灰吹散。惟餘秋雲與余二人於寺。秋雲曰：「歸。」遂行。至滬，忽不見秋雲蹤跡，余卽日入留雲寺披髮。一日，巡撫張公過寺，與上座言：「曾夢一僧求救其友於羊城獄中，後電詢廣州，果然，命釋之。翌晚復夢僧來道謝，甯非奇事。」余乃出，一一爲張公述之。張公笑曰：「子前生爲阿羅漢，好自修持。」

後五年，時移俗易，余隨曇誦法師過粵，途中見兩尼，一是秋雲，一是玉鸞。余將欲有言，兩

尼已飄然不知所之。

### 焚劍記

廣東有書生，其先累世巨富，少失覆蔭，家漸貧，爲宗親所侮。生專心篤學，三年不窺園。宣統末年，生行年十六，偶於市買酥餅，見貴勢導從如雲，乃生故人，請爲記室參軍。生以其聚斂無厭，不許。他日又遇之，故人曰：『我能富人，我能貴人，思之勿悔！』生曰：『子能富人，吾能不受人之富；子能貴人，吾能不受人之貴。』故人大怒，將脅之以兵。生遂逃，至欽州，易姓名曰陳善，爲人灌園，帶索襤褸，傲然獨得。

是時南境稍復雞犬之音，生常行陂澤，忽見斷山，歎其奇絕，躡石榜上，乃紅壁十里，青萼百仞，殆非人所至。生仰天而嘯，久之，解衣覓蠶，聞香郁然，顧之迺一少女，亭亭似月也。女拜生微笑而言曰：『公子俊邁不羣，所從來無乃遠乎？妾所居不遙，今稟祖父之命，請公子一塵遊展，使祖父得睹清輝，蒙惠良深矣。』生似不措意，既又異之，覘其衣，固非無縫，且絲襪粉鳥，若胡姬焉。女堅請，始從。生故羸疾，女爲扶將，不覺行路之遠。俄至木橋，過橋入一廬，長蘿脩竹，水

石周流。女引至廳中，斯須，一老人出，鬚髮皓白，年可八十許，笑揖生曰：「枉顧山藪，得無勞止？頃聞吾遙見子立山上，知爲孤潔寡合之士，故遣孫女致意於子。今觀子果風骨奇秀，願息吾慮，與共清談，子有意乎？」生知老人意誠，而旨趣非凡，應聲便許。老人復嗟歎曰：「吾山棲五十年矣，不意今之喪亂，甚於前者。」言次，因指少女曰：「此吾次孫也，姊妹二人，避難來此，剛兩月耳。以某將軍凌其少弱，瀕死幸生，不圖季世險惡至於斯極也！」老人言已，悽愴不樂。生亦喟然曰：「嗟乎！有道之日，鬼不傷人。於今滄海橫流，人間何世，孺子所以徬徨於此。今遇丈人，已爲殊幸。孺子門戶殄瘁，浪志無生，慢而無禮，惟垂哀恕。」老人聆生言詞，舒閑清切，每瞻生風采，甚敬悅之。俄少女爲設食，細語生曰：「家中但有麥飯，阿姊手製。阿姊當來侍坐……」言猶未終，一女子環步從容，與生爲禮，盼情淑麗，生所未見。飯時，生竊視女，少女覺之，微哂曰：「公子莫覲阿姊姿，使阿姊不安。」女以鞭尖移其妹之足，令勿妄言，亦誤觸生足，少女愈笑不止。時老人向生言他事，故老人不覺。飯罷，老人請生沐浴易衣，館生於小苑之西，器用甚潔。二女爲生澣衣，意殊厚。生心神蕭散，歎曰：「天之待我，還未薄也。」於時升月隱山，忽聞巴籬之南，有撫絃而歌，音調悽惻，更審聽之，乃老人長孫也。生念此女，端麗脩能，貞默達禮，恍然

凝思憶番，舉子劉文秀，美貌年少，行義甚高，與生有積素，曩舊之歡。此女狀貌，與劉子無參差，莫是劉子女弟耶？時女緩軫還寢。明日，生欲發問，而未果言。老人語言，往往有精義，生知爲非常人，情甚相慕。又經日，老人謂生曰：「吾二孫欲學，子其導之。」乃命二女拜生，生亦欣然，隨階再拜。既已，老人謹容告二女曰：「公子人倫師表，善事公子，無負吾意也。」生於是日教二女屬文。長女名阿蘭，小生一歲，次女名阿蕙，小生三歲。二女天質自然，幼有神彩，生不勝其悅，而恭慎自守。二女時輕舟容與於丹山碧水之間，時淡妝雅服，試學投壺，如是者，三更秋矣。一日，阿蕙肅然問生曰：「今宇宙喪亂，讀書何用！識時務者，不過虛論高談，專在榮利。若夫狡人好語，志大心勞，徒殃民耳！」生默而不應。他日又進曰：「女子之行，唯貞與節。世有妄人，捨華夏貞專之德，而行夷女猜薄之習，向背速於反掌，猶學細腰，終餓死耳。」生聞女言，怪駭而退，喟然歎曰：「此女非壽徵也。」無何，生寢疾甚篤，二女晨夜省視，敬事殷勤，有逾骨肉，生深德之。月餘，生稍瘳，徐步登山，凌清瞰遠。二女亦隨至，生止之，二女微笑不言，徘徊流盼。久之，阿蕙問生曰：「公子莫思歇否？」生曰：「不也。」此時阿蕙悵然有感，至生身前，言曰：「公子且出手授我。」遂握生手，密謂之曰：「公子非獨孤，榮耶。妾嘗遇姻戚云，公子變易姓名，嘗備於

其家姻戚固識公子有邁世之志，情意亦甚優重，特未與公子言之。請問公子果如所言否？生曰：「果如所言。」生良久思維，遂問阿蘭曰：「識劉文秀乎？」阿蘭驚答曰：「是吾兄也。避日吾等避亂渡江，兄忽失蹤。後聞在浙右，今即不知在何許。妾亦嘗聞兄言，朋輩中有一奇士，姓獨孤，名粲。妾故企仰清輝久矣，不圖得親侍公子之側。妾向者朝晚似有神人詔妾曰：「獨孤公子，爲汝至友，汝宜敬奉。」妾亦不知其所以然。然妾心侍公子，實奉神人之詔。妾早失父母，公子豈哀此薄命之人，而容其陋質乎？」言畢，以首伏生肩上，悽然下泣，生亦嗟歎無言。忽聞阿蕙在側曰：「公子病新瘥，阿姊何遽擾公子？阿姊固情深，公子豈是忍人，悲乃不倫，不如扶公子歸耳。」時夜將午，忽紅光燭天，老人執生臂曰：「噫，亂兵已至此矣。」言已，長揖生曰：「吾老，不復久居於世；我但深念二孫。吾久將阿蘭許字於子，阿蕙長成，姻親之事，亦託於子。」老人言畢，撫其二孫慟極，嘔血而死。生與二女，魂飛神喪；時有流彈中屋，屋頂破，三人遂葬老人於屋側。生念吾身世孤子，死何足惜，但二女可憐，他鄉未必可止，吾必護之至香港，使自謀生，不負老人之託。時二女方哭於新墳之側，生勉攜之至山脚，二女昏然如醉，生抱之登小舟，沿流而下，已二日，捨舟登陸，憔悴困苦，不可復言。村間煙火已絕，路無行人，但有死屍而已。此

時萬籟俱寂，微月照地，阿蕙忽牽生手，一手指叢屍中，悄語生曰：「此屍莖首挺身欲起，或未死也。」生趨前問屍曰：「子能起耶？」屍曰：「苦哉，吾被彈洞穿吾肩，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。」汝三人慎勿前去，倘遇暴兵，二女甯不立爲齏粉，暴兵以半日殺盡此村人口，此雖下里之民，然均自耕而食，自織而衣，素未聞有履非法者。甚矣，天之以人爲戲也！」生卽扶其人徐起，其人始哭，哭已，續言曰：「吾有老母愛弟，並爲暴兵戮死，投之川流。繼而吾中彈，忍痛潛臥屍中，經一夜一日。今遇汝三人，謝上蒼助我。此去不遠，爲吾回莊，汝三人且同留止，暫避凶頑。」生扶其人，徐步至莊。莊內已焚掠一空，其人赴圍柵之側，知新米一包尙在，二女於是探窆作羹，四人得不餓。過三朝，其人出村邊一望，聞口有木片釘塞，傍黃貼勝朱字云：「此是鬼村，行人莫入。其人歸告生曰：『吾姓周，名阿大，此卽周家村。好事者今以鬼名吾村，咸相戒不敢近，不知猶有我周大一人未死。天下奇事固多，不料吾年四十，始身受之。』」更逾數朝，有人於圍口潛窺，見生等形狀枯瘦，疑爲行尸，二女久不修容，憔悴正如鬼也。忽有一人窺見阿大，問曰：「汝是鬼邪，或阿大未死也？」阿大見此人是鄰村舊識，具陳本末，且言有友攜妹，欲詣前村求食，求友爲先容，庶不見疑爲鬼魅。友遂開關，與四人行至其家。友曰：「村人父老，死亡過半，幼



少者亦隨亂兵而謀衣食。友出資爲四人略置衣服。停數日，阿大瘡處已平，四人雇帆船，風順，五日達於香港。二女有姨氏，住德輔道，甚有衣食。二女得姨氏所在，姨氏老矣，見二女婉慧可愛，大悅。姨氏止有一子，歲歲往外國經商，姨氏每願二女，事事過人，頗慰晚景。周大即卽卽爲綱紀。生自是如釋重負，一日，與阿蘭連臂登赤柱山，望海神像。生願阿蘭曰：「我行孤介，必不久居於此。」阿蘭聞之，感然改容，幾半日不言。俄低鬟問曰：「公子今欲何行？」生曰：「吾自今以去，從僧道異人，却食吞氣耳。」阿蘭便曰：「妾同行，得永奉權好，庶不負公子之義；使妾殞歿，亦無恨也。」生曰：「是何言也？余孤窮羸弱，何足以當。」女凝思久之，顧生曰：「妾知公子非負心者，今所以匆匆欲行，殆心有不平事耳？」生聞言，聳然掣阿蘭之手，歔歔不能自勝矣。此時，阿蘭深感嬌泣，言曰：「士固有志。妾與妹氏居此，盼盼公子歸來。」生諾，二女便資給於生，莫知去處，阿蘭再三歎息。

其年香港霍亂甚厲，姨氏挈二女移寓邊州，沿海風光秀麗。二女日與漁婦閑話，亦覺悠然自得。姨氏聞向阿蘭曰：「語云，『竹門對竹門，木門對木門，』汝姨母爲汝關懷久矣。吾有梁姓外孫，才貌相兼，家道頗贍。吾昨以求親之事，聞於外氏，外氏甚悅。但願汝福慧雙修，以慰

吾念也。」阿蘭聞語，視地久之，具以誠告其姨氏曰：「吾捨獨孤公子外，無心屬之人。今雖他適，公子固信士，異日必歸。請姨毋勿以爲念。」姨氏笑曰：「公子佳則佳，然其人窮至無袴，安足偶吾嬌女？吾非不重公子爲人，試思吾殘年向盡，安忍見吾嬌女度貧賤之日？此婚姻之所，以論門第，吾不可不慎也。」阿蘭曰：「士患無德義，不患無財。人雖貧，公子吾不食公子也。」他日，姨氏復勸阿蘭罷其前約，阿蘭終不改其素志。至於九喻，姨氏怒，阿蘭日夜悒悒，都不寢食。經一月，生更無消息。阿蘭知村間風俗劣，有搶婚之事，遂背其妹，阿大等潛至香港，僱於上環伍家，女居停遇之甚殷渥，收爲義女。女居停有外甥莫氏來省，忽窺見女，以爲非人世所有，及歸，神已癡矣。父母苦問之，始得其故，於是遣人至伍家說意旨，居停欣然許之。其人去，居停乃微笑向阿蘭曰：「古有明訓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』吾今爲汝覓得嘉婿矣，則吾外甥莫氏，其人望族也，嘗遊學於大鹿園，得博士銜，人稱洋狀元。今在胡人鬻餅之肆，任二等書記，吾爲汝賀。」阿蘭聞言不答，居停以爲阿蘭心許矣。過三日，阿蘭知期已逼，長歎曰：「人皆以我爲貿易，我無心以甯，無顏以居，我終浪迹以避之耳。」遂行。時薄暮，於九龍岸邊，逢一女子，年猶未笄，斂衽將赴水死。阿蘭力救之。女曰：「吾始生失母，父名余曰眉娘。繼母遇我無恩，往往

以炭火燒余足，備諸毒虐。父畏阿母，不之問。鄰居有老嫗，勸余至石塘爲娼，謂一可免阿母猜忌，一可擇人而事。嫗之言雖穢，然細思嫗實至情之人，嫗之外，更無一人愍我喻我者爲可哀耳。言已，哭泣甚哀。阿蘭亦泫然流涕，不知所以慰之，久乃撫女言曰：「汝且勿悲，吾身內有金數錠，可與汝潛遁他方，暫覓投身之處。」女感阿蘭言，從之。二人以灰炭自污其面，爲乞婦狀。旬日，至東館西約十里，日將西墜，有軍將似留學生，策馬而至，見二女，勒馬欲迴。二女拜跪馬前求食，軍將笑，以手探鞍，舉一人腿示二女曰：「吾儕以此度日，今僅餘一腿，爾曹猶欲問鼎耶？」言已，縱轡而去。二女驚駭欲絕，相扶徐行，至一山村，有老者荷薪而歸。二女問：「是間有亂否？」何以軍中以人肉爲糧也？」老者不答，女凡三四問，老者厲聲曰：「一何少見，吾袋中有五香人心，吾妻所製，幾忘之。」言已，出心且行且嚼。二女見狀，憂迫特甚，此村以人爲食，他事豈復可問，然日暮窮途，無可爲計。二女相攜至一旅店求宿，有女人出應，款對頗周。店內舊劣不堪，後有小門，鄰屋卽主人所居，無門相通。主人既出，倒鎖店門歸寢。時夜將半，阿蘭忽聞隔壁有老人細聲笑曰：「女子之肉，嫩滑無倫。」又聞女主人笑聲。阿蘭就板縫中窺覷，則向所遇食人心者。女人又言：「刀已四日不用，恐有銹。」老者言曰：「吾當磨之。」言已，向床下牽

出一蒲箱。老者方啓箱取刀，阿蘭命眉娘卽起，輕拔後關而遁。既出，於疏籬外覘之，老者燈下磨刀，窸窣有聲。二女急走，時有新月，至村側東轉有堤，見稻草堆，二女俯身匿其下，覺甚空虛，遽入，中如小室，上有數孔透光，女心稍安。阿蘭更於草下得一箱甚重，審其爲富人之物，旁有駝毛氈，氣枕，以及里丁餅干十數罐。意村有富人藏此，用備不時之需者。二女分餅干一罐，納袋中，餘無所取。天明，二女方行，廻顧村中，積水彌望，繼有淒厲之聲，隨風而至，始知大水爲災。二女於村廟中，得破鼓，僅容二人，遂乘之，順流而往，若扁舟泛大海。數日中，見難民出沒，絕爲悽慘，頻以餅干分贈之。眉娘爲阿蘭言曰：「吾記得幼時，居外家，亦遭水患，吾隨外大父，止於屋背。同村有貧富二人，亦息樹間，經八日有半。富人食物將盡，貧者止餘熟山薯二，此其平日飼猪之物。」富人探囊，出一金錠示貧者曰：「若以薯子分我，我卽與汝此金。」貧者以一薯易金，久之，復出一錠，向貧者言如前。貧者實饑，而心未決。富人曰：「子何不思之甚？昨夕天邊發紅光，明後日，水必退。子得金何事不辦？」貧者心動，竟從之。富人留薯不食，又半日，貧者餓甚，垂死，富人視之，忽然訖。貧者氣絕，富人徐將所予二金錠取還，推其屍水中。入夜，水果退。」「吾外祖見富人大惡，取楯擊其頭，富人不顧，但雙手堅掩其袋，恐楯中其金錠也。」阿蘭曰：

「此非怪事。世人均以此富人之道，爲安身立命之理，可歎耳！」亡何，大水既退，二女行乞如故，親愛愈極。閱兩月，阿蘭暴病卒於道中。彌留之際，三呼獨孤公子，氣斷猶含笑也。眉娘顧左右，悄無人，時夜已深，行入林中，遙見有燈火之光。既至，有宅門，徘徊獨泣。俄有人出問故，眉娘跪曰：「吾乞兒也，吾姊死於塗，今欲露身以葬吾姊耳。」其人入，商之其妻，已而出對眉娘曰：「我是販布客，汝留亦善。」明日，夫妻二人，將阿蘭屍殯殮。見眉娘眉如細柳，容顏朗秀，夫妻倍憐之，視如己女。居數月，夫妻攜眉娘往南雄販布，頗得資。將歸，過始興縣南驛三十里外，夜投逆旅。遇賊，殺夫妻二人，劫眉娘及錢財。方登船，見一男子馳至，捉賊左腕，揮劍斷之，三賊奔走。問眉娘何處人，眉娘掩涕拜謝，具言身世所經。男子聞眉娘說阿蘭名字，默行數步，擲劍於地，仰天潛然曰：「阿蘭竟去人寰，我流離四方，友讎未復。阿蘭在幽冥之中，必能諒我。」眉娘聽男子言此，迴身怒詰之曰：「吁，若卽吾姊臨命所呼之獨孤氏耶？負心若此！試問吾姊，停辛竚苦，以待何人？吾誠不願見若。」言訖，於地取劍，欲自刎，生奪劍阻之；更欲躍身江流，亦未果。願生哭泣止之，良久，眉娘歎曰：「吾聞姊有胞妹在邊州，汝能送我到邊州，見妹氏，返九龍，省吾父，然後死無憾耳。」生善其志行，從之。收劍卷之，如卷鞞帶，與眉娘上賊船。解維，過滬

江，下汝水，六日達紅梅驛。二人登岸，以兄妹相呼，免路人見疑。尋到邊州，二人果遇阿蕙，周大二人於海岸拾貝壳。二人見生，非常歡懽；及眉娘述其姊行狀畢，阿蕙慟哭失聲，思往謁姊氏墓，又不知處所。明日，生即送眉娘返九龍，生倏然不知去向。

眉娘至家，不敢入門，即訪鄰嫗。嫗即前日勸眉娘當娼者也。見眉娘，驚視，愀然問曰：「吾久不見汝。汝繼母言汝已死，吾甚哀汝生之不成也。汝父前月無故而逝，或未知歟？」言時就眉娘耳語再四，已而搖頭歎曰：「天下黑心娘子，比比然也。」眉娘哭不可仰，嫗慰之曰：「汝今後可住吾許。汝母見汝，必殺汝也。」眉娘日夜涕泣，頻欲自死，嫗頻救之。嫗一夕語眉娘曰：「汝未聞吾少年之事，有甚於汝萬萬倍，今爲汝言之，或能減汝悲懷。」吾實非本地人也。吾父姓楊，是雲和人，有田十畝，娶吾母沈氏，頗有賢德，爲鄉黨所推。吾父終日縱酒，家計日艱。吾生而腰細，人咸呼曰「細腰」。六歲，慈母以時病棄養，吾父將余託外氏，即往申江，購一牛頭車，爲行客載重，亦頗得錢。然每爲東洋車夫藐視，遂易其業，購一東洋車，得資倍於前，而又苦馬夫凌辱。「吾父歎曰：『使吾爲馬夫，亦當受制於汽車夫也。』」乃安之。」忽一日，富春里裏寓，有一妓，名傅天娥，雇吾父車，偶於酒樓下，與同業者閒談，吾父因問曰：「此妓貌不及中人，

何以生意甚佳？」同業曰：「汝不知此乃名妓傅彩雲之雛妓耶？彩雲爲洪狀元夫人，至英國，與女王同撮小影。及狀元死，彩雲亦零落人間。庚子之役，與聯軍元帥瓦德斯辦外交，玻璃廠之國粹，賴以保存。瓦德斯者，德意志雄主推轂之臣，乃慕彩雲之風流，詔入禁內，常策駿馬出入宮門。是故人又歎之曰：『曾臥龍牀者。』又聞任長嘗充彩雲譯官，今彩雲老矣，神女生涯，令人有尊前白髮之感耳。』吾父聞至此，不覺鼓掌而歎曰：『然則此人亦名留青史矣。』」

「吾父思久之，私謂：『此一粉頭耳，計今夕車所停二十餘處，願曲之人，何止半百。一人一金，已足吾一歲之需。思吾女細腰已長成，容貌勝此女多多，吾何不攜來，令學歌舞，吾何愁不爲封翁？他日吾女或亦名垂竹帛，正未可料。』」其歲，挈余至申江，託余於一蘇州婦人，命余呼之爲母。明年，余藝成，始知命薄而背人搵淚也。吾父得資，僅足度日及吸烟之費。吾父常念余孤苦，欲贖余歸。初余落籍，吾父僅收四十金，而是時余身價已漲至三千；吾父何處得金贖吾，唯有忍淚吞聲而已。『更一年，吾父一貧如故，來申欲一見余面，假母亦不見許。吾饑不加食，寒不加絮。房中有侍兒曰阿崔，容態潤媚，客多悅之，常與我商量曰：『身爲女子，薄命如斯，止得強顏歡笑，如遇性情中人，即可事之，不必富人，亦不心才子。』」余思其言有至理。然而余

視過客，無一善裔，正如過客之視余儕，無一貞靜之人也。「逾日，有廣東胡別駕，慨然以四千金爲余脫籍。余喜不自勝，以爲從此可報父恩於萬一；豈知余出苦海，而吾父已歿數月，亦實命不猶也已。吾夫帶來香港，家人與我均無緣分。我身世至此，雖欲上顧翁姑，下懷弟妹，而翁姑弟妹，咸以我爲外江妖怪。吾夫又日日虛詞詭說，視我爲一玩具，既不得家庭之樂，豈有人生之趣？我委頓牀枕之日，卽秋扇見捐之時。我在雲和雖貧窶，或有鄉人愍我，今卽一下堂倡女，誰復能一顧耶？」嫗言畢，於燈下重理其麻，續曰：「吾今日日爲店家壓麻爲線，可得少資自贖，亦不欲怨天尤人，但怨命耳！」眉娘聽嫗言，低鬟垂淚久之，婉語慰嫗曰：「嫗勿憂。吾聞天無絕人之理，吾當爲奴婢，覓一棲身之所，然後助嫗度日，接歡笑。」嫗聞言喜極，抱眉娘哭曰：「謝上蒼憐我也。」眉娘乃備身於煙館，夕宿嫗家。忽一日，眉娘見孤生翻然而至，踞榻捉一煙客，徐喻之曰：「吾四方覓汝久矣，汝非蔣少軒之友乎？何以始謀其財，繼害其命，而終奪其妻也？」煙客驚震，跪於地曰：「吾知罪過，吾與少軒在東陽讀書，甚相友愛。吾之所以至今日窮無所依者，均聽信其妻之言耳。今其妻已嫁一司令官，亦少軒同學。吾今殊追悔前此所爲，望饒命也。」生卽出劍割其兩耳，縱之去。時坐客皆歔歔感歎，眉娘遂出拜生，生喜眉



娘無恙。煙館主人，備聞生及眉娘之事，慕生之義，而歎眉娘之苦。主人遂請於生及嫗，收眉娘爲髮妻。後眉娘兒女成羣，遇嫗如己母。生爲其友復讎之後，喜眉娘有託，卽赴邕州，既見周大，問阿蕙何在。周大曰：「嫁矣。」生曰：「無所苦否？」周大淚漣漣答曰：「嫁一木主耳。」生叩其詳。周大曰：「初阿蘭去後，姨氏卽將阿蕙許嫁梁姓外孫，而不與阿蕙言其事。今春過門之期將至，始具言於阿蕙，阿蕙故婉順，不逆姨氏意。詎知阿蕙嫁前數日，梁氏子發癆而卒。」姨氏問阿蕙意向，阿蕙曰：「既許於前，何悔於後？」姨氏喜曰：「善。汝若不嫁至其家，卽吾門亦無人過問。」阿蕙遂依期出嫁，吾亦隨往。其家故巨宅，先見一老蒼頭，抱木主出，接阿蕙至禮堂，紅燈綠彩，阿蕙扶侍女，并木主行婚禮既畢，旋過鄰廳，卽其夫喪屋也。四顧一白如雪。其姑乃將縞素衣物，親爲阿蕙易之，阿蕙卽散髮跪其夫靈前，慟哭盡禮，吾不忍久視。既歸，常念阿蕙幽閑貞靜，今世殆若鳳毛麟角。阿蕙時一歸省姨氏，言翁姑視之甚厚，未嘗言及身世。如阿蕙者，復何人也？」周大言訖，生默不一言，出腰間劍令周大焚之，如焚紙焉。自後粵人亦無復有見生及周大者云。惟阿蕙每於零雨連綿之際，念其大父，阿姊，獨孤公子不置耳。

## 碎簪記

余至西湖之第五日，晨餐甫罷，徘徊於南樓之上，鐘聲悠悠而逝，遙望西湖風物如恆，但與我遊者，乃不同耳。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，獨遊者九次，共曇諦法師一次，共法忍禪師一次，共鄧繩侯、獨秀山民一次，今卽同莊湜也。此日天氣陰晦，欲雨不雨，故無遊人，僅有二三采菱之舟，出沒湖中。余忽見楊柳毵毵之下，碧水紅蓮之間，有扁舟徐徐而至。更視舟中，乃一淡裝女郎；心謂此女遊興不淺，何以獨無伴侶？移時，舟停於石步，此女風致，果如仙人也。至旅邸之門，以吾名字叩關者，關者肅之登樓。余正駭異，女已至吾前，盈盈爲禮，然後赧然言曰：「先生幸恕唐突。聞先生偕莊君同來，然歟？」余漫應曰：「然。」女曰：「妾爲莊君舊友，特來奉訪。敬問先生，莊君今在否？」余曰：「晨朝策馬自去，或至靈隱，天竺間，日暮歸來，亦未可定。君有何事，吾可代達也。」爾時女若有所思，已而復啓余曰：「妾姓杜，名靈芳，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。敬乞傳語莊君，明日上午惠過一談。但有瀆精神，良用歉仄耳。」余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女復含赧謝余，打漿而去。余此際神經，頗爲此女所擾。此何故哉？一者，吾友莊湜，恭慎篤學，向未聞與

女子交遊，此女胡爲乎來？二者：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，何由知吾名姓？又知莊湜同來？三者：此女正當綺齡，而私約莊湜於逆旅，此何等事？若謂平康挾瑟者流，則其人儀態萬方，非也。若謂莊湜世交，何以獨來訪問，不畏多言耶？余靜坐沉思，久乃聳然曰：天下女子，皆禍水也！

余立意既定，抵暮，莊湜歸，吾暫不提此事。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：「六號室客共幾人？」曰：「母女并婢三人。」曰：「從何處來？」曰：「上海。」曰：「有幾日住？」曰：「飯後乘快車去。」余思此時即使莊湜趨約，亦不能及，又思此亦細事，吾不語莊湜，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。又明日爲十八日，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，並觀三牛所牽舟，莊湜倦不果行。迄余還已燈火矣，余不見莊湜，問之閹者，閹者云：其於六句鐘得一信，時具晚膳，獨坐不食，須臾外出，似有事也。余卽往覓之，沿堤行至斷橋，方見莊湜，臨風獨盼。余曰：「露重風多，何爲不歸？」莊湜不答，但握余手，順步從余而返。至旅邸，余罷甚，卽就寢，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。余至夜半忽醒，時明月侵簾，余披衣卽簾下窺之，湖光山色，一一在目，此景不可多得。余欲起莊湜同觀，正衣步至其榻，榻空如也。余卽出樓頭覓之，時萬籟俱寂，瞥眼見莊湜枯立欄前。余自後憑其肩，藉月光看其面，有無數濕痕。余問之曰：「子何思之深耶？」莊湜仍不余答，但悄然以巾掩

淚。余心至煩亂，不知所以慰之，惟有強之就榻安眠。實則莊果能安眠否，余不知之，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。翌朝，余見莊面灰白，雙目微紅，食不下咽，其心似曰：『吾幽愛正未有艾，吾殆無機復吾常態，與畏友論湖山風月矣。』飯罷，余莊容語之曰：『子自昨日神色大變，或有隱恫在心，有觸而發，未嘗與吾一言，何也？試思吾與子交厚，昨夜觀子情況，使吾與子易地而處，子情何以堪？』此時余反覆與言，終不一答。余不欲擾其心緒，遂與放舟同遊，冀有以舒其憂鬱，而莊始終不稍吐其心事。余思莊天性至厚，此事不欲與我言者，必有難言之隱。昨日聞者所云得一信，甯非女郎手筆？吾不欲與莊提莊提莊女子事者，因吾知莊用情真摯，而年髮尙輕，恐一失足，萬事瓦解。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！今茲據此情景，則莊定與淡裝女郎，有莫大關係。吾老於憂思矣，無端爲莊動我纏綿悱惻之感，何哉？余同莊既登孤山，見「碧晴國」人數輩，在放鶴亭游覽。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：『Love is enough.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.』女歌畢，卽聞空谷作回音，亦曰：『Love is enough.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.』時一青年繼曰：『Oh! you kid!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.』空谷作回音如前。遊人均大笑，余見莊亦笑，然而強笑不歡，益增吾悲耳。連日天

晴湖靜，余出必強莊混同行。余視莊混，愁潮稍退，漸歸平靜之境。然莊混弱不勝衣，如在大病之後；吾則如泛大海中，但望海不揚波，則吾友之心，庶可收拾。一日，莊混忽問余曰：「吾騎馬出遊之日，曾有老人覓我否？」余卽曰：「彼日覓子者，非老人，乃一女郎。」莊混愕視余曰：「女子耶？彼曾有何語？」余始將前事告之，並問曰：「彼女子，何人也？」莊混思少間，答曰：「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。」余曰：「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興，故未言之。」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，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？吾思書必爲彼女子所寄。然耶？否耶？莊混急曰：「否。乃叔父致我者。」余又問曰：「然則書中所言，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？」莊混曰：「彼女過訪，實出吾意料之外。君言之，我始知之。」余又問曰：「如彼日子未外出，亦願見彼女子否？」莊混曰：「不願見之。」余又問曰：「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？彼老人，何人也？」莊混曰：「恐吾叔父來遊，不相值耳。」亡何，秋老冬初，莊混束裝歸去。余以腸病復發，淹留湖上，或觀書，或垂釣，或吸呂宋煙，用已吾疾，實則腸疾固難已也。他日，更來一女子，問莊混在否。余曰：「早已歸去。」余且答且細瞻之，則容光靡豔，丰韻娟逸，正盈盈十五之年也。女聞莊混已歸，卽惘惘乘軒去。余沉吟歎曰：「前後訪莊混者兩人，均麗絕人寰者也。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混何等緣分；

二人均以不遇莊滉，憂形於色，則莊滉必爲兩者之意中人，無疑矣。但不知莊滉心在阿誰邊耳？又思莊滉會言不願見前之女子，今日使莊滉在者，願見之乎？抑不願見之乎？吾今無從而窺莊滉也。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，唯情耳。莊滉宵深掩淚時，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，特其情史，未之前聞。余又深信莊滉心無二色。昔人有言：「一絲既定，萬死不更。」莊滉有焉。今探問莊滉者，竟有二美，則莊滉之不幸，可想而知。哀哉！恐吾良友，不復永年。故余更曰：天下女子，皆禍水也！

半月，余亦歸滬。行裝甫卸，即訪莊滉。其婦云：「滉日來忽發熱症，現住法國醫院。」余馳院視之。莊滉見余，執余手，不言亦不笑。余問之曰：「子病略愈否？」莊滉但點首而已。余撫其額，熱度亦不高。余此時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，故余亦無言，默坐室內，可半句鐘，見莊滉閉睫而臥。適醫者入，余低聲以病狀問醫者。醫者謂其病症甚輕，惟神經受傷頗重，并屬余不必與談往事。醫者既行，余出表視之，已八句鐘又十分矣。余視莊滉仍貼然而睡，起立欲歸。方啓扉，莊滉忽張日向余曰：「且勿遽行。正欲與君作長談也。」余曰：「子宜靜臥，吾明晨再至。」莊滉曰：「吾事須今夕告君。君請坐，吾得對君吐吾衷曲，較藥石爲有效驗。吾見君時，

心緒已甯。更有一事：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，約於九句鐘來院。吾向醫者言明，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。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，於吾爲第一見，故吾求君陪我，或吾辭有不達意者，君須助我。君爲吾至親愛之友，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。願此子向未謀面，今夕相逢，得君一證吾心迹，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，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，於事滋佳。」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，不似帶病之人，余心始釋。然余思今夕處此境地，實生平所未經。蓋男女慕戀，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，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？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，我何忍却之。余復默坐。少間，女郎已至，駐足室外。莊湜略起，肅之入，余鞠躬與之爲禮。莊湜肅然言曰：「吾心慕君，爲日非淺。今日始親芳範，幸何如也。」此際女郎雙頰爲酡，羞赧不知所對。莊湜復曰：「在座者，即吾至友曼殊君，性至仁愛，幸勿以禮防爲隔也。」女始低聲應曰：「知之。」莊湜曰：「吾無時不神馳左右。無如事多乖忤，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，實不得已。未審令兄亦嘗有書傳達此意否？」女復應曰：「知之。」莊湜曰：「余遊西湖之日，接叔父書，謂聞人言，君受聘於林姓，親迎有日，然歟？」女容色慘沮，而顫聲答曰：「非也。」莊湜繼曰：「如此事果確者，君將何以……？」語未畢，女截斷言曰：「碧海青天，矢死不易吾初心也。」莊湜心爲摧折，不復言者久。

之。女忽問曰：「妾中秋侍家母之錢塘觀湖，令叔已知之耶？」莊湜曰：「或知之也。」女曰：「妾湖上訪君未遇，令叔亦知之耶？」莊湜曰：「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。」女曰：「令叔今去通州，何日歸耶？」莊湜曰：「不知。」女郎至此，欲問而止者再已，而囁喘問曰：「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？與妾同鄉同塾，其人柔淑堪嘉也。」莊湜曰：「吾居青島時，曾三次見之，均吾婦紹介。」女曰：「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，是彼告我者。彼今亦在武林，未與湖上相遇耶？」莊湜曰：「且未聞之。」此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：「子行後，果有女子來訪。」女驚向余曰：「請問先生，得毋密髮虛靈，亭亭玉立者歟？」余曰：「是矣。」莊湜聞言，淚盈其睫。女郎蹶然就榻，執莊湜之手，泫然曰：「君知妾，妾亦知君。」言次，自拔玉簪授莊湜曰：「天不從人願者，碎之可爾！」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。余視表此時剛十句鐘矣，余乃勸女郎早歸，俾莊湜安歇。女郎默默與余握手，遂淒然而別。嗟乎，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，亦即會晤之終也。

余既別莊湜，靈芳二人而歸，輾轉思維，終不得二子真相。莊湜接其叔書，謂靈芳將結婚。他姓，則心神驟變，吾親證之，是莊湜愛靈芳真也。余復思靈芳與莊湜晉接時，雖寥寥數語，然吾窺伺此女有無限情波，實在此寥寥數語之外。余又忽憶彼與余握別之際，其手心熱度頗



高，此證靈芳之愛莊，亦真也。據二子答問之言推之，事或爲其叔中梗耳。莊云與蓮，凡三遇，均其婦氏引見，則蓮必爲其叔婦所當意之人。靈芳問我，「密髮虛髻，亭亭玉立。」此八字者，舍湖上第二次探問莊之女郎而外，吾固不能避作答辭也。然則所謂蓮，佩女士者，余亦省識春風之面矣。第未審莊亦愛蓮，佩如愛靈芳否？蓮亦愛莊，如靈芳否？既而余愈思愈見無謂，須知此乃莊之情關玉扇，並非屬我之事也。又奚可以我之理想，漫測他人情態哉？余乃解衣而睡，遂入夢境。願夢境之事，似與真境無有差別。但以我私心而論，夢境之味，實長於真境滋多，今茲請言吾夢：一夢偕莊，靈芳、蓮、佩三子，從帶錦橋，泛棹裏湖，見四圍荷葉，已殘破不堪，猶自戰風不已。時或瀉其淚珠，一似哀訴造物，余憐而顧之，有一葉搖其首而對余曰：「吾非乞憐於爾，爾何不思之甚也。」將至西冷橋下，靈芳指水邊語蓮、佩曰：「此數片小花，作金魚紅色者，亦楚楚可人。先吾親見之而開，今吾復親見之而謝，此何花也？」蓮、佩曰：「吾未識之，非蘋花耶？」莊轉以問余，余曰：「此與蘋同種而異類，俗名「鬼燈籠」，可爲藥料者也。」言時，已過西冷橋，靈芳、蓮、佩忽同聲歌曰：「同攜女伴踏青去，不上道傍蘇小墳。」俄而歌聲已杳，余獨臥胡床之上，窗外晨曦在樹，曉風新夢，令人惘然。余飯後，復至靈

院，以紫白相間之花十二當贈莊。莊靜臥榻上，昨夕之事，余不欲重提隻字，乃絮論湖上之遊，明知此於莊混爲不入耳之言，然余不得不如是也。余見昨夕女所遺簪，猶在枕畔，因謂莊混曰：「此物子好自藏之。」莊混開眸微視，則搖其首，余爲出其中裹之，置枕下。已而莊混向余曰：「吾婦晨朝來言，吾叔將歸，與吾同居別業。」余曰：「令叔年幾何？」莊混曰：「六十。」繼曰：「吾叔屢次阻吾與靈芳相見，吾至今仍不審其所以然，然吾心愛靈芳，正如愛吾叔也。」余順問曰：「靈芳之兄何人也？」莊混曰：「吾同學，而肝胆照人者也。」余曰：「彼今何在？」曰：「瑞士。」余曰：「有書至否？」曰：「有，書皆爲我與靈芳之事者。」余曰：「云何？」曰：「勸我邀求阿嬈，早訂婚約。但吾嬈之意，則在蓮佩。」余曰：「蓮佩何如人耶？」曰：「彼爲吾嬈外甥，幼工刺繡，兼通經史，吾嬈至愛之。」余卽接曰：「子亦愛之如愛靈芳耶？」莊混微歎而答曰：「吾亦愛之如吾嬈也。」余曰：「然則二美并愛之矣。」莊混復歎曰：「君思「駟水三千」之義，當識吾心。」余曰：「今問子心所先屬者阿誰？」曰：「靈芳。」余曰：「子先觀面者爲蓮佩，而先屬意者乃靈芳，其故可得聞歟？」曰：「前者吾遊京師，正袁氏欲帝之日。某要人者，吾故人也，一日，招我於其私宅，酒闌，出文書一紙，囑余譯以法文。余受而讀之，乃通告

列國文件，盛載各省勸進文中之警句，以證天下歸心袁氏。余以此類文句，譯成國外之語，均虛妄怪誕，諛諛便辟之辭，非余之所能勝任也。於是敬謝不敏。某人曰：「子不譯之，可。今但懇子聯名於此，願耶？」余曰：「余非外交官，又非元老，何貴署區區不肖之名？遂與某人別三日，有巡警提余至一處，余始知被羈押。時杜靈運爲某院祕書，聞吾爲奸人所陷，鼎力爲余解免，事後棄職，周遊大地，今竊瑞士。靈運弱冠失父，偕靈芳遊學羅馬四年，兄妹俱有令名者也。當余新歸海上，偕靈運卜居湧泉路，肥馬輕裘與共。靈運將行，余與之同撮一小影，爲他日相逢之券。積日靈運微示其賢妹之情，拊余肩而問曰：「亦有意乎？」余感激幾於泣下。其時吾心許之，而未作答詞焉。吾思三日，乃將靈運之言聞于叔婦，叔婦都不贊一辭，吾亦置之不問。一日，靈運別余，蕭然自去。靈運情義，余無時不深念之；願雖未見其妹之面，而吾寸心注定，萬劫不能移也。」余曰：「子既愛之，而不願見之，是又何故？」莊澁曰：「始吾不敢有違叔父之命也。」余曰：「佳哉，爲人子姪，固當如是。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與靈芳相見者，亦以子天真誠篤，一經女子眼光所攝，萬無獲免。此正令叔慈愛之心所至，非猜薄靈芳明矣。吾今復有一言進子，以常理度之，令叔婦必爲子安排妥當；子雖初心不轉，而蓮佩必終屬子。子若

能急反其所爲，收其嚮靈芳之心，移向蓮佩，則此情場，易作歸宿；而靈芳亦必有諒子之一日。不然者，異日或有無窮悲慨。子雖入山，悔將何及？余言至此，莊湜面色頓白，身顛如冒寒。余頗悔失言，然而爲莊湜計，舍此再無他言可進。余待莊湜神息少靖，乃去。

數日，其叔婦果挈莊湜居於江灣之別業。余往訪之，見其叔手東萊博議一卷，坐藤椅之上，且觀且搖其膝。莊湜引余至其前曰：「阿叔，此吾友曼殊君，同吾遊武林者也。」其叔聞言，乃徐徐脫其玳瑁巨大眼鏡，起立向余略點其首，問曰：「自上海來乎？」余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吾聞汝足跡半天下，甚善，甚善。今日天色至佳，汝在此可隨意遊覽。」余曰：「敬謝先生。」時侍婢將茶食呈于簾几之上。莊湜引余坐定，其叔勸進良殷，以手取山楂糕，糖蓮子分余，又分莊湜。余密覘其爪甲頗長，且有黑物，藏於爪內；余心謂墨也，彼必善爪書。茶既畢，莊湜導余觀西苑。余且行且語，莊湜曰：「令叔和藹可親。子試自明心迹，於事或有濟也。」莊湜曰：「吾叔恩重，所命靡不承順。獨此一事，難免有逆其情意之一日；故吾無日不耿耿於懷。迹吾叔心情，亦必知之而憐我。特以此屬自由舉動，吾叔故謂蠻夷之風，不可學也。」爾時隆隆有車聲。莊湜與余卽至苑門。車門既啓，一女子提其鞵下地，余靜立瞻之，乃臨存湖上之第二女郎也。

女一視余，卽轉目而視莊湜，含嬌含笑，將欲有言。余知莊湜中心已戰慄，但此時外貌嬌爲鎮定。女果有言曰：「聞玉體有恙，今已平善耶？」莊湜曰：「謝君見問，癒矣。」女曰：「吾前歸自青島，卽往武林探君，不料君已返滬。」言至此，迴其清盼而問曰：「曼殊先生歸幾日矣？」余曰：「歸已六日。」女少思，已而復問莊湜曰：「湖上遇靈芳姊耶？」莊湜曰：「彼時適外出，故未遇之。」女急續曰：「然則至今亦未之見面耶？」此語似夙備者。斯時莊湜實難致答，乃不發一言。女凝視莊湜，而目中之意，似曰：「枕畔贈簪之時，吾一一知之矣！」少選，侍婢請女入。余同莊湜往草場中，徘徊流盼，忽而莊湜顏色慘白，疑立不動；余再三問之，始曰：「余思及蓮佩前此垂愛之情，及阿嬌深恩，而吾今茲愛情所嚮，乃乖忤如是，中心如何可安？復悟君前日訓迪之言，吾心房碎矣！」余見莊湜愛深而言婉，因慰之曰：「子勿戚戚，弗甯。容日吾當代子陳情於令叔，或有轉機，亦未可料。」實則余作此語，毫無把握。然而溺於愛者，乃同小兒，其視吾此語，亦如小兒聞人話餅，莊湜又焉知余之所憐憫者耶？余辭莊湜歸，中途見一馬車，瞥然而過，車中人卽蓮佩也，其眼角頗紅。余心歎此女實天生情種，亦橫而不流者矣。方今時移俗易，長婦媵女，皆競侈邪，心醉自由之風。其實假自由之名，而行越貨，亦猶男子借愛國之義，而

謀利祿。自由之女，愛國之士，曾遊女市僧之不若，誠不知彼輩性靈果安在也。蓋余此次來滬，所見所聞，無一賞心之事。則舊友中不少懷樂觀主義之人。余平心而論，彼負抑塞磊落之才，生於今日，言不救世，學不匡時，念天地之悠悠，唯有強顏歡笑，情鬱於中，而外貌矯爲樂觀。逆彼心情，苟謂諸國老獨能關心國計民生，則亦未也。迄今行至黃浦，時約十句鐘，捫囊只有銅板九枚。心謂爲時夜矣，復何能至友人住宅。昔余羈異國，不能謀一宿，乃任驛路之待客室，吸烟待旦，此法獨不能行之上海。余逕至一報館，訪某君。某君方埋首亂紙堆中，持管疾書，見余笑曰：「得毋謂我下筆千言，胸無一策者耶？」余曰：「此不生問題者也。夜深吾無宿處，故來奉擾。」某君曰：「甚善。吾有烟榻，請子先臥，吾畢此稿，卽來共子聚談。吾每日以「勸奮勸奮」入閣入關」諸名詞見累，正欲得素心人一談耳。」余問曰：「子於何時就寢？」某君曰：「明晨五六句鐘始能就寢。子不知報館中人，一若依美國人之起臥爲準則耶？」余曰：「然則聽我去睡。明晨五六句鐘，適吾起時也。」某君曰：「子自臥，吾自爲文。」余乃和衣而睡。明晨，余更至一友人家。友人顧問余曰：「子冬衣猶未剪裁，何日返西湖去？」余曰：「未定。」友人出百金紙幣相贈曰：「子取用之。」余接金，卽至英界購一表，計七十圓。意雖滬時以此表還贈

其公子上學之用，亦達其情。余購表後，又購呂宋烟二十圓之譜，即返向日寄寓友人之處。翌日，接莊澁箋，約余速往。余既至，莊澁即牽余至臥室，細語余曰：『吾婦明日往接蓮佩來，此同住，吾今殊難爲計，最好君亦暫寓舍間，共語晨夕。若吾一人獨居，彼必時來纏擾。彼日吾冷然對之，彼悵惘而歸，吾知彼必有微言陳於吾婦也。』余曰：『尊婦尙有何語？』莊澁曰：『此消息得之侍婢，非吾婦見告者。』余曰：『余一週之內，須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，愧未能如子意也。』莊澁曰：『使君住此一週亦佳，不然者，吾唯有逃之一法。』余即曰：『子逃向何處？』莊澁曰：『吾已審思，如事迫者，吾唯有約靈芳同往蘇州，或長江一帶商埠。』余曰：『靈芳知子意否？』莊澁曰：『病院一別，未嘗再見，故未告之。』余曰：『善，余來陪子住，細細商量可也。子若貿然他遁，此下下策，余不爲子取也。』余是日即與莊澁同居，其叔婦遇余，一切殷渥，余甚感之。明日，蓮佩亦遷來南苑，所携行李，甚簡單，似不久住也者。余見莊澁與蓮佩每相晤面，亦不作他語，但莞爾示敬而已。有時見蓮佩佇立廳前，莊澁則避面而去，蓮佩故心知之，而無如何也。一日天陰，氣候頗冷，余同莊澁閒談書齋中，忽見侍婢捧百葉水晶糕進曰：『此燕小姐新製，囑鱧公子并答。』莊澁受之。侍婢去未移時，而蓮佩從容含笑入齋，問起居。莊澁此時無

少驚異，亦不表殷勤之貌，但曰：『多謝點心。請燕小姐坐近爐次，今日氣候甚寒也。』蓮佩待余兩人歸元座，乃歛裾坐於爐次，蓋服西裝也。上衣爲雪白毛絨所織，披其領角，束桃紅領帶，狀若垂巾；其短裾以墨綠色絨製之，着黑長襪，履十八世紀流行之烏。乃玄色天鵝絨所製，尖處結桃紅 Ribbon，不冠，但虛鬢其髮，兩耳飾鑽石作光，正如烏雲中有金星出焉。余見莊 滉危坐，不與之一言，余乃發言問曰：『燕小姐，嘗至歐美否？』蓮佩低鬟應曰：『未也。吾意二三年後，當往歐洲一弔新戰場。若美洲，吾不願往，且無史跡，可資憑眺；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爲要義，常曰：『Two dollars is better than one dollar.』視吾國人，直如狗耳，吾又何顏往彼都哉？人謂美國物質文明，不知彼守財虜，正思利用物質文明，而使平民日趨於貧。故僞人道者有言曰：『使大地空氣而能買者，早爲彼輩吸收盡矣！』此語一何沉痛耶？』言已，出素手加煤於爐中。莊滉乘間取書自閱。蓮佩加煤既已，遂辭余兩人，迴身斂裾而去。余語莊滉曰：『斯人恭讓溫良，好女子也。』莊滉愁歎不語。余乃易一新呂宋烟吸之，未及其半，莊滉忽拋書語余曰：『此人於英法文學，俱能道其精義，蓋從蘇格蘭處士查理司習聲韻之學，五年有半，匪但容儀佳也。此人實爲我良師。吾深恨相逢太早，至反不願見之，嗟夫，命也！』



莊湜言時，含淚於眶。頃之，謂余曰：「君今同我一訪靈芳可乎？其兄久無書至，吾正憂之。」余曰：「可。」遂同行。至巴子路，問其婢，始知靈芳母女往崑山已數日，乃悵悵去之。比歸別業，則見蓮佩迎於苑門之外，探懷出一函，呈莊湜曰：「是靈芳姊手筆，告我云已至崑山，不日返也。」翌日，天氣清明，飯罷，莊湜之婦命余等同遊。其別業舊有二車，此日二車均多添一馬，成雙馬車。是日，蓮佩易紫羅關色西服，余等既出，途中行人，莫不舉首驚望，以蓮佩天生麗質，有以惹之也。甫至南京路，日已傍午，余等乃息於春申樓，進午餐焉。當余等憑欄俯視之際，余見靈芳於馬路中乘車而過，靈芳亦見余等，但莊湜與蓮佩並語，未之見，余亦不以告之。餐罷，即往蕙羅彙司諸肆購物，以蓮佩所用之物，俱購自西肆者。是日，蓮佩倍覺欣歡，乃益增其媚。莊湜即奉承嬌氏慈祥顏色，亦不云不樂。余即類星軺隨員，故無所增減於胸中。蓮佩復自購泰西銀管四枝，贈莊湜一雙，贈余一雙；觀劇之雙眼鏡二，莊湜一，余一。諸事既畢，即往徐園，而徐家匯而梁園，而崔園。遊興既闌，莊湜請於其婦曰：「今夕不歸別業，可乎？」其婦曰：「不歸固無不可，但旅館太不潔淨。」莊湜曰：「有西人旅舍曰聖喬治，頗有幽致。如阿嬌願之，吾今夕當請阿嬌觀泰西歌劇。」其婦即曰：「今夕聞歌，是大佳事，但汝須恭請燕小姐爲我翻譯。」莊

湜曰：『善。』嚮晚，余等遂往博物院劇場，至則泰西仕女雲集，蓋是夕所演，爲名劇也。蓮佩一口譯之，清朗無異臺中人，余實驚歎斯人靈秀所鍾。余等已觀至兩句鐘之久，而蓮佩猶滔滔不息。忽一烏衣子弟登臺，怒視坐上人，以悽麗之音言曰：『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, I neither know nor want. I know God's love, and that is not weak or mild.

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error of death; it offers carresses which leave wounds, What did God answer in the olive grove,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, and prayed and prayed: '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'? Did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th? No, child;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.』

蓮佩至此忽停其懸河之口，莊湜之婦問之曰：『何以不譯？』再問而蓮佩已呆若木鷄。余與莊湜俱知蓮佩爾時，深爲感動。但莊湜之婦，以爲優人作狎辭，卽亦不悅，遂命余等歸於旅邸。旣歸，余始知是日爲蓮佩生日也。明日凌晨，蓮佩約莊湜共余出行草地中。行久之，蓮佩忽以手輕扶莊湜左臂，低首不語，似有倦態，梨窩微泛玫瑰之色。莊湜則面色轉白，但仍順步徐行。比至廊際，余上階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，請莊湜曰：『晨餐尙有一句半鐘，吾儕暫歇於此。

子聽鳥聲乎？似云將卒歲也。蓮佩聞余言，引領外盼，已而語莊湜曰：「汝觀郊外木葉，半已零墜，飛鳥且絕迹，雪景行將陳於吾人睫畔。」且言且注視莊湜，奈莊湜一若罔聞，拈其表鍊，玩弄不已。余忽見有旅客手執球網，步經客室而去，余亦隨之往觀。已有二女一男，候此人於草地。余觀彼四人擊網球，技甚精妙，余返身欲呼莊湜，蓮佩同觀。豈料余至客室，則見莊湜猶癡坐梳花椅上，目注地氈，默不發言。蓮佩則俛身於莊湜之右，披髮垂於莊湜肩次，侈其唇櫻，睫間頗有淚痕，雙手將絲巾疊摺卷之，此絲巾已爲淚珠濕透。二人各知余至。蓮佩心中似謂：「吾今作是態者，雖上帝固應默許。吾鍾吾愛，無不可示人者。」而莊湜此時，心如冰雪。須知對此傾國弗動其憐愛之心者，必非無因。願蓮佩芳心不能諒之。讀者或亦有以恕蓮佩之處。在莊湜受如許溫存膩態，中心亦何嘗不碎？第每一思念「上帝臨汝，無二爾心」之句，卽亦凜然爲不可侵犯之男子耳。余問莊湜曰：「尊婦睡醒未？」莊湜微曰：「吾今往謁阿嬅。」遂藉端而去。蓮佩卽起離椅，就鏡臺中理其髮，而後以絲巾淨拭其靨。余心中甚爲蓮佩淒惻，此蓋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也。

迄余等返江灣，莊湜頻頻歎喟，復時時細詰侍婢。是夕余至書齋覓書，乃見莊湜含淚對

燈而坐，余卽坐其身畔，正欲覓辭慰之。莊湜悽聲語余曰：『靈芳之玉簪碎矣！』余不覺驚曰：『何時碎之？何人碎之？』莊湜曰：『吾俱不知。吾歸時卽枕下取觀，始知之。』莊湜言已，嗚咽不勝。適其時蓮佩亦至，立莊湜之前，問曰：『君何謂而哭也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？幸相告也。』百問不一答。蓮佩固心知其哭也爲彼，遂亦卽莊湜身畔掩面而哭。久之，侍婢扶蓮佩歸臥室。余見莊湜戰慄不已，知其病重矣，卽勸之安寢。明晨，余復看莊湜，莊湜見余，如不復識，但注目直視，默不一言。余卽時請謁其叔，語以莊湜病症頗危，而稍稍道及靈芳之事，冀有以助莊湜於毫末。其叔怒曰：『此人不聽吾言，狂悖已甚，煩汝語彼：吾已碎其玉簪矣。此人年少任情，不知：「術女不貞，術士不信」，古有明訓耶？』言已，就案草一方交余曰：『據此人病狀，乃肝經受邪之證。用人參、白芍、半夏、各三錢；南星、黃連、各二錢；陳皮、甘草、白芥子，各一錢；水煎服，兩三劑則瘡煩爲我照料一切。』言時浩歎不置。余接方嗒然而退，招侍婢往藥局配方。侍婢低聲語余曰：『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，事甚怪。主母戒勿洩言於公子。』余卽問曰：『汝親見燕小姐死狀否？』侍婢曰：『吾今早始見之，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。』余曰：『萬勿告公子。汝速去取藥。』及余返莊湜臥內，莊湜面發紫色，其唇已白，雙目注余而不轉。余問：『安否？』累

問，莊湜却如不聞。余靜坐室中，待侍婢歸。莊湜忽而搖首歎息，一似知蓮佩昨夕之事者，然余心料無人語彼，何由知之。忽侍婢歸以藥付余，復以一信呈莊湜。莊湜觀信既已，即以授余，面色復變而爲青。余側身撫其肩，莊湜此時，略下其淚，然甚稀疎。余知此乃靈芳手筆，願今無暇閱之。更遲半句鐘，侍婢將湯藥而進，莊湜徐徐服之，然後靜臥。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，覽之。信曰：——湜君足下：病院相晤之後，銀河一角，咫尺天涯。每思隆清盛意，卽亦點首太息而已。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。前日趨叩高齋，正君偕蓮姑出遊時也。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，昔日遺簪，乃妾請於令叔碎之，用踐前言者也。今茲玉簪既碎，而吾初心易矣。望君勿戀戀細弱，須一意憐愛蓮姑。妾此生所不與君結同心者，有如曠日。復望君順承令叔嬾之命，以享家庭團圓之樂，則薄命之人，亦堪告慰。嗟乎！但願訂姻緣於再世，盡燕婉於來生，自茲訣別，夫復何言？靈芳再拜。

余觀竟：一歎莊湜一生好事，已成逝水；一歎蓮佩之不可復作，而靈芳此後情境，余不暇計及之矣。莊湜忽醒而吐，余重復搓其背。莊湜吐已，語余曰：「靈芳絕我，我固諒之，蓋深知其心也。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，然而……」言至此，咽氣不復成聲。余卽扶之而臥，直至晚上，

都不作一言。余囑侍婢好好看視，冀其明日神識清爽，即可仍圖歡聚。余遂離其病榻，歸寢室。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，亦唯有靜坐吸煙，聯吸十餘枝，始解衣而睡，出新表視之，不覺一句半鐘。余甫合眼，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，望之，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，而啓余曰：『公子氣斷矣！』余急起趨至其室，按莊湜之體，冷如冰霜。少間，其叔婦俱至。其叔捨太息之外，無他言，唯其婦垂淚顫聲撫莊湜曰：『汝真不解事，累我至此田地。』言已復哭。天明，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，出新表典押，意此表今不送人亦無不可。余既典得四十金，卽出，乃遇一女子，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，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，遂問之曰：『靈姑安否？』女含淚不答。余知不佳。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語余曰：『姑娘前夕已自縊，恫哉！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，故主母命我來此耳。』余聞此語，傷心之處，不啻莊湜親聞之也。遲三日，爲莊湜出葬之日，來相送者，則其遠親一人，同學一人，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，而殞其天年也。既安葬於衆妙山莊，余出厚資給守山者，令其時購鮮花，種於墳前，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。今茲莊湜、靈芳、蓮佩之情緣既了，彼三人者，或一日有相見之期，然而難也！

## 非夢記

吾邑汪玄度，老畫師也。其人正直，爲里黨所推。妻早亡，贖二女，長曰薇香，次曰芸香，均國色。玄度自教二女繪事。有燕生名海琴者，其父與玄度世交，因遣之從玄度學。旣三年，頗得雲林之致，而生孜孜若無能也。玄度愛生如己子，欲以薇香妻之，生之父母，俱皆當意。生行年十二，遭母喪，父挈之博遊西樵。逾年歸，將爲生行訂婚之禮，不料以消渴疾卒，生惟依其孀劉氏。後三年，玄度重以姻事問於劉，劉意殊不屬，乃婉言曰：「待之，待之，更三年議此，未遲也。」一日，劉假無心之詞，問生曰：「汝愛薇香否？」生視地不答。劉曰：「薇香好女子也；惟我問諸寡命先生矣，恐不利於汝，故爲汝辭之耳。」生愈不語。過四日，生得沉疾，劉百問不一答。劉心知其理，耳語之曰：「我有甥女鳳嫻，與薇香不上下，定爲汝妻之，勿戚也。薇香但善畫，須知畫者，寒不可衣，饑不可食，豈如鳳嫻家累千金，門當戶對者耶？」生不語如故。又過五日，生病稍痊，劉大悅，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。詰朝，生徐行至燕處之室，甫入，見劉與一靚妝女郎共話。女突見生，卽起立欲避，生凝矚不轉。劉見生，慰問倍切，忽而微哂，引女郎之手，卽問生曰：「昨日點心美乎？」生曰：「厥製滋佳。」因問所自來。劉向女郎言曰：「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，彼病新痊，食量必倍於汝。」此時女郎紅上梨窩，生肅然欲退，劉止之，笑曰：「海琴今日

見嘉賓不拜，何也？既啖人家點心，不當道謝耶？」生如言，與女郎爲禮，女亦筭爾，盈盈下拜，此觀面之始也。停午，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，生亦欣然相受。抵暮，生患又發，體中溫度逾四十。第二日，人略清爽，復見女郎，輒步溫香，捧藥而進。自是殷勤調護，彼此默不言。一夕，生目稍瞑，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，加諸鼻端聞之，復傾首以唇櫻微親生之顙。迨生張目而視，則女郎悄立於燈畔，著雪白輕紗衫，靡顏膩理。二人眼光頻頻相對，生中心愈覺搖搖，久之，微啓女郎曰：「阿姊恠矣。」又曰：「何事見教？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。」女低鬟不應。有間，生再問曰：「嬌娘安睡未？」女又不應。然見生發問，若欣欣然有喜色，卽探懷出一嵌珠小盒授生，迴身而去。厥後，生久不覩女郎，乃私叩阿娟曰：「前日女郎何人也？」阿娟笑而不答。他日又問，附耳曰：「汪家薇香，公子認得未？」旣而生自念薇香真默達禮，吾雖在病中，豈容爲我侍側；矧以香盒見貽，於禮尤悖。生不見薇香七稔，然幼小之時，知其腰纖細，髮茂密，及其雙窩動處，今日尙歷歷憶之。繼而更設一想，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，非真薇香，殆阿娟給我耳。執盒細瞻之，異常精好，凝香如故，則又明明非夢。使阿娟之言屬實，何以容髮並不符。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。綜之，此女郎非薇香，卽鳳嫻，非鳳嫻，卽薇香，舍此二人，嬌娘決無遣看病榻。



之理。由是往復推勸，如入魔不醒，忽而急起呼曰：「阿娟，汝趣告主母，公子非薇香，卽畢生不娶也。」數日，生似愈而非愈，劉復慰曰：「江須自甯其神，明春爲汝娶薇香也。」生自此日，爲狀微適。有僧名遣凡者，與生素舊，微窺其情，隨時示以般若意旨，令自開悟，而生執於滯情，疑信參半。破夏，遣凡約生赴鼎湖，居報恩寺四十餘日，病仍弗瘳。一日，生泛舟過一橋，有二女行釣水邊，微風動裾，風致乃如仙人。生審覘之，的與垂髻時無參差，正薇香姊妹也。心躍然動不已，知阿娟之言果妄。既歸，訪之小沙彌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。明日晨齋畢，生謁玄度。玄度處衣垢面，而神宇高古，方伏案作書，畫松下老僧，獨坐彈琴，一鶴飛下。既竟，命生爲題之，生接筆構思，少選，書一絕句曰：海天空闊九皋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。明日飄然又何處，白雲與爾共無心。玄度自燃其鬚曰：「字跡類女子，然小詩可誦也。」已而告生曰：「吾來已兩月，一二日須返里，爲先人修墓。汝羸弱，於此靜養爲宜，吾事畢卽來看汝。」生聞言，戚然改容，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，遂辭其師出門。惘惘路上，過韋媼，迎面言曰：「久未見公子，公子面容瘦削，何也？我正有無窮之言，宜加質問，公子許我乎？」生心滋異，迴憶媼是薇香孀母，慈祥之人也，恭謹答曰：「惟媼之命。」媼第一問曰：「頗聞人言，公子已定婚，其人麗且富也，非歟？」

生曰：『未之前聞。』第二問曰：『公子髫齡時，與徽香甚相親愛，今公子憶念之乎？』生曰：『深憶之。』第三問曰：『徽香曾有何物贈公子？』生曰：『有，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心花釵。』第四問曰：『今猶在否？』生曰：『珍藏之。』最後第五問曰：『公子愛花釵，抑愛表妹之香盒耶？』生始聳然不能爲辭，相顧良久，反問媪曰：『媪那由知香盒事？』媪不答，卽正色言曰：『徽香傾心向公子以來，匪日不思公子，密告我曰：『不偶公子，不如無生。』我深念徽香雖貧，公子夙稱風義，因如是負一女子耶？』生從容答曰：『我心亦如徽香，此事稟父母之命，我實誓此心，天下女子，非徽香不娶也。』遂將得病受盒諸事，一一白媪，媪始省劉之用心，並非公子忘懷。生瀕行曰：『上帝在天，矢死不移吾志。』媪曰：『佳哉，公子之言也。公子珍重千萬，我他日會令徽香見公子，望公子勿泄於人。』生歸寺中，日思日懼，知劉果無意於徽香。一日，閑步至山門，見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，知清秋亦垂盡矣。卽以此日辭遣，凡歸家，遣凡勉之曰：『子有夙慧，我深信之，毋近淖約，自不沈煩惑之海，子其念之。』生抵家，日伺韋媪之踐其前約，忽而阿娟趨至，睜目謂生曰：『公子且登樓，有事相告。』生果從之登樓，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，遙指澤邊言曰：『公子諦視之，勿誤也。』生引鏡臨眺，遠遠一女子，倚風獨盼，審視，赫然徽

香也。俄一男子步近其前，生覺手足酥軟，墜鏡於地。阿娟扶之下樓，生幾乎日不動。阿娟乘間曰：「言之，或勿訝耶？吾見此狀，不一次矣。以公子不在家，未即進言於公子。前時公子見問，侍湯藥者何人，吾以爲薇香，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。表妹幽閑貞靜，愛公子罔有悛心，而薇香之爲人，公子今日殆有以見之矣。然公子當日要吾告主母，非若人不娶，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？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。主母時亦有言，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，然而婚姻事大，既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？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，以試公子懷抱，奈何公子不察，口口聲聲，謂非薇香不要。至於苦病連綿，今公子自思，豈可以金玉之質，爲銜女摧折，其慙真不值薇香之一笑。公子誠能自淨其心，一依主母之命，則吾亦藉公子洪福，承迎公子，終身享有齊眉之樂。願公子審思之。」阿娟言畢，生注目視几上書篋，默不一語。明日，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，而告生曰：「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。」言已遂行。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：「表兄，玉體少安耶？」生應曰：「敬謝表妹。」二人寂然而立，空庭落葉，二人一一聽之。鳳嫻覘生睫間，似有淚痕，婉憇之曰：「望蒼蒼者祐表兄無恙。」言已乃出。既而稍停趾，似待生發言，生果有言曰：「請表妹得閒來坐。」鳳嫻既去，生復悄然自念，移時即啓書篋，出花釵。

以脫埃淚，然後裹之，呼阿娟告曰：「爲我敬還徽姑，言公子家法嚴，不容久藏此物也。」一日，淡雲微雨，鳳嫻獨至生室，助生理浴衣。壁上有鏡，鳳嫻對鏡而坐，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，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，獨有神悟。蓋鳳嫻生長蘇州，女織織而談蘇州之事，間以昵辭，生但唯唯。繼而坐於生側，卷其纖指央曰：「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？」生猜之不中。鳳嫻微笑，執生之手，自脫珊瑚戒指，爲生着之；遂以鑿親生唇際，欲言而止者再，乃嚙喘言曰：「地老天荒，吾愛無極。」言已，竟以輕玉溫香之身，實生懷裏。生自還釵之後，心緒悽愴，甚於亡國。鳳嫻備悉其事，故沾沾自喜，以爲生正在迴心轉意，徐徐輸以情款，即垂手而得。劉即時時引生，同鳳嫻遊履苑中，生益慚然，覺天下無一事一物，能令其心生喜悅者。猛憶遣凡平昔所言，款款近情，殊非虛妄。作計既定，即託病辭，劉重往鼎湖。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，頻使鳳嫻傳問，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嫻，而鳳嫻濃情蜜意，日益加切。一日，大霧迷漫，生晨起引目望海，海沉沉無聲。久之，亦似沈吟語曰：「世人夢中，悠然自得真趣，若在日間，海闊天空，都無意味也。」生正在垂眉閉眼，適其時微聞足音，憬然迴顧，則鳳嫻、阿娟同至。生延坐曰：「謝表妹遠道臨存。」鳳嫻曰：「我來求教，何言謝也。」忽而愕視生曰：「表兄胡爲顏色猝變？寺中風露侵人，表兄今日同

吾歸乎？」生乃凝思曰：「表妹勿爲吾憂，吾山居樂也。」阿娟將荔支進生，鳳嫻爲生璧之，此時各有心緒，脈脈不宣。阿娟旣退，鳳嫻含笑問曰：「有人咏荔支殼云，『莫道紅顏多薄命，昨宵曾抱玉郎來。』二語工乎？」生似有所念，已乃漫應曰：「工。」鳳嫻方欲再言，生頗踉蹌，時見天際鴈羣，忽而中斷，至於遙遙不見，遂對鳳嫻脫口言曰：「累勞玉趾，良用歉仄。旣承垂愛，今有至言相告：吾多病殆不能歸家，卽於寺中長蔬拜佛，一報父母養育之恩，一修來生之果。幸表妹爲白嬌娘，請嬌娘哀恕之。」鳳嫻聞言，蘊淚於睫，視生曰：「表兄，此言何謂？吾豈敢傳於尊孀。須知吾身未分明，萬一尊孀聞此言，以爲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，則吾與表兄，無相見之日；表兄彬彬溫藹之人，豈忍之乎？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，顧其人弗端，人皆知之，表兄甯無所聞？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，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。嗟夫，表兄傾聽之，海潮漸逝，是吾癡身處也！」言訖，嗚咽不已。此時情網彌天而下，生莫知所可；又見鳳嫻已清瘦可憐，竟以手扶鳳嫻，恍然凝思，旣而變其詞曰：「表妹旣知吾言爲有因，則必宥其離世之志。表妹高義干雲，吾豈無感？竊在心適所言肆甚，須知吾心房已碎，不知爲計，還望表妹憐而恕我。表妹慎勿哭，人且來。」鳳嫻卽曰：「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。」生歛容答曰：「自今以去，常接表妹歡笑，不

得謂非上蒼垂惑。鳳嫺此時，如石去心，復露其柔媚之態，抱生，以己頰僂生之頰，已而力加親吻，遂與生別。生一夕聞僧言，玄度重來寶幢養痾，携燈參謁，則玄度病頗沈頓，二女并侍榻側。薇香見生入，卽避座而去，芸香垂其雙睫，似不欲視生也者。玄度視生，乃無一言。時方雨甚，韋媼堅留生宿隔院，夜已深沉，媼持燈來視，亦甚致禮敬，已而突詰生曰：「公子前此使阿媼期薇香於澤畔，公子乃忽爽其約，而遣他人替代，宜乎薇香不與之言而返，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？其時吾曾謁公子之門，阿媼答言，公子已外出，公子豈知薇香憂迫之情而憐恤之耶？薇香初意，本不欲出，吾特以公子情深義重，力加勸勉，始毅然赴命耳。」生聞言，心爲一震，卽倉皇答曰：「此何日事，吾未嘗有是約也。」媼思之，復曰：「是亦不能無問，然則花釵亦非公子親交阿媼者耶？」生曰：「花釵固吾親交阿媼，令返薇香。」媼曰：「意何在也？」生曰：「此語何能答，亦不須問，今實告吾媼，吾此來鼎湖，不久當祝髮爲僧……」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，乃逆吞其淚，顫聲曰：「請媼語吾親愛之人，釵去而寸心存也。」媼此時愀然作色曰：「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者，相抱而泣，沙彌共見之，此曷爲而然者耶？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，吾今然後知公子矣。」媼與生對答時，薇香潛立戶外，一一俱聞之。旣返，踞椅於邑，抽刀遽欲自剄，

聞其父呻楚聲，則又自止，若是者三。頃之，與芸香共寢，芸香言相生儀表，決非負心之人。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，猶有藕斷絲連之意，又思答媼之第一語，中心油然暗喜，意必有人誑生，則他時二人親證，自能迴復其心。是夜雨滴不止，生亦不能成寐，思媼之言，實出至誠。知前時所見，實薇香見給於人，愈思則愈見，薇香淑質貞亮，決其人無他遇。天明，將還釵本末陳露於媼，深自引咎，乃歸寺汲汲無歡。無何，女度病卒，生出資營葬於寶幢，媼遂同薇香姊妹歸鄉，生亦以劉命催歸。歸時已不見鳳嫻，生始責阿娟妄言傷正，阿娟志忘曰：「不敢，既不許吾爲知言，公子當後識耳。」越日，劉謂生曰：「汝終日容色不悅，何也？汝須自珍重，月內我爲汝定鳳嫻爲婦，臘月消吉成禮，百年之好，吾爲汝慶。汝前謂非薇香不娶，此汝年鬢尙輕，不曉世事。薇香德素何如，今姑勿論，使其人卓然貞白，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，且藐吾家世。我仔細迴環，所以必爲汝娶鳳嫻者，門戶計耳，非我故爲猜薄薇香。鳳嫻亦婉惠可愛，何悖於汝？今汝須靜聽吾言，勿爲他人所惑，此男兒立身之道也。」生跪劉之前，力爭曰：「我負薇香，獨謂誰何？」劉怒曰：「汝但圖博一女子歡心，視我之言爲癩辭耶？」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回，時日西夕，生往飲薇香之門，韋媼肅生入，生告之故，媼令薇香庭迎。是夕，月寒霜冷，生肢體戰慄，無以致辭。

忽進抱薇香於懷，兩人胸際沉浮呼吸，息息皆聞。良久，薇香迴其含頰之面，就生微歎曰：「君既迫於家庭之命，則吾又豈容違越？願自保愛，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。吾銜恩戀德，以至於今者，以君或能娶我耳。不謂天心已定，何必更言？今茲猶得接君眉宇，於吾福命已足，復何憾也。」言已，依然以其葱纖，輕推生手，辭生而入，不欲以淚眼向生也。生惶懼而還，不知所以。翌晨，生忽不見蹤跡，三日並無音耗。劉以薇香誘生訟於官，官乃刑鞠薇香，薇香無言，遂押薇香於女牢，生不知也。薇香顏色憔悴，不可復言，然自念爲生之故而受厄，甘也。生辭家行至虎山，盈眸寂樂，乃爲僧數十晨夕，憶薇香不已，請一村媪，潛修音問。芸香得書，辭甚瑰麗。芸香不敢泄其事，便同韋媪尋生，欲生歸，一白其姊之冤。二人至欽州，值江上盜賊讎起，劫芸香以去。媪望門乞食，薇香不知也。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，求生之畫，累年不得，厥心違怨。偶遊虎山，忽見生，卽歸稟有司，謂生與石劍儒同黨，今潛迹沙門，恐有犯上之事。時巡撫某公，素知生名，因親往寺中，與生閑談，甚敬愛之。臨行，密以實情告生，令卽去。及生離山，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。生窮寒路次，由是變易姓名，粥畫爲生。兩閱月至烟村，地去大良十數里，有老人見生行步容色可憐，款生於別館。生一夕獨坐凝思，冀伊人之入夢也。忽見鳳嫻竊步入室，



容髮如舊，生驚愕欲絕。鳳嫻審視生，澁燈同坐，微微太息，然後低聲言曰：「表兄勿駭。老人吾祖也。今晨聞婢輩談客窈窕無雙，又見手筆，知是表兄。比聞官府求表兄頗急，未審何因。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，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？」生默坐不應，鳳嫻雙手攬生，凄然下泣曰：「吾愧汝念汝，情何極也。」已而生依所教，作書慰劉，將避地大良。鳳嫻爲生備貨甚豐，將新製鳳文之綬，親爲生束之。黎旦，生別鳳嫻，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，止於波羅寺。寺爲明時舊構，風景大佳，生飲水讀書，狷行自喜，人間幻景，一一付之淡忘。僧衆尊敬之。明年秋，有女眷遊息於寺，生瞥見一青衣，面容動靜，酷肖芸香，殷勤瞻矚，問其名居，不告。明晨，生於窗上得芸香手簡，始知薇香繫獄，媼流落無方，生魂膽俱喪，東裝歸家，鳳嫻已俟生久矣。劉請釋薇香，薇香出獄，自歸屋中，空無一人。生投書薇香，盡言爲僧及遇芸香之事，薇香披文下涕，輒思自裁。又恐貽生母子之忤，遂寄食於鄰媼，爲人繡花朵以自度，矢志不嫁人，或勸薇香，薇香不聽也。忽一夕，生約薇香於疎星之下，以傷切之聲言曰：「父母雙亡，亦有何樂？薇香知吾言中之意乎？」薇香俯首低聲曰：「知之。」生曰：「善，吾愛汝心神俱切，願運與人忤，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。今茲汝我前事，都不必提；惟吾兩人後此之心，當如何得其歸宿，則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。」

之耳。」薇香再三歎息，乃謹容答曰：「人生爲淚，死爲魂耳。吾前此不會謂君，毋以我累君家庭之樂乎？」生曰：「然，事勢至是，婉戀之情當卽斷絕。然而天地綿綿，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，亦有以教我作人不？」薇香曰：「此言何爲至於我哉？女子不嫁，尋常事耶。」生反覆與言，終無動志，乃跪薇香之前，言曰：「汝不嫁人，我亦終吾身不娶。婦娘如見逼者，有死而已。」薇香扶生於懷，言曰：「是何言耶？君殊亦未爲吾計也。須知吾之處境，實不同君，君如學我，是促吾命耳。君果愛我者，舍處順而外，無第二義。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，承順尊婦，一不辜尊婦之恩，二不負鳳嫻之義。吾今生雖不屬君，但得見君享團圓之福，則所以慰我者，不已多乎？」言至此，以指示生曰：「有人。」生迴望，則鳳嫻矗立於後，目光如何，生不能見，但聞鳳嫻薇香一歎曰：「彼何人者？」生枯立如石人，鳳嫻卽曰：「嚮也阿娟謂此女眼色媚人，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。」生復迴視，知薇香已去，因歎曰：「賢哉薇香乎。」鳳嫻卽曰：「此言良信，表兄盍有以成其志耶？」生仰天而噓，少間，問鳳嫻曰：「其言一一諦聽否？」鳳嫻但凝睇而不答，須臾，以臉伏生胸前，言曰：「表兄愛之，固其宜矣；獨弗體尊婦之心，而云終身不娶，抑以我不肖，弗屑締盟耶？」言時，嬌泣不止，生知不必更語，爲扶將曰歸。明日，生接薇香書，書僅數言，生不食而泣，

三詣薇香，終不復見。劉與鳳嫻極方慰解，會遣凡來訪，劉便使生經營行裝，與遣凡重遊大良。冀遣凡有以收束其心。一日途中見兩麗人，騎細馬而來。其前一人，顧盼不捨，其後一人，微微以目示意，令生相隨。生知是芸香，心驟喜，意此行必得薇香迹兆，足不覺隨其後而步。俄至一巨闕，邑邑徘徊，至日落，忽見韋媼出，漫向生曰：「公子佳乎？」且言在欽州遇盜，與芸香分散，月前乞食經此，託天之庇，復得與芸香相會。芸香自遭劫後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，今即此家女公子侍兒也。生問薇香安居，媼聞言恨且歎曰：「尊嬖真不諒人！」遂執生手，歎喟頻頻。生戰慄曰：「媼語我，薇香安在？」媼終不答一言，生趨而返。明日曉鐘未發，不辭遣凡而去。生與薇香慕戀事，遣凡微有所聞。爾日，徧覓生不得，即馳至生家，生亦未返，乃呼阿娟細詰其事，阿娟略述之。遣凡曰：「薇香今在何許？」遣凡曰：「薇香自作書給公子，謂初心已易，即日如大良，囑子公無庸懷顧。凶徵即兆於彼夕也。」遣凡曰：「然則薇香死矣，汝親見其死狀否？」阿娟云：「韋媼語我，有得素鳥於江側者，薇香遺物也，兼囑勿言於公子。」遣凡沉思曰：「公子歸來，汝誠勿以此告之。」爾時鳳嫻在旁，泣詢生歸期，遣凡徐曰：「以我思之，或有相見之日。」其後年春，遣凡行次五指山，遇一執役僧，即生也，見遣凡不談往事。逾數月，遣凡見生山居甯謐，遂卷單而別。

## 慘世界

### 第一回

#### 太尼城行人落魄

#### 苦巴館店主無情

話說西曆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，一日天色將晚，四望無涯。一人隨那寒風落葉，一片淒慘的聲音，走進法國太尼城裏。這時候將交冬令，天氣寒冷。此人年紀約摸四十六七歲，身量不高不矮，臉上雖是瘦弱，却很有些兇氣；頭戴一頂皮帽子，把臉遮了一半，這下半面受了些風吹日晒，好像黃銅一般。進得城來，神色疲倦，大汗滿臉，一見就知道他一定是遠遊的客人了。但是他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暫且不表。

只見當時有幾個童子，看見是遠來的生人，就跟在他的後面。只見他還沒走到二百步，便在街上泉桶裏痛飲了兩次，隨後繞一屋角轉向左邊，直走到一座衙門。他將身進去約有十五分鐘，又走出來，就和顏悅色的，脫下帽子，向那坐在門旁的憲兵行禮。那憲兵也並不回答，還睜開眼睛，留神看了他一回。

此人轉身就走，行不多時，來到一所客寓門前；抬頭一看，上寫着「苦巴館」，酒是太尼

城中有名的一个客寓。此人就放步一直進去，只見那廚房門大開，又就一直走進廚房，眼睛睜的看見那鐵鍋子裏的湯，一陣一陣的冒出熱氣，那煤爐子的火光烘暖了牆壁。店主人親自下廚，忙忙碌碌的正在做些好菜。和那隔壁房子裏趕車的受用。那時此人心裏正在羨慕那趕車的。

店主人猛然聽得開門的聲音，瞥見來了一個新客人，也並不轉眼望他一下，但隨口問道：「你來做甚麼事體的呢？」

答道：「要叨光在貴寓裏住一住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這倒容易。却是有一件事，你回頭看看那些客人，一個個的都是不能欠帳的哩。」

此人在身邊拿出一個大皮袋，對着店主人說道：「你還不知道我這裏還有點錢嗎？」店主人說道：「這倒可以的。」

此人重復把大皮袋收在懷裏，氣忿忿的拿着行李，用力放在門邊下，手裏提著短鐵棍子，向火旁小椅子上坐下。

却說這座太尼城，原來建在嶺上，也就有些招風；況且到了十月的天氣，更覺得寒風刺骨。此人正在耐寒不住，忽見店主人，倉倉皇皇的前來查看。

此人就順便問道：「飯已做好了麼？」

店主人答道：「快好了。」

這時此人仍是向火。忽然見有一管事的人，名叫做扎昆的，跑將過來，在袋裏摸出一枝鉛筆，又在窗台上拿一張舊新聞紙，撕下一角，急急的寫了一兩行字。寫罷，便摺起來，交一個用人，並對着那用人的耳邊，唧唧咕咕的說了一會。那用人點了點頭，便一直跑到衙門裏去了。

此人也不理會這些事體，只管又問道：「飯做好了沒有？」

店主人答道：「還要等一會兒。」

此人糊裏糊塗又過了一會。忽然看見那用人，手裏拿了一片紙，飛跑回來。店主人接過了那片紙，用心用意的看了一遍，又低頭沈思了一會，就放開大踏步，顛狂似的走近此人身邊，說道：「我却不能留你住在這裏。」

此人忙立起身來問道：「你怕我欠你的帳麼？若是要先交錢呢，我這裏還有點銀子。你不知道麼？」

店主人說道：「那裏是爲着這些事體。」

此人道：「那麼是爲着甚麼事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你是有銀子。」

此人道：「不錯。」

店主人又道：「怎奈我沒有房子留你。」

此人卽忙接口道：「就是在貴寓馬房裏住下，也不打緊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那也不能。」

此人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我的馬已經住滿。」

此人道：「也好。那邊還有一間擱東西的房子，我們等吃了飯再商量罷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有甚麼人供你的飯吃？」

此人耳邊陡聽了這句話，正如跌在十丈深坑，心裏同火燒一般，長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難道我就要餓死不成。我從白日東升的時候動身，可憐一直走到現在，走了好幾十里。咳，老哥，還求你給一餐飯我吃，一發算錢給你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我沒有甚麼給你吃。」

此人聞說，便微微的一笑，回頭指著那鍋裏說道：「沒有嗎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這個已經是別人的了。」

此人道：「是那個的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是那車夫的。」

此人道：「車夫共有幾個人？」

店主人道：「有十二個人。」

此人道：「那些東西，二十個人吃也夠了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怎奈他們一齊買去了，便怎麼樣呢？」

此人又坐下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客寓，肚子裏又餓的了不得，教我再到那



裏去呢？」

店主人就附着此人耳邊說了三個字，就叫他渾身發抖起來。

看官，你道是三個甚麼字呢？就是那「快出去」三個字。

此人聽了，垂頭喪氣的灣下腰，忽而向了火，忽而又背着火，不知道怎麼才好。正想開口說話，那店主人站在一旁，兇狠狠的圓睜着兩個眼睛，看了此人，嘴裏不住的說道：「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」還問道：「許我說出你的姓名麼？你姓金，名華賤，你是何等<sup>？</sup>人，我也知道了。剛才你來到我這裏的時候，我就有些疑心。現在已經告訴了衙門裏，這張紙就是回信。」隨即便將那張紙交把華賤。說道：「你自己看看罷。」

華賤接過看罷，正在默默無言，那管事的人，在旁邊說道：「我平日待人，一概都是有禮儀的。你快快出去罷，免得我無禮起來。」

華賤祇得站起身來，行了個禮，連忙拿起他帶來的行李，獨自傷心去了。要知道他去到何方，做些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等二回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

話說華賤被苦巴館趕將出來，就隨着大道慢慢的走去，每達到了一所房子，就格外現出一種傷心的樣子。這時他若是還回走舊路，那苦巴館裏管事的，和那班客人，必定關到街上，千人百衆，指的指，說的說，人多嘴雜，大家都要評評他的來歷。世上人的嘴，是很輕薄的，那時倒不好看。

好在華賤心裏也曉得這個道理，就順着路，歇一會，又走一會，不知不覺已經走得很遠。心裏悽慘已極，也就忘記疲倦了，忽然肚子裏因饑餓得很，一陣苦痛起來。這時天色已晚，四顧無人，驚驚慌慌的，不知去到甚麼地方，方才可以安身一夜。忽然前面遠遠的望見有一所小客寓，華賤就一意去到這下等的客寓去棲身。却好這時候街邊閃出一點燈光，那邊松枝上，也挂出一盞鐵線燈；他就急忙趁着燈光，向那客寓飛奔前去。

却說這個客寓，名兒叫盧茶福。華賤跑到這裏，停了一會，就對着窗戶眼兒向裏邊一看，只見小棹上，燈光如豆，那鍋子的火倒十分熱，有好幾個漢子，正在那裏痛飲。店主人自己坐在火爐子傍邊，鐵鍋子裏煮的東西，已經熱滾滾地。

這客寓有兩個門，一個大門對着街上，一個耳門在巷子裏頭。華賤不敢走大門進去，就

靜悄悄的，走到巷子裏頭，停住脚步，聽了一會，將門一推，那門便開了。

店主人高聲問道：『是甚麼人？』

華賤答道：『是一個找飯吃的，找地方住的。』

店主人道：『那怎麼不到這裏來呢？』

華賤一聲聽得這樣說法，即忙起身走進去。當時他的臉上顏色憔悴，又照着燈光，倒是有些怪像。那旁飲酒的幾個人，個個都回過頭來，對華賤瞧着，眼睛動也不動。

店主人接口對着華賤道：『火在這裏，飯還在鍋裏煮着哩。朋友，你到這裏來向火罷。』華賤就將身來在火爐旁邊坐下，閉了眼睛，把兩隻脚一伸，靠在爐旁向火。這時他渾身疲倦已極，臉上的神色，好像死人一般。忽然瞥見鍋裏噴出一陣噴香的熱氣，就將他的靈魂，喚回來一半，過身精神全圍繞着那香氣左右。怎奈身子又疲軟不能動彈，那眼睛小小的光彩，藏在眉毛眼毛底下，好像那樹林子裏一點螢火，不斷的照在那鐵鍋子上。

看官，你想這時候的華賤是甚麼味道，現出了甚麼光景？若是請一位看相的先生來，把他看看相，他到底是個甚麼相呢？

閑話休提。却說華賤正在納悶。同坐的有一位漁夫，自從這日早晨，就在路上遇過華賤一次。待到華賤在苦巴館被逼的時候，他在馬房裏繫馬。隨後他也就來到這盧茶福店裏，卻又看見華賤來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尋思道：「我却忘記在甚麼地方，遇過這古怪的東西，莫非是在愛士可弗論麼，不料現在又碰着他。看他這種疲倦的神氣，好不討人厭。」想着，便兇狠狠的對華賤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又令華賤坐在他背後。自己急忙立起身來，逕自開門去了。不多一會，便急回來，將華賤的來歷，一一告訴了這客寓裏管事的，還低聲說了些別的話。

華賤看見這種情形，正想起苦巴館的事，忽見這店裏管事的，走近華賤身傍，使用手拍了一下華賤的肩膀道：「哼，又要趕你出去哩！」

華賤還和顏悅色的接着道：「哎呀，你知道麼？」

那管事的道：「知道。」

華賤道：「別的客店已經趕我出來。」

管事的忙道：「我這裏也要趕你出去。」

華賤道：「那就叫我去到那裏呢？」

那管事的道：「到處都可以的。」

華賤聞說，沒奈何，祇得拿了鐵棍和行李出去。剛走出門，就有幾個童子，是從苦巴館跟他來的，看見華賤出來，就像備檢起石頭來擊他。華賤一見，不覺怒從心發，提起棍子向前便打，那幾個童子都嚇得鳥飛似的一閃而散。

華賤又向前走了幾步，忽然看見一所牢獄，門上挂着一條鐵鍊，此鐵鍊可以通到門鈴。華賤即便按一下這門鈴。不多一會，那門就開了。華賤取下帽子，恭身向前行禮，說道：「管監的大哥，你可准我暫且在這裏住一夜？」

那管監的道：「這裏是監獄，並不是客店。若是你犯了罪，拿到這裏，那就可以住得。」說着，即忙就把門關上。

華賤眼見無法，又只得向前走到一條小街。此小街上的景緻，倒有很好的幾處花園，都是籬笆圍着，那當中却有一所尋常人家的房屋，從窗戶裏透出一點火光。華賤就走到窗戶，向裏一看，那屋裏却很白淨，裏面床上鋪着一條印花布。那屋拐下又有一個搖床，和幾張木椅。牆上掛着一桿快鎗，中間放着一條桌，桌上鋪着粗白桌布，上面點着一枝黃銅的火油燈。

靠着棹子傍邊，坐了一位男子，約摸有四十多歲，抱着一孩子坐在腿上，嘻嘻笑笑的玩弄。又有一位青年婦人，坐在男子身傍，正在喂孩子吃奶。

華賤停住脚步，立在街上，探看多時，見他這般家庭的樂趣，不免見景傷情，心裏尋思道：「或者可以在這裏借歇一夜，也未可知。」就輕輕的將窗戶敲了幾下，那曉得也靜悄悄的，竟沒有一人答應。又用力再敲幾下，只聽得那婦人道：「我的夫呀，我聽得好像有人敲門的聲音哩。」

那男子道：「那來的話？」

華賤又把窗戶敲了幾下，那男子聽真了，便起身拏了燈來開門。

華賤便道：「先生，求你寬恕我來得唐突，請你給點飯菜我吃，還求將花園拐角下的小房子，給我歇宿一夜，明日走時，一發算錢給你。不曉得可能俯允麼？」

那男子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

華賤道：「我是一個行路的客人，今日早晨從昧神丘動身，一天到晚，跑了好幾十里，粒米也不會吃過。我實在不能再走了，總求你給我一宿一餐才好。」

那男子道：「無論那項客人，若是有錢給我，便可留他；但是你爲甚麼不去到那些客店裏住？」

華賤答道：「因爲那些客店都沒有餘空房子。」

那男子道：「呀，那來的話？那來的話？今天又不是開市日期，說甚麼沒有空房子的話呢。你會到過苦巴館麼？」

華賤道：「到過。」

那男子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

華賤便不好說出，躊躇了半晌，答道：「不知甚麼緣故，他們不肯留我住下。」

那男子又道：「你還到過盧茶福沒有？」

華賤這時更難回答，也祇好硬着頸頸子答道：「他們又不肯留我。」

那男子聽到這裏，霎時面孔上現出一種疑惑的神色，對着華賤從頭到腳細細的打量一番，忽然大聲問道：「你是一個人麼？」急忙轉過身來，將燈放在棹上，把那牆上掛的快鎗取到手裏。

那婦人只聽得「你是一個人麼」一句話，猛然吃了一驚，便撲地立起身來，拉了他兩個孩子，急忙躲在那男子的後面，便開口道：「趕出去！趕出去！趕出去！」

華賤又道一聲：「求你發一點兒慈悲心，給我一杯水喝。」

那男子急忙道：「待我放一鎗給你吃罷。」

說着，就急忙將門拚命用力一門，一霎時又聽裏面鎖聲，豁琅的一聲響亮，停了一會，那窗戶也緊緊的閉上了。

華賤當時，正是黑夜更深，走頭無路，還碰着天地無情，那亞立山上的寒風，又吹得一陣陣的兇惡起來。

要知道他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回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 婆心愷惻僅見斯人

話說華賤見那男子將門窗閉上，正在進退為難的時候，朦朧間忽見街前花園裏，有一個泥和草做的小屋，即放步向前，直從那花園的木欄杆進去，走到那小屋面前。只見那屋的



門口窄而且低，好像正在建造，還沒有完工的樣子。尋思道：「這屋必定是過路的行人所做，預備一時過往用的。這時又冷又餓，在這黑夜裏，那裏再尋得着這樣好的去處？就不問好歹，決意進去躲一會兒冷，亦是好的。」隨即低下身來，爬將進去。那曉得這屋裏十分和暖，又在裏面尋得一張稻草的床鋪。他這時疲倦已極，急忙去坐在牀沿上，歇息片時；又將背上的行李放下，當做枕頭。正想解衣睡下，耳邊忽聽得一種兇惡聲音，呱呱的叫來。華賤注目看時，只見是兇狠狠的一頭惡狗，走進門來。

華賤才猛然醒悟這屋是猛狗的住窩，心中又驚又惱，只得用棍子將行李挑起，拚命的跑出門外。定了一會，忽然看見自己身上穿的藍布衣服，比前更破，已經有些傷心。不得已仍向欄杆繞出來，孤身隻影站在街上，長嘆一聲道：「我無居無食，又冷又餓，就是這愚蠢的狗子，也不能容我。我如何到了這樣地步？啊呀，這是怎麼好呢！這是怎麼好呢！」

即便坐在地下，身上更加寒冷了。不覺兩眼汪汪，落下淚來，自己埋怨道：「我這窮人，狗還要下賤些了！」

獨自傷心一會，只得收起眼淚，想個去路。便立起身來，想去到城外，尋個樹林子乾草堆

上，好去躲冷。立意已定，便垂頭喪氣不言不語的，直望前走，不覺走到田間，才知道雖城已遠了。抬頭看時，只見黑雲朵朵，壓到山頂。忽又見那黑雲叢裏，露出一線小小的月光，射到地面，這時正是欲雨不雨的光景。

華賤看見天上現了這種兇惡樣子，就停了脚不住的戰慄起來，低聲自語道：「唉，太尼城呀！太尼城呀！你就真個沒有我立脚的一塊土嗎？」

說罷，急忙轉身照着舊路又回到太尼城，那曉得城門已經關上了。華賤到此，真是無法可施。

却說這太尼城，因為以前經過兵亂，所以到了現在，環城四面，還有圍牆；圍牆旁邊，又有幾座破壞的方塔。華賤四面一看，便計上心來，即忙從那破壞的缺口，爬進城去。這時已經八點多鐘，他又不曾認識路途，只得冒險向前亂走。走過了多少大街小巷，忽就走到一所衙門，又經過一個學堂，隨後來到一所禮拜堂旁邊。這時華賤渾身發軟，手脚不住的戰慄起來，不能向前再走了。在這禮拜堂的屋角，有一所印刷局，華賤疲倦已到極點，又沒甚麼指望，便不覺一交跌倒，睡在這印刷局面前石椅上。

不多時，忽有一年老婦人，剛從禮拜堂出來，黑夜裏忽見有人躺在石椅上，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我的朋友呀，你爲甚麼在這裏呢？」

華賤就帶着怨恨的聲音，答道：「我的慈善婆婆呀，我就在這裏睡了啊！」

老婆子道：「就睡在石椅上麼？」

華賤道：「十九年前，我還有一張木牀，今天夜裏就變成石頭牀了。」

老婆子道：「你會當過兵麼？」

華賤道：「不錯，我會當過兵。」

老婆子道：「爲甚麼今天夜裏不到客店裏住呢？」

華賤答道：「因爲沒有錢，那有人肯教我白吃白住呢？」

那老婆子聽他這樣說來，便嘆道：「這樣真是可憐。我現在袋裏只有四個銅角子，就齊給你用罷。」

華賤接在手裏，便道一聲：「多謝。」

那老婆子又道：「這幾文錢，雖然不能夠作客棧的用費；但是我看你疲憊已極，豈不

能捱過今夜。你這時又餓又冷，他們見了也必當見憐。」

華賤長嘆一口氣說道：「已經問過好幾處了。」

老婆子道：「那怎麼樣呢？」

華賤道：「都不肯留我住下。那有什麼法兒呢？」

老婆子就拉着華賤的手，指着那邊一所房屋，說道：「你曾經問過那裏了嗎？」

華賤道：「未曾問過。」

老婆子道：「何妨去問問。」

要知道他走到那裏，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鬼蜮官場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遇事生風

却說太尼城有一位孟主教，一日晚上，到太尼城四處閑遊。後又因公事忙碌，所以睡得稍遲。到了八點鐘的時候，他還攜着一本大書在腿上，手裏拿着一塊小紙，正在不住的寫字。忽見使喚的女僕凡媽，拿了些飯菜，和那吃飯用的銀器。孟主教見飯已拿來，便收了書，走到

吃飯的房裏。

這間房子，長而窄。牆壁裏嵌了一個火爐子，火正熱着。大門對着街上，窗戶口正向着花園；窗戶門大開兩扇，凡媽正在那裏一面收拾吃飯的桌子，一面同孟主教的妹妹寶姑娘，東談西講，說得十分高興。不多時主教也進來了，凡媽又同主教，寶姑娘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出神。

隨後說到小心門戶的話，凡媽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忙道：「我今天出外買菜的時候，各處喧傳有一個可厭的無賴漢，來到這城裏面，不知躲在某處。若是有人夜間行路遇着，必定要受他的大害，現在各樁事體，又不能靠着那班巡捕來保護。現在這一班大小官員，一個個的都只曉得吃飯弄錢，民間的是非禍福，一毫也不管，還要互相嫉忌。他們倒很情願出了這種不法的事體，藉着還可誣害良民。有主意的人，總得要自己小心，各人保護身家，萬萬不可不小心門戶哩。」

凡媽說話的時候，孟主教正在火爐向火，另外還想着一樁事體，因此也沒聽得他說些什麼。凡媽就從頭至尾再說了一遍。

寶姑娘却頗留心，就放着嬌嫩嫩的聲音說道：「凡媽所說的話，哥哥可聽見了。」

孟主教道：「我聽是聽了，還是沒有懂的那細情。」即忙轉過身子，抬起頭來笑呵呵的問道：「是什麼事體？是什麼事體？我們難道要遭什麼大禍不成麼？」

凡媽見主教這樣說，更張大其詞說道：「有一赤腳無聊的惡告化子，來在這城裏。他令天傍晚的時候，手裏提着一綑行李，和一桿小鐵棍子，從假新黨小路進城。進城以後，在街上踱來踱去，也會到苦巴館投宿，被店主人趕出來了。」

孟主教接口道：「不錯，確有此事。」

凡媽聞說，以為主教聽得他這些言語，一定吃驚，又揚揚得意的說道：「主教，這是真事呀，人人都是這樣說法。但是這城的巡捕，却很混帳，街上都不曾設些路燈，很不妥當。主教呀，不但我這樣說，寶姑娘也是這樣說。」

不料寶姑娘在旁聽得，便接口道：「哦，哥哥，我並不是這樣說的，我和哥哥的意思一樣。」

凡媽假裝着沒有聽見，接着又道：「我們的門戶現在却不穩當，主教，你肯叫我去尋個修拾門鎖的來麼？不過十分鐘就可以把門鎖修拾妥當。現在時風可怕，主教總得要不論日

夜都不許生客進來才好哩。主教呀，主教呀，生在這樣世界上，何必要做好人，古語道得好：「殺人放火金腰帶，修橋補路有尸骸。」這兩句話，還說錯了嗎？」

凡媽剛說到這裏，忽然聽得門外大聲一敲。

欲知來者何人，爲着什麼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委婉陳情

話說孟主教聽得敲門的聲音，便道聲：「請進來。」

忽而門已大開，只見一人將身進來，立在門後，背上駝着行李，手裏拿一短棍，臉上現出一種猙獰的神色，儼然是一個覓食投宿的兇漢。當時凡媽嚇得渾身發抖，滿嘴的牙齒碰着直響，想說話又做聲不得。寶姑娘立起來，半驚半走，悄悄的到了爐火的旁邊去，向火，只見他哥哥并不在意，也就不十分打驚。孟主教只管平心靜氣的，注眼看了華賤，待將要開口說聲：「你要什麼？」華賤就對着這屋裏人，一個個的輪流看了一遍，大聲說道：「請各位聽來。我姓金，名華賤，曾經犯罪，坐監一十九年，四天前才釋放出來。現在我想到潘大利去，前天就從

這偷動身，今天已經走了好幾十里。今晚我到這城裏的時候，就到一所酒館裏投宿，他們因為我曾犯案，照例拿一張黃色的路票，就是解放罪人的憑據，報了此地的衙門，所以不肯留我住下。我又走到別間客棧，他們也是照那樣辦法趕我出來。這時沒有一人能容我。到了一所牢獄，那看獄的人也趕我出來。甚至於爬進狗窩，那狗也咬我，不許我停留一刻。你想這時候如何是好。我隨後又想到田裏，睡在星光底下，那曉得天上又沒有星，還要下雨的樣子。因此我又轉身回到城裏，想尋一家大門弄兒裏，暫且避避冷。却好來在那印刷局的面前，我就睡在石凳上。忽然看見一個慈善的婆婆，他叫我到府上來求宿一夜，所以我才來到這裏。府上是不是客店？我身上還帶了一百零九個銀角子，和十五個銅角子。我曾經坐了十九年監，這些錢都是在監裏作工所得的，我必不少你的飯錢，你看怎麼樣呢？我已經走了不少的路，又倦又餓，你肯留我住下麼？」

孟主教聽到這裏，就對凡媽道：「多拿一碟子菜來。」

華賤聞說，便走近三步，立在桌子旁邊，說道：「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？我是一個有罪的犯人，剛從監裏出來。」華賤一面說着，一面就在衣服袋裏取出一張黃紙，給主教一看，並說



道：「這就是我的路票。我拿着這個票子，什麼地方都可去了。你情願我念給你聽麼？我在監獄裏的學堂會讀過書，待我念給你聽罷，這路票上寫的是些什麼呢？」只聽得華賤高聲念道：「有一某地方人，姓名華賤。」

主教接口道：「是什麼地方人呢？」

賤華答道：「你不必管他是什麼地方人就是了。」又接着念道：「他曾經坐監十九年，前五年因為夜裏作賊，後十四年是因為他想逃跑四回，這是一行爲不正之人也。」念畢，還問一聲主教道：「人人都要趕我，你可能留我呢？你這裏是客店麼？請你給我一餐飯吃，和一個安身的地方。府上有馬房麼？」

主教看見他這樣說，又對着凡媽道：「鋪些白布的棉褥在那邊屋裏牀上。」說罷，便對華賤道：「我已經叫那個女人預備一切了。」

凡媽聽了主教的話，即便轉身去了。主教又對華賤道：「先生請坐下向火，我們就要吃飯了，吃完飯的時候，你的床鋪也就可以收拾妥當了。」

華賤聽他那樣說，好像瘋瘋癲癲一般，大聲問道：「你真留我嗎？不趕我嗎？你爲什麼稱

呼我做先生，却不叫我做狗，趕出去，和別的人那一樣說法呢？哎呀，那老婆婆真是慈善，教我來到此地，有得吃，又有床睡，我已經十九年都沒有床睡了。你真留我嗎？你真是好人了。我明日去時，便一發算錢給你。請問你高姓大名，你不是不是一個店主人？」

孟主教道：「我乃是住在這裏的一個教士。」

華賤道：「哎呀，難道還是一位有錢的教士，那你必不要我飯錢了。師父就是在那大禮拜堂的主教麼？」

主教接口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華賤道：「呀，不錯，我還沒有留心看師父的帽子，真是太糊塗了。」

說罷，便將行李和棍子，放在屋角下，又把路票收在衣衫袋裏坐下。寶姑娘對他看着不轉眼，很覺得有趣。

華賤說道：「師父既然是一個慈善的人，就不用算我的飯錢了。」

那曉得在這個悲慘世界，沒有一個人不是見錢眼開，那有真正行善的人呢？

孟主教果急忙答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一定要算飯錢的。你共有多少錢呢？你會說你有一百

零九個銀角子。」

華賤道：「還有十五個銅角子。」

主教道：「你費了幾多天的功夫，才得這些錢呢？」

華賤道：「十九年。」

主教嘆道：「十九年嗎？」

華賤道：「不錯，現在這些錢，還在身邊，沒有用去。」

孟主教聽得華賤說一聲現在錢還在身邊，即忙把門和窗戶閉上。

不多時，凡媽拿了一碟菜進來，放在桌上。主教令他放在火爐旁邊，又對華賤道：「亞立，山上的風很大，先生一定受寒了。」

你看孟主教，口口聲聲只叫華賤做先生，那種聲音，又嚴厲又慈愛。你想他把先生二字，稱呼罪人，好像行旅的時候，把一杯冷水，送給要渴死的人，不過是不化本錢的假人情罷了。

閑話休絮，却說主教忽對凡媽道：「這個燈不亮。」

凡媽會意，便去到臥房裏架子上，拿來兩隻銀燈台，點了兩枝白蠟燭，放在桌上。

華賤洋洋得意的道：「現在蒙師父待我這樣好法，師父這一片仁心，我真是感謝不盡。既然是這樣，我也不必瞞着我的來歷，和我的苦處，待我細細的說把師父聽罷。」

主教就用手拉着華賤的手，和顏悅色的道：「你也無庸將你的來歷，告訴於我。此處不是我的家，是上帝的地方。無論什麼客來，也不問他的姓名，和他的皮氣，而且你已經受苦，又餓又渴，我必歡迎你，你切莫要使客氣罷。」

華賤道：「我現在很餓，又渴。當我進門的時候，見了師父這樣仁慈，也就令我忘記了。」  
主教道：「你會十分受了苦麼？」

華賤長嘆道：「哎呀，獄裏那野蠻慘狀，真是不堪聞問了。姑且說他幾件事，就知道了。用雙重鐵鍊捆了我的手脚，坐在那黑窟裏頭，青天白日裏也不看見天日，夜間就睡在一片板上。夏天熱得要死，冬天就冷得要死。那窟裏空氣悶人，常時一病不能起。我這樣在獄裏過了十九年，今年四十六歲了，才得了一張黃色的路票。你看好不好惱？」

主教道：「但是你現在知道傷心悔過，却比好人更加快樂。你出獄以後，若還以惡意待人，那就格外悲慘。若以好意溫和待人，又何處不是樂土呢？」

主教說罷，凡媽拿飯進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孟主教多財賈福 寶姑娘實意憐人

話說凡媽拿進飯來，華賤看時，有湯，有水，有鹽，有油，有豬肉，又有羊肉，又有無花果，又有一大塊烘乾的麵包，又有一大瓶紅酒，樣樣都用銀器盛來，光彩閃閃，映在鋪桌子的白布上面，真覺異樣好看。

孟主教滿面堆着笑容，請華賤坐在自己左邊，寶姑娘又坐在華賤的左邊。坐齊了席後，孟主教就按教例念了禱告，念罷，即便用飯。此時華賤心中樂不可言，那種神氣，可惜沒有照一個像下來，把大家看看。

却說他三人吃了一碟，又上一碟，完了一樣，又來一樣。華賤放量飽餐一頓，好像老虎吃蚊蟲一般。幸虧孟主教尋常吃飯，都有六樣，還可以飽了華賤肚子。不知不覺，一會兒就吃罷散席。

華賤對主教說道：「盛筵難再。哎呀，苦巴館那班車夫，不許我和他們同桌吃飯，不料竟蒙師父這般厚遇，真是難以報答了。」

主教道：「此事雖可痛恨，但是他們也比我勞苦。」

華賤道：「那也未必，我想他們比你更有銀錢。但是上帝若居心公平，一定是保祐你。」

主教道：「那有上帝不公平的道理呢？」少停，又道：「華賤先生，你明日真要到潘大利那裏去麼？」

華賤道：「這也是不得已罷了。我想明日趁着日頭未出來的時候，就要起行。這一次又很辛苦，白天裏雖然稍暖，夜裏却是很冷。」

主教道：「你這還不算十分受苦。前幾年正當革命的時候，我全家都被毀了，我跑到東方，交瑞士國那富郎之情的地方，却靠着我兩隻手尋飯吃。那地方有機器局，有製紙局，有酒廠，又有油廠，至於鐵廠，也有二十多處，倒好找工做。」

主教說罷，又對寶姑娘道：「我們有無親戚在潘大利住？」

寶姑娘答道：「有的，盧逸仙先生不是在那裏住嗎？他還是故川洞口的船主哩。」

主教道：『不錯。』

此時華賤並不留心他們的談話，自己也一言不發，那種神色，却是十分疲倦了。

主教見華賤這樣情形，就回頭來同凡媽談了片刻，又對華賤道：『先生，你必是要安睡了。』

寶姑娘又在一旁，吩咐凡媽道：『今天夜裏很冷，去到我睡房裏，把那一件鹿皮袍子，取來鋪在客人床上。』

不多時，凡媽回來說道：『床鋪都預備好了。』

主教便同寶姑娘，在客廳裏，按教規行了祈禱的禮。寶姑娘就對華賤同主教各施一禮，並請一聲「晚安」，獨自走進睡房去了。

此時主教就在桌上，拿一盞銀燭，又把那一盞交與華賤，說道：『先生，我帶你到臥房去睡覺罷。』

華賤就起身跟着前去，走過主教臥房的時候，凡媽正在要將銀器放在孟主教床頭下碗櫃裏面，放急了，碰得豁浪一聲響亮。主教只顧引了華賤，還沒聽見。不知不覺的已到了臥

房，主教令華賤把燭臺放在桌上，指着床上道：「今晚請先生就此安歇。明天早晨起來，再請用一杯新鮮牛奶。」

華賤答道：「多謝師父。」

說罷，歇了半刻，華賤忽然現出一種希奇的样子，兩隻手捏了拳頭，睜了一雙兇狠狠的眼睛，對主教道：「哎呀，現在你留我住下，遠離你這樣近嗎？」

剛說到這裏，就停住了，忽然又哈哈一笑。主教看見這樣情形，心裏倒有些驚慌。

華賤又道：「你情願我告訴你聽麼？我是一個兇手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主教答道：「上帝總難瞞過。」

說罷，又低聲禱告了一會，便轉身去到自己的臥室安歇去了。

華賤看見主教已去，即忙息了火，並不脫衣，就和身倒睡在床上，即刻鼻子裏呼聲，好像打雷一般。這時一屋的主客，個個都化作生蝴蝶了。

欲知後事，且待下回。

## 第七回 無賴村逼出無賴漢 麵包鋪失了麵包案



話說孟主教一家主客，都悄悄睡去，沒有了人聲。這事隨後再表。

却說從前法國有一個村莊，名兒叫做無賴村，裏頭有一個姓金的農夫。這農夫有一個女兒，和一個兒子。他的女兒成人出嫁之後，只剩下一個兒子，那兒子倒很聰明伶俐。只是可惜一件，因為他家道困窮，他的親戚和那些左右隔壁的鄰舍，雖說是很有錢，却是古言道：「爲富不仁。」那班只知有銀錢，不知有仁義的畜生，那裏肯去照顧照顧他呢。因此他自幼就沒有錢上學攻書，天天玩耍度日。

却說那農夫的女兒，一日在家閑坐無聊，忽然想去探看他的父母兄弟，就立刻起身，鎖好了門戶，獨自出來。不知不覺已到他的父母的家，只見門還未開，就吃驚道：「爲什麼現在還沒有開門呢？」停一息，又聽見他兄弟在裏面號啕不住的大哭，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卽忙把門敲了幾十下，也沒有人來答應。此時他心裏好像火燒油煎一般，幸虧這個門都是用爛木頭做的，他此時性急了，拚命用力一推，連門門都推折了，一直飛奔進去。

只見他的兄弟從房裏出來，臉上掛着幾條眼淚，直跑到他面前，行了一個禮，急忙說道：「我的姐姐呀，你來了麼？你爲什麼不早些來呢？我從昨天下午，直到如今，都沒有吃飯，肚子

裏又餓又痛。」

他的姐姐卽忙問道：「爲什麼沒有吃飯呢？阿爹阿媽都到那裏去了？」

他兄弟道：「都沒有出去。自從昨天下午，他們就未曾起身，只是呆呆的睡在床上。後來我的肚子餓極了，就叫他們起來弄飯我吃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他們不肯起身，又不和我說話。我又大聲叫他們多少次，還是不肯動。我已經痛哭了一天多，那左右鄰舍人家也沒有一個來看我的。你快去弄飯給我吃，隨後再叫他們起來罷。」

他姐姐聽說，卽忙跑進房裏，只見他的父母都直躺躺的睡在床上，便知道他的父母，都到五殿閻王那裏去了，不由得放聲哭了一會。

他的兄弟站在旁邊說道：「姐姐呀，你的肚裏不餓麼？不要哭了，我們快去弄飯吃罷。」他的姐姐聞說，也就收了眼淚，對他兄弟說道：「你隨我去，到我家裏吃飯罷。」

說着，卽忙攙了他兄弟手出了門，又把門戶鎖好，手裏牽着他的兄弟跑回家裏，急忙弄了些飯菜，和他的兄弟飽餐一頓。不多一會，他的丈夫也回來了，他就連哭帶說的把這樁事情告訴了一遍。

他的丈夫就糊裏糊塗的說道：「我現在覺得肚皮有些疼痛，隨便你自己去辦罷。」說罷，就睡在床上。

他的妻子看見這樣情形，就一言不發，只得忙忙的在箱子裏拿了些銀子，又吩咐了他的兄弟，在家裏等他回來，不要跑在街上玩耍。說罷，就起身急忙跑到父母家裏，就去叫了一個教士，和幾個土工，忙忙碌碌的一直到了天黑的時候，那齋祭埋葬的事體，一一料理妥當，照舊將門戶鎖好，回到自己家中。

從此他的兄弟就在他家裏，住到三四天，忽然對他姐姐說道：「我要回到家裏，看看我的阿爹阿媽。」

這時候他的姐姐就不免落下幾點傷心眼淚來，又見他兄弟不懂事，只好說道：「阿爹阿媽現下還沒有起來，你不好回家裏去。你倘若一定要回家去，還沒有人弄飯把你吃哩，你天天就在我這裏過活便了。」

他兄弟又說道：「我在這裏，雖然是有飯吃，難道我的肚子飽了，就忘卻我的父母了麼？」他的姐姐見他說出這般可憐的話來，就不得已直說道：「阿爹和阿媽已經在地下了。」

他兄弟又問道：「爲什麼在床上還睡不夠，又去地下睡呢？真真是睡得長遠了。」

他姐姐聽得他這樣說，還未開口，先已酸心，忍着眼淚說道：「阿爹阿媽，再沒有能同我們相會的日子了。」

他的兄弟聽見這樣說法，也就號啕大哭起來，倒睡在地上，聲聲說道：「我定要回家裏去，看看我的阿爹和我的阿媽。」但是他的姐姐那裏肯放他回家。

從此都靠着他的姐姐照料，日月如梭，不覺過了十多年。他姐姐已經生下子女七人，那最小的才一歲；到了他丈夫死的時候，他兄弟剛剛二十五歲，已經可以回家。接管他父母的幾間破屋，成家立業，也好照應他的姐姐，這本是分所當爲的。當時他姐弟二人，也無他項生活，或砍柴度日，或幫人耕種。到了夏天樹木茂盛的時候，每天可尋得十八個銀角子。但是他姐姐膝前兒女，如是之多，又不能自謀生計，就不得不稍受貧寒。

却不幸遇着一千七百九十五年，那年冬天極冷。有一禮拜日，雨雪連天，寒風刺骨，也就不能出外做工覓食了。那時一家人口，都白白的餓了一天。

看官，你看他們將來作何打算，難道就袖手待死不成人嗎？按下不表。

且說同時法國巴黎有個財主姓范的，他三兩年前在鄉下本很貧寒，隨後來到巴黎，就胡亂學了幾句外國話，巴結外國人，在一個外國洋行裏當了買辦；兩三年間，就闊氣起來，因此人人都喚他做范財主。

這范財主只生一子，名叫阿桶。那范桶自幼養得嬌慣，到念多歲，還是目不識丁。只因他家裏有些錢財，衆人都來巴結他，要和他做朋友。一日，有兩位朋友前來探訪，你道這兩位是什麼人呢？一個姓明，名白，字男德。一個姓吳，名齒，字小人。范桶見他們來到，就和他們各施一禮坐下。

范桶便開口道：「今天很冷。」

那小人急忙連聲答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是，是。」

那男德便問道：「今天報上可見什麼新聞了？」

范桶就答道：「我天天只曉得吃飯和睡覺兩樣事，那裏還要看看那報紙，有什麼好處呢？我的父親他倒歡喜天天看那個什麼新聞報，也不過是爲着生意的行情，和那彩票開彩的事，考試發榜的事罷了。」

男德聞說，便道：「哎，世上的人，有幾個真真知道報紙是什麼東西的呢？」心裏還尋思到這等的人，目不識丁，只知道有幾個臭銅錢，這也就難怪了。又對范桶道：「你去拿今天的報來我看看罷。」

不多一會，范桶就拿了一張來。男德接着，就道聲「多謝」，隨手放在桌上，那雙眼睛，一直釘在那張報紙上。

此時范桶又隨口說道：「很暖。」

那小人在旁邊說道：「我熱的了不得。」

范桶問道：「你也暖嗎？我因為穿了這件虎皮外套，所以覺得很暖；難道你穿了這件夾衫，還不冷麼？」

小人又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我的身體本來覺得很冷，不過我無意中跟你說出罷了。」

這時男德回頭向范桶問道：「你是無賴村的人麼？」

范桶道：「不錯。有什麼事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沒有什麼要緊。不過有一樁事體，我心裏見得很不平，請你看這條新聞罷。」

范桶聽說，忽然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「我不想看，請你念給我聽聽罷。」

男德就看着報紙，念道：

前天晚上無賴村有個麵包舖的主人，正去睡覺的時候，忽聽得舖面的窗門一響。那主人立刻翻起身來，只見窗門上有一個拳頭，將玻璃打破，忽然又見一雙手，從那窗孔裏伸入，拿去了一塊麵包。那主人就一直飛也似的跑出去，捉住那人，用腳狠狠的踢了他一頓。那人就把麵包丟在地面，渾身被那主人踢得鮮血淋漓。後來又送到衙門，衙門裏就定他為夜入人家竊盜的罪名。此人姓名華賤，原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工人，只因合家人口，凍餓情急，就到了這樣地位。

那范桶聽罷，便道：「呵，金華賤乃是我的老友。我早幾年前在鄉下住的時候，不時到他家裏去，又是飲酒，又是吃肉。他怎麼現下居然做了賊呢？真真是想不到的。那支那國的孔子也會說道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這兩句話真說得不錯。」

那小人就在一旁接着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又向男德道：「你還有什麼不平的事呢？你看那做官的大老爺都定了他的罪名，難道你說做官的還辦錯了不成麼？」

男德只聽到「做官的」三個字，立刻火發心頭，不由得一脚踢得那小人魂不附體，還大聲罵道：「你這無恥的小人，我早已忍了你一肚子的氣；你現在又在我面前放什麼臭狗屁！」

這時范桶驚慌無措，好不容易才將男德勸住。小人也就扒起身來，對男德躬身行禮道：「我說錯了，你休要動氣罷。」

男德正氣憤憤的答道：「你這小人，我恨你，我又可憐你。人家吃飯，你就吃飯，人家吃矢，你也就吃矢。」

這時范桶只好在一旁勸道：「休要發氣。請你慢慢兒將你不平的事，告訴我聽聽；難道孔夫子的話，你都不服嗎？」

男德即忙答道：「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，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；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，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？那金華賤只因家裏沒有飯吃，是不得已的。」



事情。你看那班財主，一個個的只知道臭銅錢，那裏還曉得世界上工人的那般辛苦呢？要說起那班狗官，我也更不屑說他了。怎麼因為這樣小小的事情，就定他監禁的罪名呢？所以我就不平起來了。」

范桶道：「只是他做了賊，就應該這樣辦哩。」

男德聞說，立刻站起身來，就一拳頭把個范桶打得撲地滾了一丈多遠，大聲罵道：「你這木頭人，只知道吃飯，還知道什麼東西！」

那小人見事不好，即忙跑出門外，也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那范財主在房裏聽得外邊吵鬧，慌忙跑出去看時，只見范桶剛在地下爬起來，一一告訴了他的財主老子。此時那范財主見男德的體格生得十分強壯，也知不能奈何他，只好說道：「你這樣年少氣盛，我也沒有法兒和你說；但是一個有見識的人，怎麼就幫起做賊的來呢？」男德氣憤憤的答道：「原來我是一個明白的人，所以才如此。我並不幫賊，也不過是心裏爲着世界上的窮人不平罷了。」

那范財主道：「世界上總有個貧富，你有什麼不平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世界上有了爲富不仁的財主，才有貧無立錫的窮漢。」

范財主道：「無論怎地，他做了賊，你總不應該幫着他。」

男德道：「世界上物件，應爲世界人公用，那鑄定應該是那一人的私產嗎？那金華賤不過拿世界上一塊麵包吃了，怎麼算是賊呢？」

范財主道：「怎樣才算是賊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我看世界上的人，除了能作工的，仗着自己本領生活；其餘不能做工，靠着欺詐別人手段發財的，那一個不是搶奪他人財產的盜賊呢？這班盜賊的妻室兒女，別說穿吃二字不缺，還要盡性兒的奢侈淫逸。可憐那窮人，稍取世界上些些東西活命，倒說他是賊，這還算平允嗎？况且像你做外國人的奴隸，天天巴結外國人，就把我們全國人的體面都玷辱了。照這樣看起來，你的人品比着金華賤還要下賤哩！」

這時候范財主又羞又氣，一息兒也做不出聲來，臉上只是青一陣，白一陣，呆呆的立了多時。

男德尋思道：「這也難怪了。你看世界上那些搶奪了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，還要對着

那主人翁說什麼「食毛踐土」、「深仁厚澤」的話哩。何況這班當洋奴的賤種，他懂得什麼呢？我何必和他計較？」

想着，便轉身氣憤憤的出門去了。

欲知他出去之後情形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爲世不平俠士題壁 恩將仇報惡漢揮刀

話說明德和范財主爭議之後，不說范財主父子後事如何，且說明德以范財主不足教訓，便憤憤出門，回到自己家中。原來明德也住在巴黎，家道小康。父親明頑，生性固陋，也只身生明德一人。明德自離娘胎的時候，就有些蠢氣，因此一家人都瞧他不起。他的皮氣也很與衆不同，不屑事家人生產。到了十五歲的時候，就在中等學堂裏讀書，歲月如流，光陰似箭，不知不覺的又過了三年。

這一天明德就和范財主爭論回來，他父親明頑，手裏捏着一枝鉛筆，正在那裏算帳，猛然間看見明德氣憤憤的回來，大聲問道：「明德，你到那裏去了？」

男德本是一個爽直的漢子，從不會撒謊的，也就把在范桶家裏的事情，一一說出。

只見那明頑聽罷，立刻就把他的大眼鏡子取下來，厲聲罵道：「你這小孩子，也應該講什麼爲世界上不平的話嗎？你莫羞死我罷！那世界上的事體，是你們這樣貧窮的人講得的麼？你若不去用心讀書，以圖功名富貴，好事養父母，你就快些去做告化子罷了。世上的人若能盡了這孝訓兩個字，就是好人，不用講什麼爲世不平的邪話。」說罷，將鉛筆放在桌上，還滿面堆着怒容。

男德也知道他父親是個冥頑不靈的東西，只好一言不發，聽他辱罵。後來見他父親住了口，才悄悄的去到自己的書房，悶坐多時，猛抬頭，只見玻璃窗外，雨雪滿天，把一座巴黎城都化作了銀花世界。男德見此淒涼景象，觸目驚心，不由得長嘆道：「哎，世界上這般炎涼悽慘，間無天日，也合這天氣一般，倒是怎麼好呢？」正在獨自感傷，忽見後面用人送信進來。男德接過來拆開一看，只見信上約略寫了幾行道：

男德同志賜鑒，

有一位志士，從尙海來，託弟介紹於兄。倘蒙不棄，祈移玉來敝處一聚是禱。

弟某頓首。

男德看罷，尋思道：「尙海那個地方，曾有許多出名的愛國志士。但是那班志士，我也都見過，不過嘴裏說得好，實在沒有用處。一天二十四點鐘，沒有一分鐘把亡國滅種的慘事，放在心裏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，坐馬車，吃花酒。還有一班，這些游蕩的事倒不去做，外面却裝着很老成，開個什麼書局，什麼報館，口裏說的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，才好辦利羣救國的事；其實也是羣羣爲利，不過飽得自己的荷包，真是到了利羣救國的事，他還是一毛不拔。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志士，實在比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萬倍。這等賤種，我也不屑去見他。」便隨手將這封信放在桌上。這時候那壁上掛的自鳴鐘，正丁丁當當打了十二下。男德就嘆一口氣道：「咳，這鐘的聲音，也不過是不平則鳴，況是我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德麼！」說着，就到飯廳裏去吃飯。

不多時，用人拿飯進來。這赤心俠骨的男德，和那尙海喜吃大菜的志士不同，也不問是

什麼味道，胡亂吃罷，卽忙起身回到書房，坐在書桌面前，七上八下的亂想一會，嘆道：「哎，世界上這般悽愴模樣，難道我就袖手旁觀，聽他們這樣不成嗎？只恨那口稱志士的一班人，只好做幾句歪詩，說兩句愛國的話。其實挽回人間種種惡習的事，那個肯親身去做呢？」又忽然想到他父親身上，嘆道：「哎，我的父親，這樣頑固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又住了口，尋思到：「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，却不問他是老子不是老子，而且我的身體，雖是由父母所育；但是我父母，我祖宗，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維持，那能獨自一人活在世上？就是我到這世以後，不仗着世上種種人的養育教訓，也那能到了今日？難道我只好報父母的恩，就把世界上衆人的恩，丟在一旁，不去報答麼？」

想罷，便立起身，在房門口探看一回，立刻又轉身進房，將掛在壁上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，拿下來穿在身上。又取一把鎖匙，打開箱子，拿出十多塊銀錢，放在外套的袋裏。向書桌架上，尋出一柄不長不短的快刀，用一條白毛巾包裹起來，放在外套裏面的長袋裏。足下換了一雙舊皮靴。順手在桌上拿了一枝鉛筆，看了一眼，又放在桌上。這時諸事預備妥當，又低頭沈吟了一會，立刻跑到廚房裏拿了一枝黑炭，靜悄悄的從廚房的後門走出，來到那小花

圍裏，便提起那枝黑炭，向着小花園的牆壁上，歪歪斜斜的寫了四行字。寫罷，自己又念了幾遍，便即將這枝黑炭丟在地面，放開大脚步，一溜煙走了。

看官，你想男德到那裏去了？他寫的這四行字，是些什麼字呢？隨後再表。

那金華賤自從那大雪的時候，眼巴巴的坐在家裏，忍不住飢寒，就偷竊麵包犯案。衙門裏定了罪後，就把一條鐵鍊子鎖起他的手腳，用一輛罪人的馬車，解到道伽地方的監裏。走了二十七天，才到了道倫，便把華賤換上一件藍布的罪犯衣服。那衣襟上面有個號頭，沒有什麼金華賤的姓名，那華賤的號頭，乃是第二萬四千六百零一號。

過了十個多月，有一天晚上，天色已經黑暗，華賤坐在這監獄裏面，想起從前在家裏砍柴的苦境，又想到他的姐姐還有七個孩子，也不知道現在怎樣受苦，不由的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。正呆呆的坐在那裏，越想越難受，朦朧間忽然瞥見一個黑影兒來到面前，漸走漸近。這時華賤嚇得渾身捏了一把汗，不由的戰慄起來，不知是人還是鬼。不多一會，來到身邊，才知道是一個年輕的男子，站在華賤身旁，對着他的耳朵，低聲說了好一會。

說罷，華賤接口道：「你想把他弄死嗎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不是，不過是用這般手段，來嚇他一嚇，他自然就會中了我的計。我焉能因為要救一個人，就來弄死一個人哩？」

華賤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

那人即刻跑到看監的房裏，瞥見了那看監的一眼，就凶狠狠的一手把他的衫襟扭住，一手伸在外套裏面，拔出一把光閃閃的快刀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吃驚，我不是來殺你的，不過到這裏要救出那個金華賤。你快快的把那鐵門的鑰匙和他手脚鍊子的鑰匙，一齊交給我；你若不肯依從，那却怪不得我，就要將你結果！」

那看監的嚇得魂魄散，口裏不住的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把鑰匙交給你。」說着，就在衣布袋裏摸出兩把鑰匙，說道：「這把大的，是開鐵……鐵門的，這個小的，就是開鐵……鐵鍊子的。」

那人接在手裏，隨將刀子收好，就扭他一陣來到華賤面前，將華賤手鍊腳鍊，一發開了。照樣把那看監的手腳鎖將起來，就和華賤一齊抽身跑到鐵門旁邊，將鐵門打開，兩人逃出。

華賤說道：「將門鎖起來。」



那人答道：「使不得，把他鎖在裏面，恐怕沒有人知道，不叫他餓死在裏面麼？」

華賤又道：「不把他鎖在裏面，我們不怕後患了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今夜一定沒有人知道的。你看鐵牆這樣高法，就是他高聲喊叫，也沒人聽見，我們乘着夜裏快跑罷。」

兩人說着，就飛似的直跑了三里多路，未曾停腳。忽然瞥見路旁有一叢黑影兒，二人吃了一驚，待慢慢的向前走去，一直到了面前，才知道是一大叢樹林子。這時二人又驚又喜，就來在樹林子裏坐下歇息歇息。華賤便開口問道：「你是什麼地方來的呢？你的名字叫做什麼呢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我姓名，名字就叫做男德，巴黎人氏。自從去年聽得你的事體，心裏就不平起來，一定要來救你，那時便在家中取些銀兩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華賤就破顏一笑，問道：「現在你還有銀子麼？」

男德答道：「現在還有幾兩，在外套的袋裏，我們明天的路費總夠用了。」

華賤又問道：「你從那裏來的呢？」

答道：「我從巴黎而來。」

華賤道：「噢，這樣遠的路，怎麼你就來到了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我一路告化，將近一年，到了前月才來到這裏。初到的時候，我不知道你的監房在那裏，只好在這地方左近，天天找些工做，得便打聽你的消息。前幾天我才聽見有一個工人，他道：『有一個做苦工的人，自去年就收在這監裏。他家裏的姐姐，還有了六七個子女，都沒飯吃。他也不知道怎麼樣好，真是可憐。』我聽得這樣說法，就一一知道你的消息。」

華賤道：「你怎麼就能夠進了那監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到了今天早晨，恰好那個看監的開了鐵門，出來掃地，我就出其不意，跑進他的房裏，將身躲在床底下。一直到了今晚，我才乘他不在房中，出來救你。」

華賤聽罷，就長嘆一口氣道：「哎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不知那一天才能報答？」

男德道：「那裏話來。我並不像那做生意的人將本求利，也不過爲着世界上這般黑暗，打一點抱不平罷了。」說著，就脫下外套，對華賤道：「現在初交冬令，覺得有些寒冷，你穿上這件外套罷。」

華賤歡天喜地的即忙接了穿在身上。男德道：「我們二人今晚早些睡覺罷，明天還要早些跑路。」說罷，就躺在草地上睡了。

這時華賤尋思道：「我身上現在一文沒有，既然遇見這種奇貨，却不要放過了他。」正在那裏胡思亂想，只聽得男德睡得呼聲如雷。忽然翻身扒起來，跑了三四步，又住了脚。便在外套袋裏摸出那一把光閃閃的刀，口裏說道：「世界熙熙，皆爲利往，天下攘攘，皆爲利來。我金華賤這時候也爲金錢所驅使，顧不得什麼仁義道德了。」說着，就拚命的用盡平生氣力，把刀尖兒正對着男德身上，飛似的丟將過去，抽身便走。

欲知道男德性命如何，下回就知道了。

## 第九回 忍奇辱紅顏薄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

話說華賤丟刀來刺男德以後，就飛也似的一直奔出叢林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當時男德身體十分疲倦，也就一事不知的，一直睡到次日早晨日上三竿的時節，才扒起身來。忽然看見雌身旁只三四寸遠，有一件東西，大大的吃了一驚。你道看見了一件

什麼呢，就是他的那一把明閃閃刀子，插進草地裏有三寸多深。四面一看，又不見了華賊。

這時候男德心裏也就明白了，說道：「險哉險哉，不錯不錯，我昨晚說還有錢在外套袋裏，他就破顏一笑。」說着，又長歎一聲道：「哎，臭銅錢，世界上那一件慘事，不是你驅使出來的！」

說到這裏，便探頭一看，四面均是叢林大樹，低下頭來沈思了一會，又道：「這樁事，也沒有什麼奇怪。在這種慘世界上，那一個人不和華賊一般。我想是非用狠辣的手段，破壞了這腐敗的舊世界，另造一種公道的新世界，是難救這場大劫了。」說罷，便把那快刀拔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一生仁義道德，都仗着你能夠去做，怎好不小心收藏起來。」說着，就把刀又收在袋裏。

這時男德身上一錢沒有。你看男德爲着世上不平的事，去捨身救人，倒弄得這樣下場，怎不令人灰心短氣？那曉得男德是一個天生的剛強男子，不像尙海那班自稱什麼志士的，平日說的是不怕艱難，不愁貧困；一遇了小小的挫折，就突自灰心短氣起來，再到了荷包空的時候，更免不得冤張怪李，無事生端，做出些無理的事情，也顧不得大家恥笑，這就到了

小人窮斯濫矣的地步。那男德雖然這樣失敗，這樣困窮，沒有一點兒悔恨的意思，還是一團心安理得，上不愧天，下不愧人的氣象。那一種救世憐人的慈悲心事，到底終身一絲不減，只是和顏悅色的手靠着背，向叢林外面走去，口裏還高聲唱道：

一天風雪壓巴黎，

世界淒涼無了期。

游俠心酸人去也，

衆生懵懵有誰知？

唱罷，自己說道：『這不是我離家的時候，寫在那小花園牆上的詩麼？如今還是不能達我的志願。』

說罷，又向前走，不知不覺的已經出了那叢樹林，只見前面遠遠的有許多人家烟戶，心裏想道：那必定是一座村莊；但不知道這個村莊叫什麼名兒，待我去到那村莊裏告化告化罷了。說着，就放步一直向那村莊走去。不多一會，就走進村裏。剛走了十多步，瞥面看見一座高樓大廈，正在路旁，男德就將身來到那大屋的廚房門口，呆呆的立了多時。

只見一位年輕貌美的婦人，手裏拿着一個破碟子，走進廚房，一見男德，便開口問道：『你來做什麼事體呢？』

男德答道：「大娘，沒有什麼，不過來討一塊麵包吃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我看你神色，倒不像個告化子，什麼要來討麵包吃呢？你現在向我討麵包吃，你還不知道我的苦處，我不久也就要做告化子了。」說着，流下幾點傷心香淚來。

這時男德即忙問道：「大娘，你不是這大屋的主人麼？」

那婦人道：「是的。」

男德道：「你既是這大屋的主人，怎麼好說出這樣悽慘的話來？請你把這悽慘的惜由，說給我聽聽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不必說了，說着也無用的。世界上，是這般狠心狗肺的事，都也就沒奈何。」

這時男德聽說，越發著急，就忙說道：「既是像這樣可惡的事情，更要請你細細說。我聽了，或者我可以替你出了這口氣，也未可知。」

那婦人尋思道：你這個小小的孩子，有什麼力量來救我？我只好說道：「也罷，就講給你聽聽，也好叫人知道我的冤情。」

這時男德，便抖起精神，站在門旁，豎起耳朵，來聽那婦人的說話。

只見那婦人說道：「前兩年我的丈夫出了外洋去做生意，辛苦了兩年，一直到今年二月，才帶些銀子回到家裏，買了這重住屋，還沒有多少時候，就聞傳到這村的官府耳朵裏。那官府……」男德剛聽到這裏，就癡狂似的，咬緊着牙根，用力把脚一頓。

那婦人驚問道：「你發了什麼毛病？」

男德忙答道：「我沒發什麼毛病，請你快些說罷，那官府怎麼樣呢？」

那婦人又接着道：「他姓滿，名兒叫做周苟。他見我家有了點錢財，就紅了眼睛，天天到我家來拜訪，外面看起來，倒很親熱。那時我就有些放心不下，時常勸我丈夫，不要攀扯這班做官的，恐怕得不着什麼好處。我丈夫那裏肯聽我的話，還罵我不知道人情世故，多般鬧氣的官府，肯和我們這樣兒的人家交接，這就是一條好路，趁着巴結巴結他，後來或者可以提拔我們也未可知。我也就不便和他再講。到了三月底，那官府……」男德聽到這裏，又把脚一頓。

那婦人見男德這樣情形，轉身就走，嘴裏還埋怨道：「你這發癡的小孩子，我也沒什麼和你說的了。」

男德連忙拉着那婦人的衣服，說道：「大娘，我並不發癲，不過聽了「官府」兩個字，就不由我火上升來。請你休要見怪。」

那婦人聽他這樣說法，也就回轉過身來，正對着男德面前說道：「你真能替我出這口氣不成？」

男德道：「果然有了這樁事體，就是我的責任了，豈有袖手旁觀的道理。」

那婦人又道：「你這說大話的小孩子，真真可笑了。你現在還找不着一塊麵包吃，好講什麼責任的話嗎？」

男德道：「你倒不要問這些長短，請你把這事體快快的說給我聽罷。」

那婦人說道：「滿周苟有一天來到我家，口稱「現在政府裏財政告乏，國庫空虛，要設法接濟接濟。因此就下了一令，要從新頒發鈔票三百二十萬金磅，當作現錢使用。從前的舊鈔票，一齊註銷。不久又發出一千萬圓的鈔票，所以銀票就漸漸跌價，我們官場裏也就因此大大的吃虧。我現在正有緊急的用項，要向你借一千元，快快的拿給我罷。」

那時我丈夫就答道：「舍下一時實在拿不出這樣鉅款。」



那官府聽說拿不出，就立刻變了臉，厲聲罵道：「你這大逆不道的東西，我是朝廷堂堂的一位命官，難道你都不怕嗎？也罷，我知道你是有錢難捨。限你十天，倘若過了這十天，還是沒有，就要按着不敬官長的律例，辦你的罪名，你可要當心着些。」說罷，就兇狠狠的去了。

「我丈夫見他這樣兇惡，也就算官令難違，只得東挪西借，方才湊齊，交給於他。從此以後，他也就不到我家來了。這時我丈夫已是後悔無及，只好忍氣吞聲，再到外洋去做生意，剩下我母女二人，在家度日。」

「我丈夫已經去了一個多月，也沒有一文錢寄回家來。我現在穿吃二字，天天要用。倘若再過一月，不寄錢來，我母女二人，只得餓死在這屋裏了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不由的眼圈兒一陣發紅，忍着眼淚說道：「大娘，我男德定要替你出了這口惡氣，才得過去。」

那婦人看見男德這樣替他不平，心裏又感激，又悲酸，也不免落下幾行珠淚，呆呆的看着男德，口裏說不出話來。過了好一會，才開口問道：「你爲着什麼事體，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你不要問我這些閒事罷。我現在肚子裏餓得很，請你去看看有什麼東西，給一點我吃吃罷。」

這時那婦人現出那一種又憐又愛的樣子說道：「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懷了。」

說着，即忙抽身走進客廳。不多一會，就帶了他的四五歲一個女孩兒，急忙忙的走出來。左邊手裏，擎着一大塊新鮮麵包，交給男德，又伸出右手來，說道：「你拿了這一塊銀錢去罷。」

男德道：「我不要，還是你留下自己用罷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我看你這樣的小孩子，實在可憐，不忍叫你空空的回去。我雖是貧窮，但是現在也不重在這一點，你快些拿去罷。」

這時男德尋思道：我看這財帛原來是世界上最大家公有的東西。現在我行囊空，就領了他這番厚意，也不甚打緊，況且我男德從來受人的錢財，却和那食人之惠，不思報答的人不同。即便將銀錢接在手裏，道聲：「多謝大娘，我男德一定要替你打個抱不平，大娘你且放心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且去罷，還在這裏說什麼大話，吹什麼牛皮呢？」

男德也就不和他辨論，恭身向他母女二人，各施一禮，抽身就走。一面走，一面自言自語道：「燕雀那知鴻鵠志？」說着，忽見一座古寺，來在面前。便將身進去，拿出那塊麵包，飽餐一頓。吃罷，又走出去，一路看山玩水，只見一片秋末黃花，正是荒村風景，惱煞愁人。男德舉目四顧，只見那一輪紅日西傾，幾行歸鳥悲鳴。這時他悽慘的獨自去到一所客店，算過了帳，用過些酒飯，就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晨起來，就問那客店主人道：「這個村莊名兒叫做什麼？」

那客店主人道：「這裏叫做非弱士。」

男德又問道：「你可知道這村官滿周苟的家是在那裏？」

那店主人道：「哼，這個惡人嗎？住在這村裏的人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，你找他做甚？」

男德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想見一見他。」

那店主人道：「這也容易。他就住在這村外，相隔不過兩里多路。」

男德就細細的打聽了一番，又向他要一張新聞紙看看。

店主人道：「有一個叫做羅奧乃爾（即國民之意）報，才送來的。」

說着，就走過去，拿了一張來。男德接在手裏，看了一眼，忽然看到那一條地方新聞，猛然吃了一驚。那條新聞上面寫道：

前晚八下半鐘，盜犯金華，爲一年輕的男子所救，逃出獄外。昨日下午四下鐘，才在叢樹林旁拿獲，該犯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，袋裏還有幾塊銀錢，那救出該犯的男子，現已杳無蹤跡云。

男德看罷，也不做聲，就交還那店主人，說道：『我就要動身了。』

那店主人就滿臉堆着笑容說道：『你就要走了麼？那我就把你的帳算來罷。』

男德聞說，急忙問道：『昨日晚上我剛到這裏，就問你是幾多店錢。你說是五角錢，那時候我就馬上如數交給了你。你現在就忘記了麼？』

那店主人聞說，就兇狠狠的，圓睜着眼睛，緊捏着拳頭，說道：『你這生來的客人，怎樣就敢騙起老夫來！快把五角錢拿來；如若不然，我就把你拿住，當作騙子，送到衙門裏辦罪。』

這時男德心裏想道：這也是慘世界上人的本色，我也放不着和你這班無知無識的東西爭個長短。就在袋裏拿出昨晚他找還的那五角錢，交給了他，便一直出門去了。

這時男德身邊銀錢一元，都被那店主人詐去，目下兩手空空，便開口歎道：「呀，呀，呀，這好慘的世界，好慘的世界！我男德若不快快設法拯救同胞，再過幾年，我們法國的人心，不知腐敗到何等地步！」

因此他的憐人救世的熱心，越發抑壓不住了。一路不言不語的，走到太陽落山的時候，就決意去到那路邊的叢林裏，歇宿一夜，明日再作道理。不多一會，他就走近叢林裏面。這叢林又高又密，男德就在林下草地上，默默無言的坐了好多時。忽然覺得那樹林裏陰風颯颯，有些鬼氣。這時男德心裏倒是着了驚慌的樣子，探頭東瞻西望，朦朧間忽然瞥見左邊有一條白閃閃的東西。男德定睛看時，才知道是條一尺闊的小路，兩旁松柏參天。那小路的右邊，似乎有一面大鏡子。男德心裏也就知道這個地方，一定是緊傍着海邊了。忽然又瞥眼看見離這小路七八丈遠，隱隱有個好像豆大的一粒燈光。

男德尋思道：那裏莫非有個農戶人家？說着就站起身來，一直順着那條小路前去。走了

不多一會，只見乃是一重泥磚做的茅草屋，還有個小樓，男德就停着腳在門外靜聽了一會；只聽得裏面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嘮嘮叨叨的罵道：『你這不懂事的丫頭，我的話你也敢不聽麼？自從你父母死後，就把你託在我家照料，那時候你還是一個手抱着的小孩子，現在養到你十七歲了，就想忘恩負義嗎？况且我乃是你的姑母。』

這時男德正呆呆的站在門外，忽然又聽得裏面有一年輕女子哽哽暗暗的啼哭，和那藤鞭子打的響聲。這時男德聽不出頭腦來，心裏正在那裏懷疑，忽然又聽得那女子的聲音，說道：『我的姑母呀，我從此再不敢違抗你的意思了。』

只聽得那老婆子就笑哈哈的說道：『我心愛的美麗呀，你看世上的人，那一個不是棄少貪多呢？你現在天天在那村外製造局做工，每天也不過是一元錢，還要辛苦格夠，怎麼就會不惜願做這快活的生意？你可以享些清閑福，我也就有了搖錢樹，這麼多般好！』

男德聽到這裏，那俠心又忍耐不住，就伸手將柴門敲了幾下，立刻就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，前來開門，臉上還帶有怒容。男德就脫下帽子，對他施了一禮，即便在衣衫的袋裏，摸出一個大古老的黃銅錶，看一看，對着老婆子說道：『現在已經七點鐘，時候不早，我不能

趕回家裏去了。求你借一間屋，給我住宿一夜，明天早晨就走；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那老婆子卽忙笑呵呵的答道：「這有何妨呢？請進來罷。」

男德卽便跟他進去，走到客廳，老婆子便道聲：「請坐，待我到廚房裏弄些東西你吃罷，我看你的神色是很餓的了。」

男德便道一聲：「多謝。」老婆子就走進廚房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見老婆子手裏拿着一大塊麵包和牛油牛肉出來，說道：「我是貧窮人家，這就薄待了，還求貴客見諒。」

男德忙說道：「那裏話？我來的時候，真真還夢想不到有這樣快樂的光景。」

說罷，就用手接過來，放些牛油在這大塊麵包上面，胡亂吃了一頓。老婆子見他吃完，就收好盤子，又在袋裏拿了一條鎖匙，去將柴門鎖好，轉身來說道：「客人，請你今晚在樓下睡罷，我們睡在樓上。目下此地太平無事，請你放心睡覺，不用害怕。」

說罷，就上樓去了。不一會，又拿了一個大竹箕子和一張舊紅氈下來，對男德說道：「客人，你今晚就用這張舊紅氈蓋着睡罷。」

這時男德就對老婆子說了一聲「晚安」，老婆子也溫溫和和的答了一聲，即忙上樓去了。男德就吹滅了那支蠟燭，把紅氈子鋪在地上睡去。立刻忽又醒來，這時夜靜更深，只聽得樓上的自鳴鐘，丁丁冬冬的響了十一下，男德尋思道：「這個老婆子真真奇了。忽然又聽得樓梯上面，好像有皮鞋子走着的聲音，男德心裏正在那裏胡思不定。不多一會，就瞥面看見一個妙齡女子，手裏拿着一枝白蠟燭，一直向着男德面前走來。」

男德即忙問道：「你是鬼還是狐呢？」

這時那個妙齡女子，就將白蠟燭放在木桌子上面，放着一口嬌滴滴的聲音，說道：「我的朋友呀，我是一個人，你休要吃驚我。且問你身邊是有一個大金錢麼？」

男德見他說得離奇，不由的發怒，撲翻身起來，大聲罵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我沒有什麼金錢，只有一個是銅的。你快快離開此地，不要胡思亂想。」

那女子聽說，就立刻低下頭來，滿面通紅，呆呆的立在一旁，一動也不動。男德一見，更覺怒氣冲天，連聲說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不是尋常的男子。」說着，還圓睜着兩隻大眼睛，不住的看着他。



那女子就低聲說道：「妾也不是尋常的女子。客人休要他疑，我實在是來救你性命的。」  
男德聞說，便忙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請你快快把細情說給我聽。」

那少女就含着眼淚說道：「現在時候不多了，我略略告訴你幾句罷。今晚我的姑母，因為看見你有個金錶，就頓起貪心……」

男德接口道：「他打算怎麼樣？」

那女子就放着悲聲道：「要將你殺死在此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雖然吃了一驚，心裏還是半信半疑，就問道：「這有什麼憑據呢？」

那女子答道：「客人呀，你跟我上樓去，就自然明白了。」

男德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請你把他要殺我的憑據，一一告訴我，就是了。」

那女子也不願多說，立刻拿起蠟燭來，說道：「我沒有什麼說的了，你跟我上樓來罷。」

男德就細想了一番，說道：「也罷，就跟他去看看到底是什麼怪事。」

說着，就跟着那女子一步一步的一直來到樓上。那女子剛開了左邊那衣櫃的兩扇門，男德就猛然看見兩大把光閃閃殺人的鋼刀，放在那櫃裏面。男德對着那女子說道：「我也

知道你是一個好女子。我今晚在門口，也聽得了你的苦情。現在你的姑母往那裏去了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他去到張三、李九的家裏，叫他們來幫著動手。他出去的時候，就吩咐我坐在那裏靜候着他，不要將你驚醒。他說十二點多鐘，就要回來。那時我也曾百般勸他，不好做這樣謀財害命的慘事。他反罵我是呆子，不知道圖利。我又說將來一定有後禍的話。他道：「我現在去央來幾個幫手，就將他分爲幾斷，裝在那大竹窠裏面。待到來日天明，偷偷的丟下對面大海，隨着波濤流去，那時就人不知鬼不覺了。你只要靜悄悄的在家裏待我回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就急忙出去。現在時候不早了，恐怕他就快回來，你快想一個避難的法兒才好。倘待着張三、李九到來，那就不好了。」

男德問道：「張三、李九是什麼人呢？」

女子道：「他們都是一班幫閑兒的混帳忘八蛋，和我姑母時常來往。我從前也會苦苦的勸我姑母，不要和他們做那些勾當，他不但不肯聽我的話，而且將我天天打罵不休；還說我不聽他的教訓，就是大大的不孝。我也只怨得自己命薄，父母雙亡，無人憐愛於我，只好飲恨吞聲，任他凌辱罷了。」

這時男德尋思道：我當初還不知道他是怎地。不料這女子說出這些話來，倒是句句可靠，字字可憐。咳，世界上竟有這樣老實，這樣孤苦的女兒，怎不教我男德見憐？這時那女子也看見男德生得英雄模樣，心裏又是佩服，又是憐愛，也就相對無語，淚滴香腮，還走近男德身邊，在自己衣衫袋裏，拿出一條雪白的手帕兒，眼淚汪汪的，看着男德說道：「我的朋友呀，你用這手帕兒抹乾你的眼淚，好逃到別個地方去罷。不然，他們到來，那時候我怎麼對得住你呢。」

男德接着手帕，將眼淚抹乾，又交還於他，說道：「我現在並不是怕他們害我的性命，不過見你這樣苦的運命，落在這班奸人手裏，不免令我傷心起來。」說罷，就低下頭來，細細思想一番道：古人說得好，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。我想救這人間苦難的責任，都在我一人身上。倘若白白送一條命，在這班小人之手，於世界上也沒甚益處，我男德豈肯這樣輕身麼？既而又尋思到：只是丟下這可憐的女子，見事不救，我自去逃命，也不是道理。就心生一計，向那女子道：「你既肯按照大義，來救我的性命，我不忍獨自逃生，想設個法兒，救你出了這層地獄，才放心得過。但不知你可肯和我一齊逃走？這才算兩全其美。」

那女子聞說，便就低頭想了一會。

男德又說道：『我想你的姑母，既是這樣不知天理的畜牲，你倘若在他手裏，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。』

那女子接口道：『客人，你既然有這般好意，肯帶我逃出，這就從命了。』

男德道：『時候到來，事不宜遲，就此動身罷。』

說着，那女子就急忙緊緊的握着男德的手，一齊跑下樓來，向後門逃出，飛似的順着門口的小路，一直跑了七八步。那女子道一聲：『不好了，他們回來了，你且聽罷。』

男德忙答道：『我們快躲在那邊大樹後面去罷。』

不多一會，只聽得男女三個人的聲音，一路走，一路說道：『我看他那個金錢，一定值得一千金。』

一人道：『照我看來，那樣大的，一定還不止千金。』

一人道：『我看他身上一定還有許多銀子。』說着，他們三人都正從這樹邊走過。

那女子嚇得一身冷汗，就拿出手帕兒抹乾了。男德說道：『不要多耽擱了，我們快跑罷。』

說着，兩人就拚命的向一叢樹林子裏跑去，忽然聽見後面有一陣喊聲追來，男德回頭看時，只見一人前來拚命揪住他的衣衫，厲聲罵道：「這樣大膽的東西，要想往那裏走？」

這時男德見事不妙，探頭四面一望，也不見那女子往那裏去了。當時男德忽然心生一計，急忙在衣衫袋裏掣出一把刀來，向那人的手刺過去。那人連忙撒了手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，你們趕快來救我。」

這時男德抽出刀子，轉身拚命的跑出那樹林，還不敢立住腳，足足的跑了一點鐘之久，忽然迎面看見一座高屋，乃是一所敗落寺院。男德忙跑進去，躲在大門旁邊，心裏恍恍忽忽，想睡不睡的，正在那裏納悶，朦朧間忽然看見有兩個大漢進來。只聽一人道，李九，你快把繩子將他的狗腳細住。又一人道，張三，你還不快些動手。這時男德雖然看見他們這樣光景，心裏却想和他抵抗，怎奈四肢無力，連一動也不能夠，只好任他怎麼殘害罷了。忽然又見一個大漢，雙手舉起一根大鐵棍，叫聲李九道，你看我送他歸天。說着，就用力正對着男德當頭劈下。男德大吃一驚醒來，才知道是南柯一夢，渾身捏了一把冷汗，心裏還七上八下的想道：哎呀，有什麼法兒才能將那女子救出來呢？咳，只好到待明天，去找一個安身的地方，再作道理。

正在愁緒滿懷，不覺東方已白。男德就撲翻身扒起來，正想出門，忽然瞥面看見一個明眸皓齒，金髮朱唇的女子，臉上還帶着幾條淚痕，一直向這寺院跑來。見了男德，就滿臉發癡，目瞪口呆的立了好一會，忽然大聲說道：「我的愛友呀，你在這裏麼？」

這時男德才知道正是他心裏所惦記的美人，急忙親親熱熱的用手一把撲住那美人的細腰，連親了幾個嘴（這是西俗，看官別要見疑），硬着喉嚨說道：「我的愛卿呀，我怎麼想得到還能和你在此相會呀！」這時候他二人那一種又傷心又歡喜的模樣，真是有言難表了。

男德又開口道：「現在白日青天，我想那賊必不敢追來。你且坐下，把我二人分散的時候你的情形，說給我聽罷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昨晚那賊追來的時候，我見事不好，就抽身跑到一叢小樹裏面藏躲。幸虧那賊未曾知道，今天才能夠到此與你相見。那時我也知道你被他們拿住，我就想出來和他們拚個死命。隨後我又想到，倘若我也被他們拿着，將來恐怕沒有人知道，來替你伸冤。因此我也就忍着不動；但不知你是怎麼樣才能逃到這裏？」

男德就將他逃走的情形，如何拔刀刺賊，如何跑到這寺院，如何得了惡夢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

那女子聽罷，又傷心起來，放着悲聲道：「哎呀，倘若你昨晚有個好歹，我也不能和你同死，那教我怎麼對得住你？」

男德道：「你不要這樣呆氣。天下事禍福無門，悲歡莫定。人生的苦處，全在這愁喜哀怨四個字的圈兒裏頭拌來拌去，好不可憐；況且我們經了這點小小風波，那值得傷心不了？」

這時那女子聽了他這番勸解，就拿着雪白的手帕兒，抹乾了香淚，低聲說道：「照你這樣說起來，倒是沒有什麼傷心的事體。俗界悲歡，莫非妄念，還是定了心，快在此地拜謝上帝的恩罷。」

男德忙道：「你還是這樣愚蠢，我平生不知道什麼叫做上帝。」

那女子忽然呆看着男德，不懂什麼緣故，他說出這樣奇怪的話來。

男德又道：「我們去到神龕面前，好將這道理細細的講給你聽罷。」

那女子就拉着男德的手，走了十多步，來到神龕面前，雙雙坐下。

男德便開口說道：「這世上的人，天天說什麼上帝，你以為真有什麼上帝麼？不過因為上古野蠻時代，人人無知無識，無論什麼惡事都要去做，所以有些明白的人，就不得已胡亂檢個他們所最敬重的東西，說些善惡的果報，來治理他們，免得肆行無忌；那裏真有個上帝的道理呢？我從前幼年的時候，有一禮拜日，跟我的父親去做禮拜，只聽得那主教說道，「凡人倘若時常敬重上帝，有錢的時時來些錢來，放在寺院鐵箱子裏面，將來他父母死後的靈魂，就會上昇天堂。想他這種荒唐的話，那時，就有些不信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我看來你這種見解，恐怕有些不對；你看世上的人，那一個敢不尊敬上帝的麼？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心裏十分可憐世人迷信宗教的苦處，又道：「你還不信嗎？待我再講把你聽，就明白了。這上帝到底是有無，我也沒有憑據。我定說沒有，料你心裏還是不信；我現在只好把不可迷信上帝的道理，說把你聽罷。即或就是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，管理人間的萬般事體，我也不必天天去對他燒香磕頭。譬如地方上有一位明白正直的君子，我也是一個明白正直的人，但是我不送些錢財禮物把他，又不天天去巴結他，難道那明白正直的君



子，就說我是惡人不成麼？世界上那班無惡不作的東西，倒天天去拜上帝，一出禮拜堂，便捉刀殺人，難道上帝受了他的恭維，就恕過他的罪惡嗎？我想那裏有這種卑鄙無恥的上帝呢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不信上帝，人生在世，就該信仰什麼呢？」

男德道：「照我看來，爲人在世，總要常時問着良心就是了。不要去理會什麼上帝，什麼天地，什麼神佛，什麼禮義，什麼道德，什麼名譽，什麼聖人，什麼古訓。這般道理，一定要心地明白真理，脫除世上種種俗見的人，方才懂的。」

這時那女子道：「我從來沒聽過這等議論，所以也就隨着俗人之見，人云亦云；好像傻子，瞎子，聾子，啞子一般，不會用自己的知識去想想真正的道理。現在我才算是大夢初覺了。」

這時男德心裏暗想道：這個女子，倒是十分聰明。

那女子又道：「哎，我從前也曾聽人講過，東方亞洲，有個地方，叫做支那的。那支那的風俗，極其野蠻，人人花費許多銀錢，焚化許多香紙，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。更有可笑的

事，他們女子，將那天生的一雙好腳，用白布包裹起來，尖聳聳的好像那豬蹄子一樣，連路都不能走了。你說可笑不可笑呢？」

男德答道：「你不要去笑他們罷。你看我們歐洲的人，那一個不迷信上帝，花費無數的銀錢，不去救濟貧民，單單的造些這無用的寺院，無論什麼混帳忘八蛋，也想着巴結巴結上帝，就好超昇天堂。說起這班婦女，把好好的腰兒，細得這般細，好像黃蜂一般，還要把許多花草鵝毛首飾，頂在頭上。你只曉得那支那人敬神包腳的醜風俗，倘若世界上有了不信上帝，不細細腰的一種人，也就要恥笑我們歐洲人了。」

這時那女子聽說，一句也不能回答，呆呆的不做聲。

男德就問道：「你會讀過幾年書呢？」

那女子答道：「我十二歲的時候，曾在本村裏公立的高等女學校卒了業。那時候我還想讀書，怎奈我姑母不肯，他道：『像你這樣縹緲的女孩兒，何愁弄錢，還怕沒有金屋住嗎？』我就說要讀書學習些學問才好。他就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『自古道，女子無才便是德』的話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心裏越發起敬，說道：「我還不知道姑娘的高姓大名。」

那女子答道：「我姓孔，名美麗。請問官人的姓名來歷。」

男德想了一會，答道：「我姓明，名男德，家住巴黎城，只因出外游歷，來到此地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官人遠客他鄉，就不思念雙親麼？」

男德心裏也知道他是女子的性情，只好答道：「大丈夫四海爲家，俗言道：『人間到處有青山。』還怕沒葬身之所嗎？我們也不必講閒話了，早些商量將來的一切事體罷。」

二人唧唧咕咕的商量了好一會，就拉着手走出去了。不言不語的走了幾點鐘，轉灣抹角，不覺經過六七座村莊。後來走到奇烈客地方，乃是一個通商鎮市。男德就和美麗走到一家雜貨店，剛進門，就碰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者。男德連忙上前施了一禮說道：「先生，小生有一件事，前來奉求，不知道先生肯麼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客人但講無妨。」

男德道：「小生巴黎人氏，姓項，名仁傑，這是我的妹子，名兒叫做春英。本來父子三人，到此游歷。一日，我的父親獨自一人出去，說到野外游山玩水。不知什麼緣故，我兩人在鄉村的客棧裏等了多時，都不見他回來。現在我兄妹二人，身上一文沒有，所以來到寶號，想暫且借

住幾天，找些工做，順便慢慢打聽父親的消息。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那老者尋思道：「現在窩下正是盜賊縱橫，他二人的父親，恐怕有些不妥。又只見男德是一個魁梧的男子，那美麗也是一個美貌的女流，就動了憐愛的心腸，即忙答道：『可以的，請坐，不要客氣。』說罷，就對用人說道：『快些去整備飯菜給客人吃罷。』」

不多一會，那用人拿了一些飯菜進來。每人一碟子鹹牛肉，一碟子鮑魚湯，一大塊麵包，牛油，另外還有一大杯葡萄美酒。主客三人，就放量飽餐一頓。

吃罷，那老者對男德道：『你今晚就在這店裏住下，不用客氣。令妹就和我一陣到我家裏住罷。』

二人聽說，喜出望外，就同說一聲：『多謝了。』

男德就對美麗說道：『你跟這位先生到他家裏去罷。』說罷，就先和那老者握手爲禮，隨後又和美麗握了手，說道：『再會。』那老者和美麗也都說一聲：『就此少陪。』轉身去了。

男德就跟着一個用人，來到一間柴房裏面，和用人閒話了一會。那用人出去，男德就將房門門好，即忙在衣衫袋裏摸出他的小刀子，看了一眼，又收起來。就四面一望，忽然看見光

閃閃的一把破柴的大刀，急忙在床上拿一條絨氈，將那把柴刀包裹起來，夾在脅下；推開窗戶門，來到院子裏探頭一看，就扒在一棵榕樹上，縱身一躍，就飛似的跳出了這店裏的院牆，一直去了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那老者忽然看見男德幽閒自在的拿着一把破柴刀，走向店來，就忙問道：「你往那裏去了？怎麼這刀上，就有了些血痕呢？」

男德忙施一禮，答道：「我今早去到山上斬柴，忽然遇着一頭惡狗，前來咬我，我就一刀將他分爲兩斷。」

那老者見他這般勇敢，心中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你就常住在我這店裏，每天去砍些柴來。令妹就住在我家，打掃房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男德就忙答道：「既承先生這般厚意，那有不從命的道理？」

那老者見男德這般有情有理，也就格外滿心樂意。

次日早晨，那老者正到店裏，只見他的孩子，約莫十二三歲，名兒叫做克德，笑呵呵的手裏拿着一張報紙，說道：「阿爺呀，你看今天的雜興，乃爾報裏面，有一張好畫兒，實在是怕人。」

那老者接過來看時，乃是一張剃客圖。又將圖畫旁邊的那條新聞，看實細看了三四遍，便喜氣洋洋的，好像一文錢買得一隻金牛一般，口裏還自言自語道：『不料你這混帳忘八蛋，也有今日。』說罷，就將那報紙放在衣衫袋裏，便攜着他的孩子一同回家去了。

却說男德自從這天上午，在店裏吃完了飯，就提着一把柴刀，和店裏的用人，一同去到村外砍柴。只見一人急忙走來，和那用人施了一禮，那用人道：『你這樣忙着那裏去？』

那人道：『昨天非弱士村衙門出了賞格一條，倘若有人拿住刺殺村官滿周狗的兇手，就賞銀五萬兩。我現在正要找這樁財喜去。』說着，急忙抽身去了。

男德聞說，也不放在意中，只管砍柴。一直到日落西山，萬家燈火的時候，才將柴捆好，挑回店裏。正要將柴放下。只見那老者笑呵呵的迎出來，急忙將柴接下來，說道：『請你快些同到我家，有點事體相商。』

這時男德心裏也猜不出是什麼事體，只得跟他同去。心裏尋思道：大丈夫做事當磊磊落落，自己發願，自己受用，即使他把我送到衙門，害我一命，這也原來是我甘心情願了，沒有懷恨他人的道理。一面想，一面走，不覺已經來到門前。走進門去，只見客廳裏擺了一桌酒席。

男德心裏越發見疑，想道：他一定是弄醉了我，就要動手的了。

那老者說道：「請坐。」男德不慌不忙的，道：「多謝。」就坐下了。不多時，忽見一位婦人出來，看來足有四十多歲，却還是一個風韻猶存的老美人。男德就知道一定是那老者的家老婆了，即忙站起身來，和他握手爲禮。一會兒，又見美麗笑容可掬的走出來，那秋波一轉，直看着男德。男德也歡歡喜喜的，上前和他握手爲禮。說話之間，主客五人，依席坐下，各人都十分歡喜。男德雖然心裏有些意外的事情，但是他乃一個磊落丈夫，這點小事，也就不掛在臉上。這時美麗的心裏是怎麼樣，也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了。各人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，美麗忽然對着男德說道：「哎，我不知何時可以報答你的恩呢？」

男德就用腳輕輕的踢了美麗的腳一下，笑着說道：「我們兄妹之間，講什麼報恩呢？你不要多吃酒罷。」

同席各人，聽得他兄妹二人這一番話，也都摸不着頭腦。男德即忙扯着閒事，說了一會，遮蓋過去。大家散席之後，那老者就對男德說道：「請你到我的房裏，有些事情和你商量。」男德答一聲「從命」，立刻就站起身來，跟他走進房裏。只見那老者緊緊的將門門好，

把兩隻手一齊伸在衣衫袋裏去摸一件東西。這時男德就將身立正，恭恭敬敬對那老者拱着手說道：「小生來的時候，也知先生的用意。先生相待厚恩，小生還一絲未曾報答，但是我這可憐的妹子，孤身無靠，還求先生發點慈悲心腸，好好的看待他，小生這就放心了。」

那老者聞說，就微微的一笑，說道：「請你莫要多疑，我豈是那謀財害命的一流人物嗎？」說着，就在袋裏摸出一張難與乃爾報來，用手指着一條地方新聞，笑呵呵的說道：「請你自己看罷。」

男德接在手裏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——

### 村官被刺：

前晚十二點五十分鐘，非弱士村村官滿周苟，從親戚處回家，剛走到花園裏面後門旁邊，就被一兇漢扭住，大喊了一聲。家人聽見，即忙開門一看，只見村官尸身，已分作兩斷，係用大刀從左肩一直劈到右邊腰下。那家人剛開門的時候，還瞥見一個青年男子，提了一把破柴的大刀，飛奔去了。現在該處衙門，已出示曉諭各處，密拿該兇



手，按律嚴辦。並懸有賞格，如有查知該犯蹤跡來報者，賞銀百元。生擒到來者，賞銀五萬元。目下各處鄉民，聞此警報，莫不思尋獲該犯，以得此次巨賞云。

男德看罷，心裏尋思：這老者明明知道是我弄的事了。這到奇怪，怎樣他就會知道了呢？

要知道這老者是什麼意思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

話說男德看罷新聞，便開口對那老者問道：「你何以知道此事呢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請你坐下，待我慢慢講來。十四年前我有一個姪女，嫁了非弱土村裏一個商人。兩年前他的丈夫去到外洋經商，掙了些錢財回來，却被那村官滿周苟威風嚇詐的逼得精光，還是兩手空空，因此他丈夫只得再出外洋做工覓食，一去數月，音信不通。目下那女孩兒的日常費用，還靠著我幫貼他一點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心裏想道：原來是如此。

那老者又接着說道：「你看那村官滿周苟，這樣狼心狗肺，我心裏大爲不平，也曾百般設計，想出這口毒氣。不料昨日晚上，我姪女歡天喜地的跑到我家，說道現在有人替他出了氣的話。他曾說這樁事體，十分奇怪，早幾天就有一個好像告化子的人，來向他告化。他曾將這事說把那人聽了，那人就即刻氣的了不得，說道要替他出氣的話。他說的那人衣衫像貌，倒正和你一般，我那時心裏也就明白，便將闔下的來歷說給他聽了。今天我見這報紙，就知道一定是闔下無疑了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忙問道：「怎麼令姪女不來見我呢？」

這時老者聞說，便手摸着白鬍子，搖搖頭長歎一聲道：「哎，這也不必說了。」

男德道：「但講無妨，這沒什麼打緊。」

老者長歎一聲道：「說起這惡丫頭來，實在令人可惱。他聽我說出你的下落，他就說出吃矢的話來。」

男德道：「他說什麼呢？」

老者道：「他說：『現在官府出了告示，說是有人拿了他，就可以得五萬賞銀。我們正在窮到這樣地步，何妨趁着這個機會去發這筆大財，好比順手牽羊了。』我聽他這樣說來，就不由的大怒，痛罵他一頓。他還不服，反口就罵我窩藏匪類的話，氣憤憤的回家去了。」

男德聽說，就兩淚汪汪，一言不發。老者勸着男德道：「仁傑，你也不必傷心，像他這樣沒有良心的丫頭，也不放着他計較。我看閣下這樣豪俠，將來必定能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可惜我已經老得這樣，不能帶着你了。現在那惡丫頭既然知道你的下落，又受了我一番臭罵，必定要張揚出去。倘若狗官們得了風聲，倒反不妙。我想帶點盤費與你，好快些逃到別個地方，暫且一避，再作道理。你道如何？」

男德聞說，便道：「先生這樣過譽小生，怎麼當得起？小生不過不忍眼看着同胞受種種的苦難，束手不救，心裏就過不去。」

老者又忙說道：「這是男兒分內事。你總要實心實意的做着去，莫學尚海的那班志士，有口無心的人才好哩。」

男德即忙拱手答道：「小生謹領先生的教訓。我項仁傑生在世界上，這世界上什麼時

候才能夠太平，什麼時候才能夠沒有不平的事，沒有沒良心的人，我都不管這些。但是我項仁傑活在世界上一天，遇着一件不平的事，一個沒有良心的人，我就不能聽他過去。」

老者聽到這裏，便開口嘆道：「哎，我和你初見面的時候，不過看着你是一個無歸的窮漢，倒不料你乃是一個義俠男兒，真是「有眼不識泰山了。」」

男德道：「先生正是一位「人老心不老」的大英雄。小生年輕才淺，先生這般誇獎，真是有愧了。」

那老者忽又傷心道：「諒這世上種種可慘的人，做出種種可慘的事來；我們天天活在這種種可慘的世界上，和這種種可慘的人交接，若是聽他壞去，不肯設法補救，這一生一世，倒容易混過去。只怕來世投胎，還是要再到這可慘的世界上度日，如何能丟得去呢？可恨老夫此生休矣，你們青春年少，正是後生可畏之時，還望努力自重才好。」

男德見他這樣傷感起來，就想安慰他一番，說道：「哎，先生，自古道「良馬雖老，志在千里。」人生在世，只怕沒有志氣，那有傷心年老的道理呢？你且看世上的翩翩少年，外面看起來，倒是不老，其實心裏已經死得透了頂，不過是一個死尸，天天能殼在世，上活動罷了。這

等人實在是可憐哩。像先生這種白髮蒼顏，如火如花的少年，有什麼傷心的呢？」

老者聽男德這樣說法，只好收了眼淚，抖起精神，現出一種很快樂的樣子。這時老者心裏，那一種佩服男德的意思，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。

男德又問道：「我的妹子也會知道我這番事情麼？」

老者道：「我沒告訴他，想還不會知道。」

男德急忙道：「請先生千萬別要將這件事叫他知道了。那女子的性情，他聽見了這樣的事，又不曉得要驚嚇到什麼樣兒。現在我想先去尙海，隨後就回到家裏。」

老者道：「這倒也好。尙海那地方，也有許多假志士，順便到那裏去走一遭，看看他們到底做些什麼事體。」

男德也不理會這句話，便道：「我去之後，我的妹子，就托先生照料，日後他的親事，還要先生留心則個。」

那老者一一答應了。男德便在袋裏取出小小方塊紙，和一枝鉛筆來，寫了幾行字，交給老者說道：「這就是我朋友的住處，先生要打聽得家父的消息，就由這地方寄信與我，管

不會錯的。」

老者接過來，就放在衣衫的袋裏，順手拿錶一看，說道：「現在已經八點鐘了，開往海的輪船，照例是九點鐘開船。我現在叫人去店裏取你的鋪蓋行李來，請你在這裏略候片時。」

男德忙說道：「請先生不要露了風聲，使我妹子知道才好。」

老者道：「我知道的。」說着，就出去了。

男德默默無言，獨自一人坐在房裏，忽然聽得門外有一陣脚步声。不多時，只見就是這如玉如花的美麗，拭着眼淚跑進來，急忙將身坐在男德傍邊，伸手將男德的雙手捨命的握着，不住的弔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我的好朋友呀，你現在要到哪個地方去麼？」

男德微微的一笑答道：「我親愛的美麗呀，你怎麼會知道了呢？」

美麗忙道：「還是那克德來告訴我的。他說，他的阿爹現在去找人到店裏取行李，給你出門去。是真的此事嗎？」

男德答道：「不錯，但是望你就在這裏住下，我將來必定有個打算。你千萬別要傷心，恐

怕損壞了身子。」

美麗聽說，越發傷心起來，低着聲音說道：「我怎麼好長住在這裏，我要跟你一同去。」

男德聽得他這樣說法，就發了呆，不能則聲。只見美麗將自己的頭，斜枕着男德的肩膀上，放聲大哭不止。

不多時，那老者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，走進房來。男德就將美麗來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老者就笑呵呵的對着美麗道：「春英姑娘呀，你別要這樣傷心。好兄妹們有個分離，原來是難捨，但你哥哥現在也不是一去不復返的，不過是替我去到尙海，探聽些生意行情，十天半月就要回來的。」

男德也接着道：「我親愛的春英妹呀，請你別要傷心。我去半個多月，就要回來的。你且住在先生家裏，無論什麼事體，都要聽先生的教訓才是。」

這時美麗合着眼淚，低着頭，合着口，一聲也不發。老者又說了許多安慰的話，說罷，就拿出五十兩銀子，交給男德，說道：「仁傑兄，你且拿着這點盤費罷。」

男德接過銀兩，穿起外套，說道：「現在時候不早，我就此告辭了。」

老者道：「我已經吩咐用人，替你照應一切，請你和他一同上船罷。一路上諸事小心，早日回來。令妹的事，就擔在老漢身上，請你放心便了。」

男德聞說，便笑嘻嘻的和老者握手告辭，又恭身對美麗親嘴爲禮，只見美麗哭得和醉人一般。老者見他兄妹二人這般恩愛難捨，一陣心酸，也幾乎落下淚來。只是這無情的壯士，不肯停留，大踏步出門去了。

要知男德去後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虜白手見閻王

話說男德自從那日晚上，別了老者和美麗，由奇烈客起程，風平浪靜，一路耽擱，走了十多天才到尙海。船抵碼頭時，已經四點半鐘，男德便將行李挑起，去到一所客店，一直進去，將行李放下。那店小二卽忙出來招呼，男德便開口道：「請問寶號叫做什麼名兒？我進來的時候，還粗心未曾瞧着。」

店小二答道：「這店叫做色利棧便是。」



男德聽說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世上有許多好字眼，怎麼都不用，偏要用這兩個醜字，掛在門外，做個招牌呢？」

店小二答道：「這雖是兩個醜字，你看這世界上的人，那一個不做這兩個字的走狗呢？就是這尚海的人罷，還不是這樣嗎？」

男德道：「你這話雖說得有理，但是這「色」字未免太俗了，不若改個「名」字，就叫做「名利棧」罷。」

店小二笑道：「那「名」字雖也是人人所好，但是有了「色」，那「名」也就不要了。我看還是「色」字好。」

男德忙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現在「名」也不要，「色」也不要，只是要吃了，請你快去拿些好酒和飯菜給我用罷。」

店小二答應一聲「是了」，抽身就去到廚房。不多一會，即將飯菜齊備拿來，說一聲「客人請用飯罷」，即忙轉身去了。

這時男德一人坐下，自斟自飲，不覺飲到了幾分醉意，就放下，將加里飯拿過來吃了。

兩碟子。吃罷，洗過了臉，就背着手，在房裏走來走去。心裏想到法國文豪譯自由的一首傷時詩，口中就大聲念道：

甘爲游俠流離子，

婦孺無顏長者憂。

何不掃除公義盡，

任他富貴到心頭。

念罷，就將身上外套脫下，掛在牆上，掩了房門，打開行李，剛將身睡下；只見窗外陰風颯颯，桌上寒燈，火光如豆，正是客路淒涼的境界。忽然聽得屋門微微的響了一下，男德還不着意，猛然又瞥見了一個黑影兒爬將進來。男德就斜着眼睛看注，口裏還假裝着大呼而睡。只見一個黑東西，忽然豎起身來，忙把牆上掛着的外套拿下。男德就即忙翻身扒起，托地跳將下來，向那黑東西背後一閃，用力將那黑東西的頸子揪住。只見這黑東西的頸子，不過只有手指頭粗，還是皮包着骨。男德想道：這到底是一個什麼瘦鬼呢？即便開口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只聽得那黑東西急忙答道：「我是一個人。」

男德又問道：「你既然是個人，叫什麼名兒呢？」

那黑東西又答道：「我就是范桶。」

男德聽得范桶兩個字，倒着了一驚，即忙撒開了手問道：「范桶哥，你怎麼就會到了這個地步呢？」

范桶就放聲大哭起來。男德見他這般景象，心裏也就替他可憐。目下正交寒冬，他還是身穿一件單衫；這件單衫新做的時候，倒很堂皇，可惜現在已經舊得七穿八爛，連身上的肉都遮不住了。

男德說道：「范桶哥，請你就穿着這件外套，坐下，將你這程子的光景，說給我聽聽罷。」

范桶也就扯着又破又黑好似抹布的袖子，抹乾眼淚，和男德一齊坐下，說道：「家父近年生意，頗算得手。他也就生成的是個吝嗇祖宗。一錢如命，你是曉得的。因此到了今年四月結帳，就能夠積下了幾十萬家財，只望回到故鄉，樂享田園，在無賴村裏，也算得數一數二的富戶。誰知道剛住了一個多月，這富戶的聲名就轟傳出去，那村官葛土蟲，就來到我家派捐，說道要開辦什麼孤兒院，什麼禮拜堂，向家父籌款十五萬，將來就可以保舉個功名。家父也知他甘言相誘，但看他是一位官府大老爺，和他爭執不得，只好低聲下氣，在荷包裏如數拿

出把他。想家父平日一絲一毫都是疼惜的，忽然叫他拿出這樣巨款，怎不如刀割肉；雖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也就因此日日愁窮，積憂成病，到了五月十三半夜，忽然嘔血而死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心裏嘆道：「世上的守財虜，到了這樣收場，也真是不合算了。」

范桶又接着說道：「家父死後，我家裏也還剩下十萬多財產，不愁度日。不料我的堂伯父，只見家父一死，就來到我家，對我母親說道，家父從前出外做生意的時候，曾借過他七萬兩銀子，現在要來討帳。這時我母親就驚訝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只見阿桶的父親在時，還送錢與你。就是他臨死的時候，也未曾說到借你錢的話。」

「我伯父聽說，就硬着頸脖子，兇狠狠的說道：「凡人臨死的時候，心裏就糊塗了，那裏還記起這些事呢？」」

「那時我母親又道：「他在生的時候，你怎麼不說起，偏要等到他死無對證，就好來討這筆糊塗帳嗎？」」

「我伯父忙答道：「只爲那村官騙了他許多銀錢，那裏還肯火上加油，因此就將這件事體攔起。難道到了今天，就要搪賴不成。你不必多說了；倘若不快將銀子還我，就將這條老

命，拚着你這富戶。」

「我母親本來是個婦道，又生成膽兒小，怎敢和他計較，也只得忍着氣和他好言相商。但是隨後怎麼說好了，我也莫名其妙。到了六月間，有一天我母親向我放聲大哭一回，說道：「兒呀，不知道你父親前世做了什麼罪惡，要受人家這樣冤氣，哎，這也只怨得自己命薄罷了！」到了第二天，他忽然拿出六千兩銀子給我，說道：「兒呀，你拿了這些銀兩，去到尚海找個好學堂，學習些學問，日後好有個生路。你父親丟下的家財，都被奸人們騙盡，只剩下你一人，定要替爺娘爭氣，才是道理。現在你也已經長大成人，倘若再過幾年，還是這樣游游蕩蕩，一事無成，我就不願叫你活在世上，免得把人家奚落。」

「那時我就答應一聲「謹遵母命」，將手接過了銀子，就跑到好朋友吳齒的家裏，約他作伴同來尚海。當下兩人就動身上船，來到此地，在這死脈路一家客棧裏住下，到那些茶樓、酒店、戲館、花園一連玩了幾天，我就催吳齒和我去找個學堂讀書，他就引我去到一個學堂，那學堂門口，倒掛着好幾塊某某先生的名牌。我就問他，掛着這些牌子做什麼用的呢？他答道：「一家學堂，有好幾位先生，掛出這些名牌，就是叫人家揀擇的意思。」」

「那時我又問道：『我們打算揀擇那一位先生呢？』」

「他就指着當中一塊牌子道，『這位靈心寶先生，是一個新科榜眼，在尚海要算他最有名了。』」

「我聽說，就歡天喜地和他一同進去。剛剛走進大門，只見幾個衣衫襤褸的大煙鬼子，喊了一聲。我也不知道他喊的是什麼，只管糊糊塗塗的跟着吳齒上了樓，就有一位年方三六的佳人，輕身緩步的走出來，好似出水芙蓉一般。我一見就目迷心醉，拚命的看着他，不扎一眼。這時吳齒就和旁邊那三十餘歲的一個婦人，指着我唧唧嚶嚶的說好些話，我也不會懂得。我就向吳齒問道，『那位是靈心寶先生呢？』」

「吳齒沈吟了一會，指着那美人便答道，『正是這位。』」

「我那時就待以師禮，叫一聲『先生』，將身爬下地對那美人磕了三個響頭，只見他三人拍掌大笑起來。吳齒又對着那婦人的耳朵，低聲說了好一會。只聽得那婦人連答道，『知道了，知道了。』一時那美人拿煙奉茶，彈琴歌唱，百般恭維。我心裏尋思到天下還有這樣好先生，曉得是這樣，怎不早些來上學讀書，如今未免悔得太晚了。大家又閒談了好一會，才

起身回去。臨行的時候，那美人還捏着我的手，親親熱熱的送到門外，說些「對不起，」「明天早些再來」的話。」

「我回到客棧，就問吳齒道，「這學堂裏教書的先生，怎麼有女的呢？」

「他答道，「這是尙海的規矩，沒有什麼奇怪。你不懂得此地的規矩；我前年就是一個富家公子來到尙海，所以無論什麼地方都認得，什麼規矩都懂得。你樣樣都聽着我的話做去就是了。」

「我就唯唯答應。那時我一夜也未會睡着。到了第二天兩點半鐘，才扒起身來，胡亂吃了些飯，趕忙又跑到那美人的家裏去了。一連兩個禮拜，都是吃酒打牌，無邊的快樂，好像在天宮一般。」

「隨後我又問吳齒道，「我離家的時候，我母親招呼我來尙海讀書學習些學問。現在進了這個學堂，和這女先生玩了十多天，花去銀子一千餘兩，怎麼還未曾教我讀書，學一點學問呢？」

「那時他答道，「讀書學學問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就是算學罷，那小九九的算盤，我們也都

會窮。什麼天文地理，更是胡言亂道了，有什麼可學的呢？若是英文，德文，俄文，我們何必學那外國人的話呢，這更是不消說的了。人生在世，有幾十年光陰，何不快樂快樂，還要受罪讀什麼書呢？我老實對你說罷，我和你天天去的那個地方，並不是學堂，就是一家妓院，那位女先生，也就是一個妓女。我不知道什麼學堂。你果真要進學堂讀書，請你另外找一個朋友領你去罷，我就不敢奉陪了。」

「那時我便道，『原來是如此呀。我也知道玩耍比讀書快樂，剛才不過是那樣說，當真就要去讀書嗎？你且不要見怪，我們再到那好學堂裏去罷。』」

「他聽了便破顏一笑，道聲『好兄弟，』即忙牽着我的手，走出門外，一直又到靈心寶家中頑耍一回。朝歡暮樂，轉眼又過了兩個禮拜。那時吳齒又引來他一個好友姓豬的，和我廝會。從此三人同行，十分親密，好似膠漆一般。大家應酬來往，一共又用了千金。吳齒便向我說道，『我們帶來的川資，現在不過一月，已經用去將近一半。長久如此，不想個法兒，怎生是好呢？』」

「我道，『你看想個什麼法兒？』」



「他道：『把銀子放在身邊，一點利息也生不出來，用了一分便少一分；不如給我拿些去到巴黎，開一個煙店，好賺點利錢來使用，那本錢還可以永遠留存。』」

「我道：『這是一個頂好的法子，可以使得。』」

「此時就拿出二千兩銀子交與吳齒，第二天他就動身去到巴黎，一連兩個月，也沒一封信來。這時候我身邊的銀子已經用得精光，那靈心寶見我手中無錢，也就改變心腸。我去到那裏，不是說『不在家』，就道『有客不便相會』。即便見了面，也無非是冷言冷語的，譏誚一頓。到了隨後我越發窮苦，衣帽不周的時候，連門也進不去了。這時我正是追悔無及，傷心不了，天天坐在棧房裏，眼巴巴的望着吳齒的信來。」

「一日傍晚，去到門外閒步，以解愁悶。忽見前面來了一人，好像無賴村的一位好朋友，即忙上前招呼。只見那人道：『范桶，你還在這裏嗎？你的母親已經死了。』我聞得心如刀割，待要問個詳細，那人一言不答，竟自去了。我回到棧房，大哭了一頓，這時正是家敗人亡，我范桶舒服了一生，到此也就是初次傷心了。要想回家探看，怎奈一文沒有，便叫插翅難飛。」

「那棧房的主人，見我欠他店帳二十餘元，分文不繳，即便趕我出來，到處漂流，告化度

日。恰好今天傍晚，在這客棧門前，看見老兄進得棧來，身邊還帶着些財物，因此冒昧前來。」  
范桶說到這裏，又放聲大哭不止，男德見他這般光景，便開口勸道：「范桶哥，事已到此，不必傷心。我在此也不過四五天耽擱，就要回到巴黎。你可隨我同去，看那吳齒到底是個什麼光景。若能索得些須，隨後再回家探看不遲。今晚你就此和我同住，明天再去替你買幾件衣衫穿着。」

范桶聽說，立刻悲去歡來，破涕爲笑，說一聲「蒙哥哥這樣厚待，這就感謝不盡了。」  
當晚二人一宿無話。次日早起，洗了面，吃了飯，正要出去，只聽得有人敲門。男德卽忙開開門，問聲「你來做甚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小人是賣衣服的。」

男德問道：「你有綿袍子麼？」

答道：「樣樣俱全。請客人揀擇便了。」

男德便打開衣包，揀一件新布綿袍子，問范桶道：「你看這件如何？」

范桶道：「好，好。」

男德問那人道：「這件衣要多少價呢？」

那人道：「不說虛頭，價銀十元。」

男德便如數給了，那人接着銀子，拴起衣包，出去。范桶便穿上這件綿袍，和男德出得門來。男德便道：「我們到書坊裏去看看，有什麼新出的書籍，買些兒回來看看消閑。」說着，放步前行。不多一會，到了好幾家書局，看了一些兒的書，却都是從英國書譯出來的，沒有一部是法國人自己做的；譯的文筆，還有些不甚通順。男德尋思道：「我法國人被歷代的昏君欺壓已久，不許平民習此治國救民的實學，所以百姓的智慧，就難以長進。目下雖是革了命，正當思想進步的時光，但是受病已久，才智不廣，不能自出心裁，只知道羨慕英國人的制度學問，這却也難怪。我二人暫且回去罷。」說着，二人就攜手回到客寓裏。吃過了晚飯，男德便拿一張本日的報，剛看了幾行，便怒容滿面。

范桶道：「哥哥爲何動氣？」

男德道：「范桶哥有所不知。你想我們法國人，從前被那烏國王，糟踏得多般利害。幸而現在革了命，改了民主的制度，你看還有這樣不愛臉的報館主筆，到了現在還要發些袒護

王黨的議論。我看這樣人，那算得是我們法蘭西高尚的民種呢。」

說罷，怒猶未息，心中暗想道：這班賤鳥物，一朝撞在我男德之手，才叫他天良發現。男德正在那裏自言自語，轉眼看范桶時，已撲在桌上，齣齣的睡熟。男德尋思到：我剛才的話，真是對牛彈琴了。便叫聲：「范桶哥醒來。」

范桶猛然立起應道：「什麼什麼？」

男德道：「我們早睡罷，明日還要早起動身哩。」說罷，二人解衣睡去。

翌日天明，男德便叫范桶同起，吃了早飯，二人收拾行李，動身上船。這尚海由水路到巴黎，足有一千餘里，十日順風，一路無話，到了巴黎，男德便將范桶帶回自己家中去了。

要知男德回家情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

却說明頑自從他兒子離家以後，音信不通，未免心如刀割。只得自己尋思到：這樣門衰祚薄，時運不齊，倒怨得誰呢？整日裏自家七上八下的胡思亂想，總要設法光耀門庭。忽一日，

異想天開，得了一條妙計。立刻將所有家產，典變得精光，設法行賄，謀得一縣官之職。馬上耀武揚威，東欺西詐，混到年終，攢了好些銀錢，又招了一個義子，正在逍遙度歲。不料男德忽然回來，明頑一見，又怒又喜，說聲：『我的愛子呀，你這幾年到什麼去處？叫我把眼睛都望瞎了。家裏人都說你是得了瘋病。那後園的字，是你題的麼？』

男德答道：『父親呀，我到尙海……』

話猶未了，明頑便厲聲罵道：『哼，你真是不孝了。古人道：「父母在，不遠游，游必有方。」你竟不辭而去，這等膽大妄爲。你到在尙海一年做甚？』

男德道：『我往尙海，不過游歷，并無他事，求父親恕過。』

明頑道：『既往不答。但從今以後，你要在家中安分守己，孝順我一些。我現在已做了縣官，你還不知道罷？』

男德也不去理會他這話，便道：『范桶哥現和我一陣來到門前，父親肯令他進來麼？』明頑聞說，便埋怨道：『自從他搬下鄉去，一年未見，把我想壞了。今日駕到，怎不和他一陣進來，還叫他在門前等候做甚？你且快去請來罷。』

男德轉身出去，不多時和范桶一同進來，對明頑各施一禮坐下。男德便將范桶破家落魄的情形，對明頑細說一過，明頑立刻瞪了眼變了色。

男德又道：「父親肯合他在我家住麼？」

不料明頑陡起惡心，忙將范桶推出門外，轉身向男德罵道：「你要帶這等窮鬼到家做甚？」

男德道：「父親息怒。常言道，『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人有霎時之禍福。』望父親發點慈悲，留在我家暫住，替他找點工做，免得世界上又多一個漂流無歸的閑漢。」

明頑道：「那樣賤東西，就留在家裏看門，也是不中用的。我那有許多閒飯，養這班窮鬼呢？」說罷，便獨自進房去了。

男德只好走到門外，只見范桶抱頭痛哭，男德便在袋裏拿出幾塊銀錢，交給范桶說道：「你不必傷心，暫且去客寓安歇。明日我和你尋獲吳齒，再做道理。」范桶拜別而去。

次日，二人尋得吳齒住處，怎奈吳齒推托烟店虧空，不肯收留范桶。幸得有男德赤心苦口百般勸懇，吳齒方才應允。男德便向范桶、吳齒各施一禮，告別回家去了。

一連幾個月，男德都在外邊交朋覓友，一些空兒也沒得。到了五月十八號晚九點半鐘，剛從外面回來，忽然接到一信，信面寫着項仁傑先生收啓。男德即忙拆開看時，只見紙上的細字，好像絲線一般。上寫道：——

男德愛友足下，

與君別後，美麗靈魂，隨君去矣。久欲奉書，又恐增君懷舊之戚，是以逡巡不果者屢月。今以忍容無已，敢訴衷曲。自觀君顏，即傾妾心，高情厚義，誠足爲吾法蘭西男子之代表。妾數月以來，心爲君摧，淚爲君枯，身體爲君瘦損，腦筋爲君迷亂。每日夜八萬六千四百十秒鐘，妾之神經，未有一秒鐘遺君而他用也。妾非不知君負國民重大之義務，敢以兒女之情，擾君哀樂。惟妾此生知己，舍君莫屬，私心愛慕，不獲自解。山海之誓，此心如石。妾身孤苦，惟君見憐。春花秋月，人生幾何？勿使碧玉命薄，遺君無窮之痛，此尤妾所傷心預揣者也。言不盡意，惟君圖之。不宣。不俱。千七百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七號燈下美麗拜上。

男德看罷，將信捏在手中，默默無言；獨自坐了一點多鐘，才將信折好，藏入衣箱裏，面脫下外衫，直到臥房安歇。睡到次日紅日三竿，才扒起身來。盥洗甫畢，就走進書房，急忙寫了一信，交給用人送到郵政局去了。此時業已鐘鳴十下，各種報紙，均已到齊。男德便隨手拏一張巴黎日日報，躺在藤椅上，細看巴黎新聞內，有一條題目叫做「命案不明」。男德再朝下看來，道是——

前晚十一點五十分鐘，忌利爐街第三十七號門牌，某煙店主人吳齒，到警察局報稱，素與他同居的朋友，不知所得何病，霎時身故。昨日午前，警察局委員往驗尸身，毫未受傷，但亦斷非因病而死。警察局以情節離奇，隨即招醫生古律士前往剖尸細驗，始知係中海婁漢爾之毒而死。按海婁漢爾，俗名叫做「耶穌壽節薔薇」，乃是一種樹根的毒汁，初吃下的時候，並不發作；待吃着有油質的東西，就立刻毒發，嘔吐不止，頭部昏暈，腹痛脛變，至遲七點鐘以內，無不喪命。此案死者，年方二十四歲。至如何了結，詳訪續錄。



男德看罷，哎呀了一聲，又尋思道：這必是范桶哥被害無疑了。他本在尙海，我勸他來到巴黎，以致遭這好人的毒手。我若不去替他報復這場冤仇，怎地對得住他呢。

男德主意已定，正要動身，適逢用人來請去吃午飯，男德胡亂應了一聲。用人去後，男德便在衣箱裏取出一柄小刀，藏在衣衫袋裏，轉身向外。還走不上四五步，將近書房門口，只見他父親面無人色，氣狠狠的跑回家來，正迎著男德，急忙用手將男德推進書房，坐在椅子上，便厲聲罵道：「你這大逆不道的畜牲，好生膽大，你想送却你一家人性命嗎？」

男德道：「是什麼事體呢？」

「明頑」又道：「你這幾個月日日夜夜，在外亂跑，我就有些疑心了。怎料你果然這般不忠不孝！」

男德又問道：「到底是怎地呢？」

明頑又道：「你還假裝不知道嗎？後天的事體，我都一一知道了。」

男德道：「到底你知道的是什麼事體呢？」

明頑道：「方才聞吳齒說道，那雅各伯餘黨，又約定後天晚間起事。他說你也在這黨，並

從前曾百般勸他入夥，他不肯聽從。」

男德聽道這裏，便道：「並無此事。我要去尋獲吳齒，問個明白。」

明頑道：「你別出去，我不管你有無此事，但自此以後，你不可出門一步。」

說着，便呼喚用人，將男德鎖在書房裏面。一日三餐，都叫人送進去，房門窗戶，派人晝夜嚴守，好似看賊一般。

這話休絮。看官你道這雅各伯黨，乃是一個什麼黨呢？原來法國自革命以後，民間分爲兩黨：一個是王黨，這時雖是共和政治，却是大總統拿破崙大權在握。這班王黨，就迎合拿破崙的意思，要奉他做法蘭西專制皇帝。一個就是雅各伯黨，這黨的人，要實行民主共和政治，不承認拿破崙爲皇帝。拿破崙會派兵打散該黨，但這黨的人，個個都心堅似鐵，那肯改變初志。那夥餘黨，分散各城各鎮，聯合同志，到處秘密結會，總會設在巴黎。會黨有了好幾萬人，政府一些兒都不知道。會中定了幾條規矩，便是——

第一條 取來富戶的財產，當分給盡力自由之人，以及窮苦的同胞。

第二條 凡是能做工的人，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裏居住，和占奪他財產的權利。

第三條 全國的人，凡從前已經賣出去的房屋田地，以及各種物件都可以任意取回。

第四條 凡是爲自由而死的遺族，須要盡心保護。

第五條 法國的土地，應當爲法國的人民的公產，無論何人，都可以隨意占有，不准一人多占土地。

這時入黨的一天多似一天，法國全境，都鬧動了。後來政府知道，就拿到幾個頭目，收在監裏。怎料這黨的人，不徒毫無懼色，還因此更加不平，各處激動起來，立意和這暴虐政府，勢不兩立。全國黨人，已經議定於本月二十一號同時起事，却被這明頑知道，走露了風聲。政府又拿去好些頭目，送了性命。從此民主黨漸漸微弱，王黨的氣焰，一時興盛起來。拿破崙就議出種種殘害志士，暴虐百姓的法子，真是慘無天日，一言難盡了。這時男德遠囚在家中，聽見

這些傷心慘目的事體，你道是何等難受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挨過了四年。到了年終十二月二十號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，有一用人拿晚飯進來。男德一見，便定了神，只見那用人將飯菜放在桌上，笑容可掬的，來和男德握手爲禮。男德忙開口問道：「你倒是什麼人？」

那用人道：「小弟就是克德，哥哥竟忘懷了麼？」

男德大聲道：「不錯，你進來的時候，我就疑心是你，不料果然是賢弟到此。但不知令尊大人，現下光景如何？」

克德一聞此話，便淚落如雨。男德道：「賢弟不必傷心，但有些兒不平的事體，請告訴我，我自有個主張。」

克德便拭著眼淚，硬着喉嚨道：「家父已歸地下矣。」

男德聞說，也未免傷感一回，只見克德淚落不止，男德開口勸道：「人生在世，都有必死的命運，你今哭死也是無益的。」

克德道：「家父死得冤屈，與他人不同，怎不令我傷感？」

男德聞說，忙問道：「令尊大人倒是怎地死的？」

克德道：「說來話長。年前六月間，那非翹士的村官，見年長日久，還未捕獲，刺殺前官滿周狗的兇手，心中甚是納悶，特地又加出些賞格。這時我那堂姐，財使心迷，就去報了官，說家父會收留兇手在家。官府聞說，一面給他賞銀，一面差人將家父捕去。家父就當堂數着那班狗官暴虐貪賊的劣迹，罵不絕口。那村官一時又羞又怒，做聲不得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口中喃喃呐呐的道：「你藐視官長，這還了得。」馬上就招呼退堂，次日便將我父定罪斬首。」

男德聞說，按不住的無名業火，陡然高起三千多丈，巴不得立刻就去替他報仇雪恨才好。克德又道：「那時家母乃是婦道，我又年少無知，這就不能奈何他。到了上月，家母就對我說道：「自古道，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況且我們法蘭西人，比不得那東方那賤種的人，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，當作聖主仁君看待。你父親的仇人，你是曉得的。我要將家產變賣乾淨，和你去到巴黎，尋找項仁傑哥哥，商量一個報仇的計策。你父在生時，曾號過他是一條好漢，必不肯付之不理。」那時我就唯唯聽命。母子二人，商議已定，便動身來到此地，在三保爾客棧住下。一連尋找幾日，才知道哥哥的真姓名，真消息。即便裝作尋做粗工的，來

聽府上使用。恰好今晚送飯的用人，得病回家去了，因此小弟才能夠乘間替他到此。家母還要乘着沒人的時候，悄悄地來和哥哥商量此事。」

男德聽他說罷，才曉得他的來意，心中喝采道：「似他母子二人，這般苦心報仇，倒也難得。」男德沈吟了一會，便開口向克德道：「殺父冤仇，原不可不報。但自我看起來，你既然能捨一命爲父報仇，不如索性大起義兵，將這班滿朝文武，檢那黑心肝的，殺個乾淨；那不但報了私仇，而且替這全國的人，消了許多不平的冤恨。你道這不是一舉而兩得麼？」

克德聞說，尋思多時，說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。但家母在此，待小弟稟知，然後行事。」

男德道：「這就使不得。婦人們見識必短，只知道報復私仇，說到一國的公仇，若不情願時，反怕誤了大事。你若肯依照我的主義，明日再來，我自有個計較。但是這話，千萬不可告訴第三個人，只你我二人知道便了。」

克德一一答應，轉身出去。要知明日男德畢竟說出什麼計較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

話說男德向克德所說的話，克德都一一應承，便道：「這飯菜拿來多時，哥哥請用罷。」男德應聲，隨即胡亂吃罷，克德收拾碗碟七箸，告別去了。剛出書房門口，男德又大聲喚

道：「克德兄弟回來。」

克德聞聲，即忙轉回到男德面前道：「哥哥呼喚小弟回來則甚？」

男德道：「並無別事。就是我的妹子，目下光景如何，還未聞你說及。」

克德聞說，便兩眼通紅，半天做聲不得。

男德忙道：「到底是怎地了？」

克德道：「我那可憐可愛的姐姐呀！他本招呼別將他的事告訴哥哥，今哥哥問及，也瞞不住了，一發告訴哥哥罷。他自從與哥哥別後，終日蛾眉雙鎖，寢食不安。到了大前年六月四號，他看見報紙上說道，離非弱士村不遠，有個村莊叫做浪斯培村裏，有個姓任的老寡婦，和那姓張李的三人，夜半去到鄰村打劫，被人拿獲，三人一齊喪命。他便沒來由痛哭一回。住在隔壁的丫環，聽見他臨睡之時，叫了哥哥幾聲，那聲音漸漸微細，便沈睡去了。到次日早晨，家母走過他房裏探望，只見他還未起身，恐驚醒了，他便轉身出來。直到鐘鳴十一下，還未

見他出來，家母又去叫他，怎料一揭開紗帳……

男德聽說，便接口道：「揭開紗帳，便怎樣了？」

克德又道：「只見他用一條絨氈，將全身遮蓋。家母便不敢揭開，轉眼一看，忽見榻旁有幾滴鮮血，急忙跑出門外，嚇得連舌頭也掉不轉來。恰逢家父走出來，見這事有些蹊蹺，即忙進房探望，見房中毫無動靜。揭開紗帳，便吃一驚。又將絨氈揭起，只見他鮮血滿面，左鬢下刺入一柄尖利的剪刀。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便圓睜着眼睛，淚從眼角落雨也似的流出，用力握着克德的手道：「賢弟你親眼所見是這樣嗎？」

克德又道：「是小弟親眼所見。那時口中還微微出氣，好似別教我哥哥知道的話。家父即忙一面吩咐小弟，去請那馬利希離醫生，一面自己去報警察。不多時，馬醫生到來，看時，道：「剪刀刺傷腦筋，難以救藥，再過一點鐘，恐怕他就永辭人世了。」

「家母聞說，兀自傷心起來。馬醫生道：「姑且抬到醫院，施些醫藥，以盡人事罷。」」

「剛說之間，警察到來，驗過傷處，確係自殺，旁處更沒動靜。隨即打開他的衣箱檢查，亦



毫無形迹。隨後從貼身衣袋裏，搜出一封書信，取出看時，乃是一張殘信，沒有幾行字。」

男德道：「那幾行字，是些什麼呢？」

克德道：「寫的是「倘吾無責任與將來之希望，吾當携佳人如卿者，駕輕車，策肥馬，漫游世界，以送吾生。」

男德道：「只是這幾個字麼？」

克德道：「僅有這幾個字，那前後都已扯去了。查看信面的郵政信票，才知道是千七百九十七年五月十九號午前十一下鐘，由巴黎所發。所言何事，及由何人所寄，警察也查不出頭腦來。立刻令人抬赴醫院，不到四十分鐘，就有人送信來，說道，「姑娘沒氣了。」」

男德聽到這裏，大叫一聲：「我那可憐的賢妹呀！」便停住了聲，圓睜着眼，一滴眼淚也落不下來。呆坐了多時，又尋思到：事到如今，且幸這世界上我沒一些兒繫戀，一些兒罣礙，正好獨行我志了。」

克德開口道：「時已不早，小弟就此告辭，明日再見了。」說畢，便轉身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克德如約再來。男德便取出紙筆，即忙寫了幾行字，交給克德道：「你照這地

方尋去，自然就有一位店主人出來接待與你。」

克德接過來看時，一字也不認識，便道：「你這紙上寫的是些什麼？」

男德道：「這種字只有我們會黨裏的人曉得，這就叫做秘密通信的法子。你若入了我們的會黨，慢慢就會明白了。只是我們會黨裏，無論甚事，都是以秘密爲第一緊要的規矩，務要小心則個。」克德一一答應，一溜烟去了。

自此以後，克德常到黨中，探聽消息，報知男德。男德有話，也可由克德告知黨中，兩下裏一發消息靈通了。

一日，克德忽倉皇來告男德道：「這幾日我們黨裏面，闢傳大總統拿破崙，想做專制君主形迹，一天流露似一天，壓制民權的手段，一天暴烈似一天，儼然又是路易第十四世和第十六世的樣子來了。」

男德聞說，不覺怒髮衝冠，露出英雄本色。低頭尋思到：那布爾奔朝廷的虐政，至今想起，猶令人心驚肉跳。我法蘭西志士，送了多少頭顱，流了多少熱血，才能夠去了那野蠻的朝廷，殺了那暴虐的皇帝，改了民主共和制度，衆人們方才有些兒生機。不料拿破崙這厮，又想作

威作福。我法蘭西國民，乃是義俠不服壓制的好漢子，不像那做慣了奴隸的支那人，怎麼就好聽這烏大總統，來做個生殺予奪獨斷獨行的大皇帝呢？男德當時沈吟了半響，便附着克德的耳朵，唧唧噥噥的說了好一會，克德便抽身去了。

次日克德進來，取來一件黑紙包裹的物事，交給男德。男德又低聲向克德耳邊，說了好些話。克德聞說，立刻面如死色，手脚不住的發抖起來，一交跌暈在藤椅上，動輒不得。當時男德與克德不交一言，便飛也似奔出去了。

次日巴黎城內，四處闕傳道：昨日大總統前往戲園觀劇時，途中適遇燄彈炸裂，幸御車遲到幾步，還未受傷。隨即尋獲一男子，已經用槍自斃，於外衫袋中搜獲小刀一柄。疑即犯駕兇手云。

這話休絮。却說金華賤自從刺殺男德不中，逃出林外，留連半日，又被巡兵拿獲，收入道倫監中。隨後又三次逃跑，均被拿獲。前後一共監禁一十九年，始行釋放，並得一張黃色路票。華賤便狂喜道：「從此我又得自由了。」

不料隨後還有許多危難。當其在監中做工，所得工價，除去用度，還應存百零九個銀角。

子，和九個銅角子。不料時運不濟，盡被強人搶劫去了，一些兒也不會留下。出監的次日，就去幫人做工，終日勤力，毫不怠惰。當時工頭就很賞識華賤，說他是一個得力的工匠。華賤於做工之時，打聽同作的工人，每日工價多少。衆工人答道：「一日可得銅角子三十個。」

一日，華賤打算去到潘大利地方，便到工頭那邊，去索這幾日的工價。工頭只給他十五個銅角子，便一言不發。華賤道：「便是這些兒嗎？」

工頭道：「這就太多了。我若一文不給你，你便敢怎地？」

華賤尋思：自己乃是犯罪無歸的窮漢。怎地奈何得他呢？只得忍氣吞聲去了。次日，便起身步行過太尼城，受了許多磨折，方才尋到孟主教家裏，住宿一夜。這些情形，前已說過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這夜華賤住在孟主教家裏，到了鐘鳴二下，華賤忽從夢中驚醒，側耳靜聽，孟主教全家，都已沈沈鼾睡去了。當時華賤已有二十年之久，不得臥榻安睡，今忽得了這個舒服所在，所以和衣鼾睡了四點鐘，也就養足精神，不覺疲倦了。驚醒之後，勉強將眼睛緊閉，已難成夢。當時華賤萬種心思，一齊潮也似的湧到眼前，七上八下的亂想，翻身輾轉，再也不能夠

合眼。忽然想起一樁事體，把別件心思，都丟到九霄雲外。

你這是一樁什麼事體呢？就是孟主教家中銀碟子六個，和大匙一柄，吃飯時，華賤已注眼瞧了一會；睡覺時，又眼見凡媽將這些銀器，收入床頭下碗櫃裏面。華賤估量這些銀器，至少也能夠值二十多兩銀子，比我十九年監裏所做的工價還多。想到這裏，心中不覺大喜，便撲翻身扒將起來，剛是鐘鳴三下。華賤急忙張目四下一看，便伸手檢點自己行李，再移身下地，打算出去；又不敢出去，躊躇不決，不覺又來到床前，默默無言。獨坐一會，又將身睡下，四處亂想，依然神魂不定，不能合眼，扒起睡下，起落好幾次。因恐天色將明，難以行事，便決計離開床榻。側耳聽時，同屋之人，盡皆酣睡。便輕輕地走到窗前，推開窗門，將身跳出，乃是花園所在。抬頭一看，天色尚未發光。探看園中一會，又跳進房中，取出行李，擱在窗口。又轉身進房，取出日常所攜的鐵棍，拿在右手，屏着氣輕輕的走到隔壁主教的臥室。所幸門未落門，華賤將門輕輕地一推，門即微啓。停住腳，聽了一會，只覺寂無人聲。又推一下，門又稍啓，足容一人出入。華賤便挨身進去。不料有一小几攔阻，不能前進。華賤再將門一推，只因用力過猛，將窗上之鐵螺絲震下，豁琅的一聲響亮，華賤嚇得渾身發抖不止，急忙抽身跑出來了。

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孟主教濟貧贈銀器 金華賤臨命發天良

話說華賤只見一聲響亮，嚇得心驚肉跳，急忙跑出，喘做一團。因恐將人驚醒，自己逃脫不得，也不知從那邊走才好。過了數分鐘，心神方才稍定，轉身看時，房門業已半開。華賤便放膽進去一看，還是寂然無聲。探聽多時，知道並不會將人驚醒，度危險已過，便輕身入內。只聽得駒駒酣睡的聲音，華賤便放膽前進。及至孟主教臥榻不遠，更覺鼻息之聲，呼呼應耳。再逕向榻旁看時，只見似銀的月光從窗戶隙處透入，直射到孟主教面上。主教依舊閉目酣睡，這時已交嚴冬，主教乃和衣而臥，外面罩着一件玄色外套，頭臉斜放着枕上，將手伸出榻外，指頭上還帶着敬神的戒指。觀其神色，又覺和藹，又覺莊嚴。華賤當時，手執短鐵棍，壁立的立在月影兒裏，一動也不動；一見主教的神色，不覺倒吃驚起來，心中狐疑不決，呆呆的注目看了好幾分鐘。華賤才將帽子摘下，便右手執棍，左手執帽，走近榻前。又將帽子戴上，直至碗櫃旁邊，即將鐵棍擊開了鎖，急忙把銀器籃子取出，大踏步飛奔向外，絕不回顧。跑出房門，便把籃

子丟下，將銀器放入行囊裏，繞出花園，越牆逃走了。

次日天方明時，孟主教扒起身來，剛到花園散步，忽見凡媽跑來大叫道：「主教，你知道一籃子的銀器，放在什麼所在？」

孟主教答道：「我知道的。」

凡媽道：「你知道在那裏？」

孟主教便在水園牆腳下，尋獲那籃子，便交給凡媽道：「這不是裝銀器的籃子嗎？」

凡媽接着道：「籃子端的不錯，但是那銀器往那裏去了？」

孟主教道：「你說起那銀器來，我便不知道了。」

凡媽聞說，便道一聲：「哎呀，這一定是被昨夜來的那偷兒竊去無疑了。」

說罷，將眼四處一瞧，便跑到禱告台和孟主教的臥房，細細查看了一遍，所幸並未失去別樣物件。又仍舊來到花園，只見孟主教立在那邊，正歎惜有一朵鮮花被那籃子壓壞了。凡媽即大叫道：「孟先生，那人已經逃走，銀器也被他偷去了。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孟主教默默無言。凡媽又指着花園牆道：「你看他不是從這裏逃出，逕向苦急街去的。」

嗎？」

孟主教聞說，便滿面堆着笑容，向凡媽道：「你且不要着忙，你知道那銀器到底是誰的？原來是一個窮漢的。我久已就有些不願意要了。」

凡媽道：「雖然不是我們的，但是我們用了這麼久，也就合我們的無異了。」

孟主教道：「我們還有錫碟子沒有？」

凡媽道：「沒有。」

孟主教又道：「鐵的呢？」

凡媽道：「也沒有。」

孟主教道：「如此就用木的也罷。」

說罷，用人便請孟主教去用早飯，一面吃，一面和賣姑娘談論些閑話。此時凡媽心中，還是憤憤不平。早膳剛畢，忽聞有人叩門，孟主教立起身來道聲：「請進。」只見門開響處，擁進一羣人來。孟主教正爲詫異，定睛看時，內有三人，揪住一人。這三人原是巡勇，一人便是金華。賤旁邊還立着一個巡勇頭目，見了孟主教，即忙稱聲：「孟主教，」行個軍禮。華賤當時正在



垂頭喪氣，耳邊下忽聽得孟主教三字，不覺抬起頭來，現出一種如鸞似癡的形像，遠低聲道：「孟主教一定沒有主教的職分。」

衆巡勇忙喝住道：「孟主教在此，怎敢大聲說話！」

孟主教便開口向華賤道：「你還在此？我給你的銀蠟台，爲什麼不和銀碟子一同拿去？」

華賤聞說，便圓睜着兩眼，不住的看着孟主教。這時巡勇頭目，便開口向孟主教道：「我們路遇此人，只見他神色好似逃走的一般，因此將他拿住，盤問一番。他說有什麼銀碟子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孟主教便接口道：「他曾告訴你，乃是一位和他同住的牧師送他的麼？這些事我都知道的。你放了他罷，別要錯辦了他。」

那頭目聞說，便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們就可以給還他的自由了。」

孟主教道：「這是自然的了。」

於是那頭目便令衆巡勇將華賤釋放。孟主教便向華賤道：「朋友呀，你若回去時，可將

那蠟台一同帶了去。」

說着便到檯上，取來一對銀蠟台，交給華賤。那凡媽和寶姑娘二人，眼見如此，也不敢多嘴。華賤滿面羞容，兩隻手抖抖的接過了蠟台。孟主教道：「你現在可以從容去了。以後你若再來時，不必從花園走過，一直由前門進來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向衆巡勇道：「諸位可以請回去了。」

衆巡勇聞說，便皆散去。當時華賤，甚覺精神恍惚。孟主教又走近華賤身邊，低聲道：「你別要忘記了，你曾經答應我，你用了這些銀器，便要改心歸正的話。」

華賤聞說，只像不知有此事一般。

孟主教又道：「華賤兄呀，我用金錢買爾之罪惡，救爾之靈魂，恭喜你便從此去惡就善了。」

華賤一言未答，慌忙出城，形若逃遁，急忙尋些荒山僻境而行。走了一天，他却忘了飢渴，一面走，一面想，想起自己二十年來無惡不作，也未免有些悔恨之心。正在一路沈思之間，不覺金烏西墜，玉兔銜山，華賤便將身來到樹林後面，歇息了片時。

此地乃是窮鄉僻壤，連人影也沒有，只見隔林數步，有一條小路。華賤尋思到：「諒我這樣襤褸，那旁若有人來，不知道要怎樣驚慌了。」華賤正在那裏狐疑，忽聞後面有一片嬉笑之聲，回頭看時，只見有幾個童子，也來在樹林裏玩耍。內中有一十多歲的童子，一隻手拿了風琴，且走且唱，一隻手握著些銅錢，拋擲爲嬉。錢落地時，有一個四開錢（值四十文），直滾到華賤身傍。華賤便抬起腳來，將錢踩住。奈童早子已瞧見，便前來在華賤身邊道：「客人，曾見我的四開錢麼？」

華賤道：「你叫做什麼名兒？」

童子道：「我名叫做小極可哀。」

華賤聞說，便吃了一驚，少頃說道：「還不快去，在此則甚？」

童子道：「請客人還我錢來。」

華賤垂頭莫對。童子又道：「還我錢來？」

華賤只是注目於地，一言不答。童子因大聲叫道：「我的錢呢？我的白錢呢？我的銀錢呢？」

華賤還是不理。童子便向前揪住他的衣衿，華賤乃以短棍擊之。童子大聲哭道：「我要我的錢。我的四開錢呢？」

華賤只是昂着頭不動，縮一步，還圓睜着如狼似虎的兩隻大眼睛，看着童子，舉起鐵棍，兇狠狠地叫道：「你倒是誰，敢來此歪纏我！」

童子道：「我便是極可哀。請你方便，移動一步，讓我拾起那四開錢。」

華賤道：「你還不肯走嗎？好孩子，快快留心，我將對不住你。」

童子聞說，渾身發抖起來，連忙逃跑，不敢回顧一步，離開華賤稍遠，才敢緩緩的連喘連走去了。當時天色已黑，不多時，那童子就不見了。華賤雖是一日不曾飲食，肚中却亦不飢。童子逃去之後，還是呆呆的立在樹旁，呼息之聲，由急而緩。少頃，肉戰，漸覺夜寒，便將帽子拉在前，緊扭衣衿，俯身來拾起所踩的四開錢。華賤拾起錢來以後，不覺心昏神亂，東瞻西望，覺得孤身立在這荒野，四望無人，天色昏黑，渾身不住的發抖。不得已，只好尾着童子的去路，急急趕上前去。走了好幾十步，還是人影兒也見不着，便大聲叫道：「極可哀呀！極可哀呀！叫罷，側耳靜聽，還是無人答應。却逢西北風又嗚嗚颼的起來，連那滿山草木，都有個嚇人殺人

的形狀。華賤當時，腳底下越走越快，喉嚨裏越喊越大，連聲狂叫「極可哀。」

正走間，忽迎面來了一位牧師，策馬而行。華賤便恭身上前問道：「信士，你會見一童子走過麼？」

牧師說：「就是叫極可哀的麼？我未曾遇見。」

說罷，華賤道：「我看你很難困苦，今給你兩塊半元的銀錢。」又道：「那童子的年紀，約莫有十多歲，手裏拿着風琴，我想他必定從這條路經過。」

牧師道：「我實在未見。」

華賤忽眼瞅着牧師道：「我是一個賊，你怎不拿我？」

牧師聞說，大吃一驚，急忙馬上加鞭，遠遠地逃走了。華賤還照舊路前進。不多時，又回身狂叫一會，仍是不見一人。立住腳遠望時，只見滿目疏林，荒山亂石，疑心是人。忙向前行，剛到三叉路口，便停了腳。當時的月色，光如白晝。華賤忽覺渾身出汗，足不能舉，便狂叫起「極可哀」來，那聲音越叫越低。少頃，忽覺有人逼其雙膝跪下，心驚肉戰，如同在禮拜堂前，自招其生平罪惡一般。並自覺奪那童子的四開錢，爲生平第一大罪，主教斷不能恕過的。華賤

正在驚疑不定，忽然兩眼漆黑，頭腦昏暈，翻筋斗一交，跌倒在石上。兩手握髮，兩膝接面，一時心如刀割，淚如雨下，自覺精神恍惚，魂魄飄蕩，來到一處生平未到的所在，看見一種生平未睹的奇光，那奇光中也不知有幾多魔王惡鬼。心中驚恐不住，自此以後，華賤到底又去到何方，幹些什麼，也沒一人知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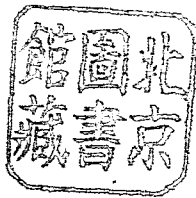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次日早晨，有一趕車的路過主教街，見有一人石頭似的跪在石路上樹蔭底下，向着孟主教大門，好像在禱告的樣子。這樣看起來，正是——

堯桀原同盡，

坦威有攸分。

我心造三界，

別無禍福門。



蘇曼殊遺著

精裝一冊

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十版

有不編輯  
翻印

著者 蘇曼殊  
編輯者 羅芳洲  
裝幀者 沈子丞  
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 
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 
分銷者 各省各大書局

定價

五分

蘇曼殊  
羅芳洲  
沈子丞  
中國文化服務社  
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 
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 
國光印書局  
電話三三七四三  
各省各大書局



